第二十章　與子共穴相扶將

張無忌跟了她沒行出幾步，已到床前。那小鬟揭開羅帳，鑽進帳去，拉著張無忌的手卻沒放開。張無忌吃了一驚，心想這小鬟雖然既丑且稚，總是女子，怎可和她同睡一床？何況此刻追敵要緊，當下縮手一掙。那小鬟低聲道：「通道在床裡！」他聽了這五個字，精神為之一振，再也顧不得甚麼男女之嫌，但覺那小鬟揭開錦被，橫臥在床，便也躺在她身旁。不知那小鬟扳動了何處機括，突然間床板一側，兩人便摔了下去。這一摔直跌下數丈，幸好地上鋪著極厚的軟草，絲毫不覺疼痛，只聽得頭頂輕輕一響，床板已然回復原狀。他心下暗讚：「這機關佈置得妙極！誰料得到秘道的入口處，竟會是在小姐香閨的牙床之中。」拉著小鬟的手，向前急奔。跑出數丈，聽到那小鬟足上鐵鏈曳地之聲，猛然想起：「這姑娘是個跛子，足上又有鐵鏈，怎地跑得如此迅速？」便即停步。那小鬟猜中了他的心意，笑道：「我的跛腳是假裝的，騙騙老爺和小姐。」張無忌心道：「怪不得我媽媽說天下女子都愛騙人。今日連不悔妹妹也來暗算我一下。」此時忙於追敵，這念頭在心中一轉，隨即撇開，在甬道中曲曲折折的奔出數十丈，便到了盡頭，那圓真卻始終不見。   
　　那個鬟道：「這甬道我只到過這裡，相信前面尚有通路，可是我找不到開門的機括。」張無忌伸手四下摸索，前面是凹凹凸凸的石壁，沒一處縫隙，在凹凸外用力推擊，紋絲不動。那小鬟歎道：「我已試了幾十次，始終沒能找到機括，真是古怪之極。我曾帶了火把進來細細察看，也沒發見半點可疑之處，但那和尚卻又逃到了哪裡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提了一口氣，運勁雙臂，在石壁上左邊用力一推，毫無動靜，再向右邊推，只覺石壁微微一晃。他心下大喜，再吸兩口真氣，使勁推時，石壁緩緩退後，卻是一堵極厚、極巨、極重、極實的大石門。原來光明頂這秘道構築精巧，有些地方使用隱秘的機括，這座大石門卻全無機括，若非天生神力或負上乘武功，萬萬推移不動，像那小鬟一般雖能進入秘道，但武功不到，仍只能半途而廢。張無忌這時九陽神功已成，這一推之力何等巨大，自能推開了。待石壁移後三尺，他拍出一掌，以防圓真躲在石後偷襲，隨即閃身而入。過了石壁，前面又是長長的甬道，兩人向前走去，只覺甬道一路向前傾斜，越行越低，約莫走了五十來丈，忽然前面分了幾道岔路。張無忌逐一試步，岔路竟有七條之多，正沒做理會處，忽聽得左前方有人輕咳一聲，雖然立即抑止，但靜夜中聽來，已是十分清晰。   
　　張無忌低聲道：「走這邊！」搶步往最左一條岔道奔去。這條岔道忽高忽低，地下也是崎嶇不平，他鼓勇向前，聽得身後鐵鏈曳地聲響個不絕，便回頭道：「敵人在前，情勢凶險，你還是慢慢來罷。」那小鬟道：「有難同當，怕甚麼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心道：「你也來騙我麼？」順著甬道不住左轉，走著螺旋形向下，甬道越來越窄，到後來僅容一人，便似一口深井。突然之間，驀覺得頭頂一股烈風壓將下來，當下反手一把抱住那小鬟腰間，急縱而下，左足剛著地，立即向前撲出，至於前面一步外是萬丈深淵，還是堅硬石壁，怎有餘暇去想？幸好前面空蕩蕩地頗有容身之處。只聽得呯的一聲巨響，泥沙細石，落得滿頭滿臉。張無忌定了定神，只聽那小鬟道：「好險，那賊禿躲在旁邊，推大石來砸咱們。」張無忌已從斜坡回身走去，右手高舉過頂，只走了幾步，手掌便已碰到頭頂粗糙的石面。只聽得圓真的聲音隱隱從石後傳來：「賊小子，今日葬了你在這裡，有個女孩兒相伴，算你運氣。賊小子力氣再大，瞧你推得開這大石麼？一塊不夠，再加上一塊。」只聽得鐵器撬石之聲，接著呼的一聲巨響，又有一塊巨石給他撬了下來。壓在第一塊巨石之上。那甬道僅容一人可以轉身，張無忌伸手摸去，巨石雖不能將甬道口嚴密封死，但最多也只能伸得出一隻手去，身子萬萬不能鑽出。他吸口真氣，雙手挺著巨石一搖，石旁許多泥沙撲面而下，巨石卻是半動不動，看來兩塊數千斤的巨石疊在一起，當真便有九牛二虎之力，只怕也拉曳不開。他雖練成九陽神功，畢竟人力有時而窮，這等小丘般兩塊巨石，如何挪動得它半尺一寸？只聽圓真在巨石之外呼呼喘息，想是他重傷之後，使力撬動這兩塊巨石，也累得筋疲力盡，只聽他喘了幾口氣，問道：「小子……你……叫……叫甚麼…… 名……」說到這個「名」字，卻又無力再說了。   
　　張無忌心裡想：「這時他便回心轉意，突然大發慈悲，要救我二人出去，也是絕不能夠。不必跟他多費唇舌，且看甬道之下是否另有出路。」於是回身而下，順著甬道向前走去。那小鬟道：「我身邊有火折，只是沒蠟燭火把，生怕一點便完。」張無忌道：「且不忙點火。」順著甬道只走了數十步，便已到了盡頭。兩人四下裡摸索。張無忌摸到一隻木桶，喜道：「有了！」手起一掌，將木桶劈散，只覺桶中散出許多粉末，也不知是石灰還是面粉，他撿起一片木材，道：「你點火把！」那小鬟取出火刀，火石，火絨，打燃了火，湊過去點那木片，突然間火光耀眼，木片立時猛烈燒將起來，兩人嚇了一大跳，鼻中聞到一股硝磺的臭氣。那小鬟道：「是火藥！」把木片高高舉起，瞧那桶中粉末時，果然都是黑色的火藥。她低聲笑道：「要是適才火星濺了開來，火藥爆炸，只怕連外邊那個惡和尚也炸死了。」只見張無忌呆呆望了自己，臉上充滿了驚訝之色，神色極是古怪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怎麼啦？」張無忌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原來你……你這樣美？」那小鬟抿嘴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嚇得傻了，忘了裝假臉？」說著挺直了身子。原來她既非駝背，更不是跛腳，雙目湛湛有神，修眉端鼻，頰邊微現梨渦，直是秀美無倫，只是年紀幼小，身材尚未長成，雖然容貌絕麗，卻掩不住容顏中的稚氣。張無忌道：「為甚麼要裝那副怪樣子？」   
　　那小鬟笑道：「小姐十分恨我，但見到我醜怪的模樣，心中就高興了。倘若我不裝怪樣，她早就殺了我啦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她為甚麼要殺你？」那小鬟道：「她總疑心我要害死她和老爺。」張無忌搖搖頭，道：「真是多疑！適才你長劍在手，她卻已動彈不得，你並沒害她。自今而後，她再也不會疑心你了。」那小鬟道：「我帶了你到這裡，小姐只有更加疑心。咱們也不知能不能逃得出去，她疑不疑心，也不必理會了。」她一面說，一面高舉木條，察看週遭情景。只見處身之地似是一間石室，堆滿了弓箭兵器，大都鐵銹斑斑，顯是明教昔人以備在地道內用以抵禦外敵。再察看四周牆壁，卻無半道縫隙，看來此處是這條岔道的盡頭，圓真所以故意咳嗽，乃是故意引兩人走入死路。   
　　那小鬟道：「公子爺，我叫小昭。我聽小姐叫你『無忌哥哥』，你大名是叫作『無忌』嗎？」張無忌道：「不錯，我姓張……」突然間心念一動，俯身拾起一枝長矛，拿著手中掂了一掂，覺得甚是沉重，似有四十來斤，說道：「這許多火藥或能救咱們脫險，說不定便能將大石炸了。」小昭拍手道：「好主意，好主意！」她拍手時腕上鐵鏈相擊，錚錚作聲。張無忌道：「這鐵鏈礙手礙腳，把它弄斷了罷。」   
　　小昭驚道：「不，不！老爺要大大生氣的。」張無忌道：「你說是我弄斷的，我才不怕他生氣呢。」說著雙手握住鐵鏈兩端，用勁一崩。那鐵鏈不過筷子粗細，他這一崩少說也有三四百斤力道，哪知只聽得嗡的一聲，鐵鏈震動作響，卻崩它不斷。他「咦」的一聲，吸口真氣，再加勁力，仍是奈何不得這鐵鏈半分。小昭道：「這鏈子古怪得緊，便是寶刀利劍，也傷它不了。鎖上的鑰匙在小姐手裡。」張無忌點頭道：「咱們若是出得去，我向她討來替你開鎖解鏈。」小昭道：「只怕她不肯給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我跟她交情非同尋常，她不會不肯的。」說著提起長矛，走到大石之下，側身靜立片刻，聽不到圓真的呼吸之聲，想已遠去。小昭舉起火把，在旁照著。張無忌道：「一次炸不碎，看來要分開幾次。」當下勁運雙臂，在大石和甬道之間的縫隙中用長矛慢慢刺了一條孔道。小昭遞過火藥，張無忌便將火藥放入孔道之中，倒轉長矛，用矛柄打實，再鋪設一條火藥線，通到下面石室，作為引子。   
　　他從小昭手裡接過火把，小昭便伸雙手掩住了耳朵。張無忌擋在她身前，俯身點燃了藥引，眼見一點火花沿著火藥線向前燒去。猛地裡轟隆一聲巨響，一股猛烈的熱氣衝來，震得他向後退了兩步，小昭仰後便倒。他早有防備，伸手攬住了她腰。石室中煙霧瀰漫，火把也被熱氣震熄了。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小昭，你沒事罷？」小昭咳嗽了幾下，道：「我……我沒事。」張無忌聽她說話有些哽咽，微感奇怪，待得再點燃火把，只見她眼圈紅了，問道：「怎麼？你不舒服麼？」小昭道：「張公子，你……你和我素不相識，為甚麼對我這麼好？」張無忌奇道：「甚麼呀？」小昭道：「你為甚麼要擋在我身前？我是個低三下四的奴婢，你……你貴重的千金之軀，怎能遮擋在我身前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有甚麼貴重了？你是個小姑娘，我自是要護著你些兒。」   
　　待見石室中煙霧淡了些，便向斜坡上走去，只見那塊巨石安然無恙，巍巍如故，只炸去了極小的一角。張無忌頗為沮喪道：「只怕再炸七八次，咱們才鑽得過去。可是所餘火藥，最多只能再炸兩次。」提起長矛，又在石上鑽孔，鑽刺了幾下，一矛刺在甬道壁上，忽然一塊斗大的岩石滾了下來，露出一孔。他又驚又喜，伸手進去，扳住旁邊的岩石搖了搖，微覺晃動，使勁一拉，又扳了一塊下來。他連接扳下四塊尺許方圓的岩石，孔穴已可容身而過。原來甬道的彼端另有通路，這一次爆炸沒炸碎大石，卻將甬道的石壁震鬆了。這甬道乃是用一塊塊斗大花岡石砌成。   
　　他手執火把先爬了進去，招呼小昭入來。那甬道仍是一路盤旋向下，他這次學得乖了，左手挺著長矛，提防圓真再加暗算，約莫走了四五十丈，到了一處石門。他將長矛和火把交給小昭，運勁推開石門，裡邊又是一間石室。這間石室極大，頂上垂下鐘乳，顯是天然的石洞。他接過火把走了幾步，突見地下倒著兩具骷髏。骷髏身上衣服尚未爛盡，看得出是一男一女。   
　　小昭似感害怕，挨到他身邊。張無忌高舉火把，在石洞中巡視了一遍，道：「這裡看來又是盡頭了，不知能不能再找到出路？」伸出長矛，在洞壁上到處敲打，每一處都極沉實，找不到有聲音空洞的地方。   
　　他走近兩具骷髏，只見那女子右手抓著一柄晶光閃亮的匕首，插在她自己胸口，他一怔之下，立時想起了圓真的話。圓真和陽夫人在秘道之下私會，給陽頂天發見。陽頂天憤激之下，走火身亡，陽夫人便以匕首自刎殉夫。「難道這兩人便是陽頂天夫婦？」再走到那男子的骷髏之前，見已化成枯骨的手旁攤著一張羊皮。張無忌拾起一看，只見一面有毛，一面光滑，並無異狀。小昭接了過來，喜形於色，叫道：「恭喜公子，這是明教武功的無上心法。」說著伸出左手食指，在陽夫人胸前的匕首上割破一條小小口子，將鮮血塗在羊皮之上，慢慢便顯現了字跡，第一行是「明教聖火心法：乾坤大挪移」十一個字。張無忌無意中發見了明教的武功心法，卻並不如何歡喜，心想：「這秘道中無水無米，倘若走不出去，最多不過七八日，我和小昭便要餓死渴死。再高的武功學了也是無用。」向兩具骷髏瞧了幾眼，又想：「那圓真如何不將這『乾坤大挪移』的心法取了去？想是他做了這件大虧心事後，不敢再來看一眼陽氏夫婦的屍體，當然，他決不知道這張羊皮上竟寫著武功心法，否則別說陽氏夫婦已死，便是活著，他也要來設法盜取了。」問小昭道：「你怎知道這羊皮上的秘密？」小昭低頭道：「老爺跟小姐說起時，我暗中偷聽到的。他們是明教教徒，不敢違犯教規，到這秘道中來找尋。」張無忌瞧著兩堆骷髏，頗為感慨，說道：「把他們葬了罷。」兩人去搬了些炸下來的泥沙石塊，堆在一旁，再將陽頂天夫婦的骸骨移在一起。小昭忽在陽頂天的骸骨中撿起一物，說道：「張公子，這裡有封信。」張無忌接過來一看，見封皮上寫著「夫人親啟」四字。年深日久，封皮已霉爛不堪，那四個字也已腐蝕得筆劃殘缺，但依稀仍可看得出筆致中的英挺之氣，那信牢牢封固，火漆印仍然完好。張無忌道：「陽夫人未及拆開，便已自殺。」將那信恭恭敬敬的放在骸骨之中，正要堆上沙石。小昭道：「拆開來瞧瞧好不好？說不定陽教主有甚遺命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只怕不敬。」小昭道：「倘若陽教主有何未了心願，公子去轉告老爺小姐，讓他們為陽教主辦理，那也是好的。」張無忌一想不錯，便輕輕拆開封皮，抽出一幅極薄的白綾來，只見綾上寫道：「夫人妝次：夫人自歸陽門，日夕鬱鬱。余粗鄙寡德，無足為歡，甚可歉疚，茲當永別，唯夫人諒之。三十二代衣教主遺命，令余練成乾坤大挪移神功後，率眾前赴波斯總教，設法迎回聖火令。本教雖發源於波斯，然在中華生根，開枝散葉，已數百年於茲。今韃子佔我中土，本教誓與周旋到底，決不可遵波斯總教無理命令，而奉蒙古元人為主。聖火令若重入我手，我中華明教即可與波斯總教分庭抗禮也。」張無忌心想：「原來明教的總教在波斯國。這衣教主和陽教主不肯奉總教之命而降順元朝，實是極有血性骨氣的好漢子。」心中對明教又增了幾分欽佩之意，接著看下去：「今余神功第四層初成，即悉成昆之事，血氣翻湧不能自制，真力將散，行當大歸。天也命也，復何如耶？」張無忌讀到此處，輕輕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原來陽教主在寫這信之時，便已知道他夫人和成昆在秘道私會的事了。」見小昭想問又不敢問，於是將陽頂天夫婦及成昆間的事簡略說了。小昭道：「我說都是陽夫人不好。她若是心中一直有著成昆這個人，原不該嫁陽教主，既已嫁了陽教主，便不該再和成昆私會。」張無忌點了點頭，心想：「她小小年紀，倒是頗有見識。」繼續讀下去：「今余命在旦夕，有負衣教主重托，實為本教罪人，盼夫人持余親筆遺書，召聚左右光明使者、四大護教法王、五行旗使、五散人，頒余遺命曰：『不論何人重獲聖火令者，為本教第三十四代教主。不服者殺無赦。令謝遜暫攝副教主之位，處分本教重務。」張無忌心中一震，暗想：「原來陽教主命我義父暫攝副教主之位。我義父文武全才，陽教主死後，我義父已是明教中第一位人物。只可惜陽夫人沒看到這信，否則明教之中也不致如此自相殘殺，鬧得天翻地覆。」想到陽頂天對謝遜如此看重，很是喜歡，卻又不禁傷感，出神半晌，接讀下去：「乾坤大挪移心法暫由謝遜接掌，日後轉奉新教主。光大我教，驅除胡虜，行善去惡，持正除奸，令我明尊聖火普惠天下世人，新教主其勉之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心想：「照陽教主的遺命看來，明教的宗旨實在正大得緊啊。各大門派限於門戶之見，不斷和明教為難，倒是不該了。」見那遺書上續道：   
　　「余將以身上殘存功力，掩石門而和成昆共處。夫人可依秘道全圖脫困。當世無第二人有乾坤大挪移之功，即無第二人能推動此『無妄』位石門，待後世豪傑練成，余及成昆骸骨朽矣。頂天謹白。」最後是一行小字：「餘名頂天，然於世無功，於教無勳，傷夫人之心，繼恨而沒，狂言頂天立地，誠可笑也。」   
　　在書信之後，是一幅秘道全圖，註明各處岔道門戶。張無忌大喜，說道：「陽教主本想將成昆關入秘道，兩人同歸於盡，哪知他支持不到，死得早了，讓那成昆逍遙至今。幸好有此圖，咱們能出去了。」在圖中找到了自己置身的所在，再一查察，宛如一桶冰水從頭上淋將下來，原來唯一的脫困道路，正是被圓真用大石塞阻了的那一條，雖得秘道全圖，卻和不得無異。小昭道：「公子且別心焦，說不定另有通路。」接過圖去，低頭細細查閱，但見圖上寫得分明，除此之外，更無別處出路。張無忌見她臉上露出失望神色，苦笑道：「陽教主的遺書說道，倘若練成乾坤大挪移神功，便可推動石門而出。當世似乎只有楊逍先生練過一些，可是功力甚淺，就算他在這裡，也未必管用。再說，又不知『無妄位』在甚麼地方，圖上也沒註明，卻到哪裡找去？」   
　　小昭道：「『無妄位』嗎？那是伏羲六十四卦的方位之一，乾盡午中，坤盡子中，其陽在南，其陰在北。『無妄』位在『明夷』位和『隨』位之間。」說著在石室中踏勘方位，走到西北角上，說道：「該在此處了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精神一振，道：「真的麼？」奔到藏兵器的甬道之中，取過一柄大斧，將石壁上積附的沙土刮去，果然露出一道門戶的痕跡來，心想：「我雖不會乾坤大挪移之法，但九陽神功已成，威力未必便遜於此法。」當下氣凝丹田，勁運雙臂，兩足擺成弓箭步，緩緩推將出去。推了良久，石門始終絕無動靜。不論他雙手如何移動部位，如何催運真氣，直累得雙臂疼痛，全身骨骼格格作響，那石門仍是宛如生牢在石壁上一般，連一分之微也沒移動。   
　　小昭勸道：「張公子，不用試了，我去把剩下來的火藥拿來。」張無忌喜道：「好！我倒將火藥忘了。」兩人將半桶火藥盡數裝在石門之中，點燃藥引，爆炸之後，石門上炸得凹進了七八尺去，甬道卻不出現，看來這石門的厚度比寬度還大。張無忌頗為歉疚，拉著小昭的手，柔聲道：「小昭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不能出去。」   
　　小昭一雙明淨的眼睛凝望著他，說道：「張公子，你該當怪我才是，倘若我不帶你進來……那便不會……不會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伸袖拭了拭眼淚，過了一會，忽然破涕為笑，說道：「咱們既然出不去了，發愁也沒用。我唱個小曲兒給你聽，好不好？」張無忌實在毫沒心緒聽甚麼小曲，但也不忍拂她之意，微笑道：「好啊！」小昭坐在他身邊，唱了起來：   
　　「世情推物理，人生貴適意，想人間造物搬興廢。吉藏凶，凶藏吉。」張無忌聽到「吉藏凶，凶藏吉」這六字，心想我一生遭際，果真如此，又聽她歌聲嬌柔清亮，圓轉自如，滿腹煩憂登時大減。又聽她繼續唱道：   
　　「富貴哪能長富貴？日盈昃，月滿虧蝕。地下東南，天高西北，天地尚無完體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小昭，你唱得真好聽，這曲兒是誰做的？」小昭笑道：「你騙我呢，有甚麼好聽？我聽人唱，便把曲兒記下來了，也不知是誰做的。」張無忌想著「天地尚無完體」這一句，順著她的調兒哼了來來。小昭道：「你是真的愛聽呢，還是假的愛聽？」張無忌笑道：「怎麼愛聽不愛聽還有真假之分嗎？自然是真的。」小昭道：「好，我再唱一段。」左手的五根手指在石上輕輕按捺，唱了起來：「展放愁眉，休爭閒氣。今日容顏，老於昨日。古往今來，盡須如此，管他賢的愚的，貧的和富的。   
　　「到頭這一身，難逃那一日。受用了一朝，一朝便宜。百歲光陰，七十者稀。急急流年，滔滔逝水。」   
　　曲中辭意豁達，顯是個飽經憂患、看破了世情之人的胸懷，和小昭的如花年華殊不相稱，自也是她聽旁人唱過，因而記下了。張無忌年紀雖輕，十年來卻是艱苦備嘗，今日困處山腹，眼見已無生理，咀嚼曲中「到頭這一身，難逃那一日」那兩句，不禁魂為之銷。所謂「那一日」，自是身死命喪的「那一日」。他以前面臨生死關頭，已不知凡幾，但從前或生或死，都不牽累別人，這一次不但拉了一個小昭陪葬，而且明教的存毀，楊逍、楊不悔諸人的安危、義父謝遜和圓真之間的深仇，都和他有關，實在是不想就此便死。他站起身來，又去推那石門，只覺體內真氣流轉，似乎積蓄著無窮無盡的力氣，可是偏偏使不出來，就似滿江洪水給一條長堤攔住了，無法宣洩。   
　　他試了三次，頹然而廢，只見小昭又已割破了手指，用鮮血塗在那張羊皮之上，說道：「張公子，你來練一練乾坤大挪移心法，好不好？說不定你聰明過人，一下子便練會了。」張無忌笑道：「明教的前任教主們窮終身之功，也沒幾個練成的，他們既然當了教主，自是個個才智卓絕。我在旦夕之間，又怎能勝得過他們？」   
　　小昭低聲唱道：「受用一朝，一朝便宜。便練一朝，也是好的。」張無忌微微一笑，將羊皮接了過來，輕聲念誦，只見羊皮上所書，都是運氣導行、移宮使勁的法門，試一照行，竟是毫不費力的便做到了。見羊皮上寫著：「此第一層心法，悟性高者七年可成，次者十四年可成。」心下大奇：「這有甚麼難處？何以要練七年才成？」   
　　再接下去看第二層心法，依法施為，也是片刻真氣貫通，只覺十根手指之中，似乎有絲絲冷氣射出，但見其中註明：第二層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，次焉者十四年可成，如練至二十一年而無進展，則不可再練第三層，以防走火入魔，無可解救。他又驚又喜，接著去看第三層練法。這時字跡已然隱晦，他正要取過匕首割自己的手指，小昭搶先用指血塗抹羊皮。張無忌邊讀邊練，第三層、第四層心法勢如破竹般便練成了。小昭見他半邊臉孔脹得血紅，半邊臉頰卻發鐵青，心中微覺害怕，但見他神完氣足，雙眼精光炯炯，料知無礙。待見他讀罷第五層心法續練時，臉上忽青忽紅，臉上青時身子微顫，如墮寒冰；臉上紅時額頭汗如雨下。   
　　小昭取出手帕，伸到他額上替他抹汗，手帕剛碰到他額角，突然間手臂一震，身子一仰，險些兒摔倒，張無忌站了起來，伸衣袖抹去汗水，一時之間不明其理，卻不知已然將這第五層心法練成了。原來這「乾坤大挪移」心法，實則是運勁用力的一項極巧妙法門，根本的道理，在於發揮每人本身所蓄有的潛力，每人體內潛力原極龐大，只是平時使不出來，每逢火災等等緊急關頭，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者往往能負千斤。張無忌練就九陽神功後，本身所蓄的力道已是當世無人能及，只是他未得高人指點，使不出來，這時一學到乾坤大挪移心法，體內潛力便如山洪突發，沛然莫之能御。   
　　這門心法所以難成，所以稍一不慎便致走火入魔，全由於運勁的法門複雜巧妙無比，而練功者卻無雄渾的內力與之相副。正如要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去揮舞百斤重的大鐵錘，錘法越是精微奧妙，越會將他自己打得頭破血流，腦漿迸裂，但若舞錘是個大力士，那便得其所哉了。以往練這心法之人，只因內力有限，勉強修習，變成心有餘力不足。昔日的明教各位教主都明白這其中關鍵所在，但既得身任教主，個個是堅毅不拔、不肯服輸之人，又有誰肯知難而退？大凡武學高手，都服膺「精誠所至、金石為開」的話，於是孜孜兀兀，竭力修習，殊不知人力有時而窮，一心想要「人定勝天」，結果往往飲恨而終。張無忌所以能在半日之間練成，而許多聰明才智、武學修為遠勝於他之人，竭數十年苦修而不能練成者，其間的分別，便在於一則內力有餘，一則內力不足而已。張無忌練到第五層後，只覺全身精神力氣無不指揮如意，欲發即發，欲收即收，一切全憑心意所之，週身百骸，當真說不出的舒服受用。這時他已忘了去推那石門，跟著便練第六層的心法，一個多時辰後，已練到第七層。那第七層心法的奧妙之處，又比第六層深了數倍，一時之間實是難以盡解。好在他精通醫道脈理，遇到難明之處，以之和醫理一加印證，往往便即豁然貫通。練到一大半之處，猛地裡氣血翻湧，心跳加快。他定了定神，再從頭做起，仍是如此。自練第一層神功以來，從未遇上過這等情形。他跳過了這一句，再練下去時，又覺順利，但數句一過，重遇阻難，自此而下，阻難疊出，直到篇末，共有一十九句未能照練。張無忌沉思半晌，將那羊皮供在石上，恭恭敬敬的躬身下拜，磕了幾個頭，祝道：「弟子張無忌，無意中得窺明教神功心法，旨在脫困求生，並非存心窺竊貴教秘籍。弟子得脫險境之後，自當以此神功為貴教盡力，不敢有負列代教主栽培救命之恩。」小昭也跪下磕了幾個頭，低聲禱祝道：「列代教宗在上，請你們保佑張公子重整明教，光大列祖列宗的威名。」張無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非明教教徒，奉我太師父的教訓，將來也決不敢身屬明教。但我展讀陽教主的遺書後，知道明教的宗旨光明正大，自當竭盡所能，向各大門派解釋誤會，請雙方息爭。」小昭道：「張公子，你說有一十九句句子尚未練成，何不休息一會，養足精神，把它都練成了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我今日練成乾坤大挪移第七層心法，雖有一十九句跳過，未免略有缺陷，但正如你曲中所說：『日盈昃，月滿虧蝕。天地尚無完體。』我何可人心不足，貪多務得？想我有何福澤功德，該受這明教的神功心法？能留下一十九句練之不成，那才是道理啊。」   
　　小昭道：「公子說得是。」接過羊皮，請他指出那未練的一十九句，暗暗念誦幾遍，記在心中。張無忌笑道：「你記著幹甚麼？」小昭臉一紅，說道：「不幹甚麼，我想連公子也練不會，倒要瞧瞧是怎樣的難法。」   
　　哪知道張無忌事事不為己甚，適可而止，正應了「知足不辱」這一句話。原來當年創製乾坤大挪移心法的那位高人，內力雖強，卻也未到相當於九陽神功的地步，只能練到第六層而止。他所寫的第七層心法，自己已無法修練，只不過是憑著聰明智慧，縱其想像，力求變化而已。張無忌所練不通的那一十九句，正是那位高人單憑空想而想錯了的，似是而非，已然誤入歧途。要是張無忌存著求全之心，非練到盡善盡美不肯罷手，那麼到最後關頭便會走火入魔，不是瘋癲癡呆，便致全身癱瘓，甚至自絕經脈而亡。   
　　當下兩人搬過沙石，葬好了陽頂天夫婦的遺骸，走到石門之前。這次張無忌單伸右手，按在石門邊上，依照適才所練的乾坤大挪移心法，微一運勁，那石門便軋軋聲響，微微晃動，再加上一層力，石門緩緩的開了。   
　　小昭大喜，跳起身來，拍手叫好，手足上鐵練相擊，叮叮噹噹的亂響。張無忌道：「我再拉一拉你的鐵鏈。」小昭笑道：「這一次定然成啦！」張無忌拉住她雙手之間的鐵鏈，運勁分拉，鐵鏈漸漸延長，卻是不斷。小昭叫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！你越拉越長，我可更加不便啦。」張無忌搖頭道：「這鏈子當真邪門，只怕便拉成十幾丈長，它還是不斷。」原來明教上代教主得到一塊天上落下來的古怪隕石，其中所含金屬質地不同於世間任何金鐵，銳金旗中的巧匠以之試鑄兵刃不成，便鑄成此鏈。張無忌見小昭垂頭喪氣，安慰她道：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給你打開鐵鏈。咱們困在這山腹之中，尚能出去，難道還奈何不了這兩根小小鐵鏈？」他要找圓真報仇，返身再去推那兩塊萬斤巨石，可是他雖練成神功，究非無所不能，兩塊巨石被他推得微微撼動，卻終難掀開。他搖搖頭，便和小昭從另一邊門的石門中走了出去。他回身推攏石門，見那石門又哪裡是門了？其實是一塊天然生成的大岩石，巖底裝了一個大鐵球作為門樞。年深日久，鐵球生銹，大岩石更難推動了。他想當年明教建造這地道之時，動用無數人力，窮年累月，不知花了多少功夫，多少心血。他手持地道秘圖，循圖而行，地道中岔路雖多，但毫不費力的便走出了山洞。出得洞來，強光閃耀，兩人一時之間竟然睜不開眼，過了一會，才慢慢睜眼，只見遍地冰雪，陽光照在冰雪之上，反射過來，倍覺光亮。小昭吹熄手中的木條，在雪地裡挖了個小洞，將木條埋在洞裡，說道：「木條啊木條，多射你照亮張公子和我出洞，倘若沒有你，我們可就一籌莫展了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哈哈大笑，胸襟為之一爽，轉念又想：「世人忘恩負義者多，這小姑娘對一根木條尚且如此，想來當是厚道重義之人。」側頭向她一笑，冰雪上反射過來的強光照在她的臉上，更顯得她膚色晶瑩，柔美如玉，不禁讚歎：「小昭，你好看得很啊。」小昭喜道：「張公子，你不騙我麼？」張無忌道：「你別裝駝背跛腳的怪樣子，現下這樣子才好看。」小昭道：「你叫我不裝，我就不裝。小姐便是殺我，我也不裝。」張無忌道：「瞎說！好端端的，她幹麼殺你？」又看了她一眼，但見她膚色奇白，鼻子較常女為高，眼睛中卻隱隱有海水之藍意，說道：「你是本地西域人，是不是？比之我們中原女子，另外有一份好看。」小昭秀眉微蹙，道：「我寧可像你們中原的姑娘。」張無忌走到崖邊，四顧身周地勢，原來是在一座山峰的中腰。當時說不得將他藏在布袋中負上光明頂來，他於沿途地勢一概不知，此時也不知身在何處。極目眺望，遙見西北方山坡上有幾個人躺著，一動不動，似已死去，道：「咱們過去瞧瞧。」攜著小昭的手，縱身向那山坡疾馳而去。這時他體內九陽真氣流轉如意，乾坤大挪移心法練到了第七層，一舉手，一抬足，在旁人看來似非人力所能，雖然帶著小昭，仍是身輕如燕。到得近處，只見兩個人死在雪地之中，白雪中鮮血飛濺，四人身上都有刀劍之傷。其中三人穿明教徒服色，另一人是個僧人，似是少林派子弟。張無忌驚道：「不好！咱們在山腹中呆了這許多時候，六大派的人攻了上去啦！」一摸四人心口，都已冰冷，顯已死去多時。忙拉著小昭，循著雪地裡的足跡向山上奔去。走了十餘丈，又見七人死在地下，情狀可怖。張無忌大是焦急，說道：「不知楊逍先生、不悔妹妹等怎樣了？」他越走越快，幾乎是將小昭的身子提著飛行，轉了一個彎，只見五名明教徒的屍首掛在樹枝之上，都是頭下腳上的倒懸，每人臉上血肉模糊，似被甚麼利爪抓過。小昭道：「是華山派的虎爪手抓的。」張無忌奇道：「小昭，你年紀輕輕，見識卻博，是誰教你的？」   
　　他這句話雖然問出了口，但記掛著光明頂上各人安危，不等小昭回答，便即帶著她飛步上峰。一路上但見屍首狼藉，大多數是明教教徒，但六大派的弟子也有不少。想是他們在山腹中一日一夜之間，六大派發動猛攻。明教因楊逍、韋一笑等重要首領盡數重傷，無人指揮，以致失利，但眾教徒雖在劣勢之下，兀自苦鬥不屈，是以雙方死傷均重。張無忌將到山頂，猛聽得兵刃相交之聲，乒乒乓乓的打得極為激烈，他心下稍寬，暗想：「戰鬥既然未息，六大派或許尚未攻入大廳。」快步往相鬥處奔去。   
　　突然間呼呼風響，背後兩枚鋼鏢擲來，跟著有人喝道：「是誰？停步！」張無忌腳下毫不停留，回手輕揮，兩枚鋼鏢立即倒飛回去，只聽得「啊」的一聲慘呼，跟著呯的一聲，有人摔倒在地。張無忌一怔，回過頭來，只見地下倒著一名灰袍僧人，兩枚鋼鏢釘在他右肩之上。他更是一呆，適才回手一揮，只不過想掠斜鋼鏢來勢，不致打到自己身上而已，哪料到這麼輕輕一揮之力，竟如此大得異乎尋常。他忙搶上前去，歉然道：「在下誤傷大師，抱歉之至。」伸指拔出鋼鏢。   
　　那少林僧雙肩上登時血如泉湧，豈知這僧人極是剽悍，飛起一腳，呯的一聲，踢在張無忌小腹之上。張無忌和他站得極近，沒料到他竟會突施襲擊，一呆之下，那僧人已然倒飛出去，背脊撞在一棵樹上，右足折斷，口中狂噴鮮血。張無忌此時體內真氣流轉，一遇外力，自然而然而生反擊，比之當日震斷靜玄的右腿，力道又大得多了。   
　　他見那僧人重傷，更是不安，上前扶起，連聲致歉，那僧人惡狠狠的瞪他，驚駭之心更甚於憤怒，雖然仍想出招擊敵，卻已無能為力了。忽聽得圍牆之內傳出接連三聲悶哼，張無忌無法再顧那僧人，拉著小昭，便從大門中搶了進去，穿過兩處廳堂，眼前是好大一片廣場。場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，西首人數較少，十之八九身上鮮血淋漓，或坐或臥，是明教的一方。東首的人數多出數倍，分成六堆，看來六派均已到齊。這六批人隱然對明教作包圍之勢。張無忌一瞥之下，見楊逍、韋一笑、彭和尚、說不得諸人都坐在明教人眾之內，看情形仍是行動艱難。楊不悔坐在她父親身旁。廣場中心有兩人正在拚鬥，各人凝神觀戰，張無忌和小昭進來，誰也沒加留心。張無忌慢慢走近，定神看時，見相鬥雙方都是空手，但掌風呼呼，威力遠及數丈，顯然二人都是絕頂高手。那兩人身形轉動，打得快極，突然間四掌相交，立時膠住不動，只在一瞬之間，便自奇速的躍動轉為全然靜止，旁觀眾人忍不住轟天價叫了一聲：「好！」   
　　張無忌看清楚兩人面貌時，心頭大震，原來那身材矮小、滿臉精悍之色的中年漢子，正是武當派的四俠張松溪。他的對手是個身材魁偉的禿頂老者，長眉勝雪，垂下眼角，鼻子鉤曲，有若鷹嘴。張無忌心想：「明教中還有這等高手，那是誰啊？」忽聽得華山派中有人叫道：「白眉老兒，快認輸罷，你怎能是武當張四俠的對手？」張無忌聽到「白眉老兒」四個字，心念一動：「啊，原來他……他……他便是我外公白眉鷹王！」心中立時生出一股孺慕之意，便想撲上前去相認。但見殷天正和張松溪頭頂都冒出絲絲熱氣，兩人便在這片刻之間，竟已各出生平苦練的內家真力。一個是天鷹教教主、明教四大護教法王之一，一個是張三豐的得意弟子、身屬威震天下的武當七俠，眼看霎時之間便要分出勝敗。明教和六大派雙方都是屏氣凝息，為自己人擔心，均知這一場比拚，不但是明教和武當雙方威名所繫，而且高手以真力決勝，敗的一方多半有性命之憂。只見兩人猶似兩尊石像，連頭髮和衣角也無絲毫飄拂。殷天正神威凜凜，雙目炯炯，如電閃動。張松溪卻是謹守武當心法中「以逸待勞、以靜制動」的要旨，嚴密守衛。他知殷天正比自己大了二十多歲，內力修為是深了二十餘年，但自己正當壯年，長力充沛，對方年紀衰邁，時刻一久，便有取勝之機。豈知殷天正實是武林中一位不世出的奇人，年紀雖大，精力絲毫不遜於少年，內力如潮，有如一個浪頭又是一個浪頭般連綿不絕，從雙掌上向張松溪撞擊過去。張無忌初見張松溪和殷天正時，心中一喜，但立即喜去憂來，一個是自己的外公，乃是肯肉至親；一個是父親的師兄，待他有如親子，當年他身中玄冥神掌，武當諸俠均曾不惜損耗內功，盡心竭力的為他療傷，倘若兩人之中有一人或傷或死，在他都是畢生大恨。   
　　張無忌微一沉吟，正想搶上去設法拆解，忽聽殷天正和張松溪齊聲大喝，四掌發力，各自退出了六七步。張松溪道：「殷老前輩神功卓絕，佩服佩服！」殷天正聲若洪鐘，說道：「張兄的內家修為超凡入聖，老夫自愧不如。閣下是小婿同門師兄，難道今日定然非分勝負不可嗎？」張無忌聽他言中提到父親，眼眶登時紅了，心中不住叫著：「別打了，別打了！」張松溪道：「晚輩適才多退一步，已輸了半招。」躬身一揖，神定氣閒的退了下去。   
　　突然武當派中搶出一個漢子，指著殷天正恕道：「殷老兒，你不提我張五哥，那也罷了！今日提起，叫人好生惱恨。我俞三哥、張五哥兩人，全是傷折在你天鷹教手中，此仇不報，我莫聲谷枉居『武當七俠』之名。」嗆啷啷一聲，長劍出鞘，太陽照耀下劍光閃閃，擺了一招「萬岳朝宗」的姿式。這是武當子弟和長輩動手過招時的起手式，莫聲谷雖然怒氣勃勃，但此時早已是武林中極有身份的高手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一舉一動自不能失了禮數。殷天正歎了口氣，臉上閃過一陣黯然之色，緩緩道：「老夫自小女死後，不願再動刀劍。但若和武當諸俠空手過招，卻又未免托大不敬。」指著一個手執鐵棍的教徒道：「借你的鐵棍一用。」那明教教徒雙手橫捧齊眉鑌鐵棍，走到殷天正身前，恭恭敬敬的躬身呈上。殷天正接過鐵棍，雙手一拗，拍的一聲，那鐵棍登時斷為兩截。   
　　旁觀眾人「哦」的一聲，都沒有想到這老兒久戰之後，仍具如此驚人神力。莫聲谷知他知他不會先行發招，長劍一起，使一招「百鳥朝鳳」，但見劍尖亂顫，霎時間便如化為數十個劍尖，罩住敵人中盤，這一招雖然厲害，但仍是彬彬有禮的劍法。殷天正左手斷棍一封，說道：「莫七俠不必客氣。」右手斷棍便斜砸過去。數招一過，旁觀眾人群情聳動，但見莫聲谷劍走輕靈，光閃如虹，吞葉開闔之際，又飄逸，又凝重，端的是名家風範。殷天正的兩根斷鐵棍本已笨重，招數更是呆滯，東打一棍，西砸一棍，當真不成章法，但有識之士見了，卻知他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實已臻武學中的極高境界。他腳步移動也極緩慢，莫聲谷卻縱高伏低、東奔西閃，只在一盞茶時分，已接連攻出六十餘招凌厲無倫的殺手。   
　　再鬥數十合後，莫聲谷的劍招愈來愈快。崑崙、峨嵋諸派均以劍法見長，這幾派的弟子見莫聲谷一柄長劍上竟生出如許變化，心下都暗暗飲服：「武當劍法果然名不虛傳，今日裡大開眼界。」可是不論他如何騰挪劈刺，總是攻不進殷天正兩根鐵棍所嚴守的門戶之內。莫聲谷心想：「這老兒連敗華山、少林三名高手，又和四哥對耗內力，我已是跟他相鬥的第五人，早就佔了不少便宜，若再不勝，師門顏面何存？」猛地裡一聲清嘯，劍法忽變，那柄長劍竟似成了一條軟帶，輕柔曲折，飄忽不定，正是武當派的七十二招「繞指柔劍」。旁觀眾人看到第十二三招時，忍不住齊聲叫起好來。這時殷天正已不能守拙馭巧，身形遊走，也展開輕功，跟他以快打快。突然間莫聲谷長劍破空，疾刺殷天正胸膛，劍到中途，劍尖微顫，竟然彎了過去，斜刺他右肩。這路「繞指柔劍」全仗以渾厚內力逼彎劍刃，使劍招閃爍無常，敵人難以擋架。殷天正從未見過這等劍法，急忙沉肩相避，不料錚的一聲輕響，那劍反彈過來，直刺入他的左手上臂。殷天正右臂一伸，不知如何，竟爾陡然間長了半尺，在莫聲谷手腕上一拂，挾手將他長劍奪過，左手已按住他「肩貞穴」。白眉鷹王的鷹爪擒拿手乃百餘年來武林中一絕，當世無雙無對。莫聲谷肩頭落入他的掌心，他五指只須運勁一捏，莫聲谷的肩頭非碎成片片、終身殘廢不可。武當諸俠大吃一驚，待要搶出相救，其勢卻已不及。   
　　殷天正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？」放開了手，右手一縮，拔出長劍，左臂上傷口鮮血如泉湧出。他向長劍凝視半晌，說道：「老夫縱橫半生，從未在招數上輸過一招半式。好張三豐，好張真人！」他稱揚張三豐，那是欽佩他手創的七十二招「繞指柔劍」神妙難測，自己竟然擋架不了。莫聲谷呆在當地，自己雖然先贏一招，但對方終究是有意的不下殺手，沒損傷自己，怔了片刻，便道：「多蒙前輩手下留情。」殷天正一言不發，將長劍交還給他。莫聲谷精研劍法，但到頭來手中兵刃竟給對方奪去，心下羞愧難當，也不接劍，便即退下。張無忌輕輕撕下衣襟，正想去給外公裹傷，忽見武當派中又步出一人，黑須垂胸，卻是武當七俠之首的宋遠橋，說道：「我替老前輩裹一裹傷。」從懷中取出金創藥，給殷天正敷在傷口之上，隨即用帕子紮住，天鷹教和明教的教眾見宋遠橋一臉正氣，料想他以武當七俠之首的身份，決不會公然下毒加害，殷天正說了聲：「多謝！」更是坦然不疑。張無忌大喜，心道：「宋師伯給我外公裹傷，想是感激他不傷莫七叔，兩家就如此和好了。」哪知宋遠橋裹好傷後，退一步，長袖一擺，說道：「宋某領教老前輩的高招！」這一著大出張無忌意料之外，忍不住叫道：「宋大……宋大俠，用車輪戰打他老人家，這不公平！」   
　　這一言出口，眾人的目光都射向這衣衫襤褸的少年。除了峨嵋派諸人，以及宋青書、殷梨亭、楊逍、說不得等少數人之外，誰都不知他的來歷，均感愕然。   
　　宋遠橋道：「這位小朋友的話不錯。武當派和天鷹教之間的私怨，今日暫且閣下不提。現下是六大派和明教一決生死存亡的關頭，武當派謹向明教討戰。」   
　　殷天正眼光緩緩移動，看到楊逍、韋一笑、彭和尚等人全身癱瘓，天鷹教和五行旗下的高手個個非死即傷，自己兒子殷野王伏地昏迷，生死未卜，明教和天鷹教之中，除自己之外，再無一個能抵擋得住宋遠橋的拳招劍法，可是自己連戰五個高手之餘，已是真氣不純，何況左臂上這一劍受傷實是不輕。   
　　殷天正微微一頓之間，崆峒派中一個矮小的老人大聲說道：「魔教已然一敗塗地，再不投降，還待怎的？空智大師，咱們這便去毀了魔教三十三代教主的牌位罷！」少林寺方丈空聞大師坐鎮嵩山本院，這次圍剿明教，少林弟子由空智率領。各派敬仰少林派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，便舉他為進攻光明頂的發號施令之人。   
　　空智尚未答言，只聽華山派中一人叫道：「甚麼投不投降？魔教之眾，今日不能留一個活口。除惡務盡，否則他日死灰復燃，又必為害江湖。魔崽子們！見機的快快自刎，免得大爺們動手。」殷天正暗暗運氣，但覺左臂上劍傷及骨，一陣陣作痛，素知宋遠橋追隨張三豐最久，已深得這位不世出的武學大師真傳，自己神完氣足之時和他相鬥，也是未知鹿死誰手，何況此刻？但明教眾高手或死或傷，只剩下自己一人支撐大局，只有拚掉這條老命了，自己死不足惜，所惜者一世英名，竟在今日斷送。只聽宋遠橋道：「殷老前輩，武當派和天鷹教仇深似海，可是我們卻不願乘人之危，這場過節，盡可日後再行清算。我們六大派這一次乃是衝著明教而來。天鷹教已脫離明教，自立門戶，江湖上人人皆知。殷老前輩何必蹚這場渾水？還請率領貴教人眾，下山去罷！」   
　　武當派為了俞岱巖之事，和天鷹教結下了極深的梁子，此事各派盡皆知聞，這時聽宋遠橋竟然替天鷹教開脫，各人盡皆驚訝，但隨即明白宋遠橋光明磊落，不肯撿這現成便宜。殷天正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宋大俠的好意，老夫心領。老夫是明教四大護教法王之一，雖已自樹門戶，但明教有難，豈能置身事外？今日有死而已，宋大俠請進招罷！」說著踏上一步，雙掌虛擬胸前，兩條白眉微微顫動，凜然生威。宋遠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得罪了！」說罷左手一揚，右掌抵在掌心，一招「請手式」揮擊出去，乃是武當派拳法中晚輩和長輩過招的招數。殷天正見他彎腰弓背，微有下拜之態，便道：「不必客氣。」雙手一圈，封住心口。依照拳法，宋遠橋必當搶步上前，伸臂出擊，哪知他伸臂出擊是一點不錯，卻沒搶步上前，這拳打出，竟和殷天正的身子相距一丈有餘。   
　　殷天正一驚：「難道他武當拳術如此厲害，竟已練成了隔山打牛的神功？」當下不敢怠慢，運起內勁，右掌揮出，抵擋他的拳力。不料這一掌揮出，前面空空蕩蕩，並未接到甚麼勁力，不由得心中大奇。只聽宋遠橋道：「久仰老前輩武功深湛，家師也常稱道。但此刻前輩已力戰數人，晚輩卻是生力，過招之際太不公平。咱們只較量招數，不比膂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踢出一腿這一腿又是虛踢，離對方身子仍有丈許之地，但腳法精妙，方位奇特，當真匪夷所思，倘是近身攻擊，可就十分難防。殷天正讚道：「好腳法！」以攻為守，揮拳搶攻。宋遠橋側身閃避，還了一掌。霎時之間，但見兩人拳來腳往，鬥得極是緊湊，可是始終相隔丈許之地。雖然招不著身，一切全是虛打，但他二人何等身份，哪一招失利、哪一招占先，各自心知。兩人全神貫注，絲毫不敢怠忽，便和貼身肉搏無異。   
　　旁觀眾人不少是武學高手，只見宋遠橋走的是以柔克剛的路子，拳腳出手卻是極快，殷天正大開大闔，招數以剛為主，也絲毫沒慢了。兩人見招拆招，忽守忽攻，似乎是分別練拳，各打各的，其實是鬥得激烈無比。   
　　張無忌初看殷天正和張松溪、莫聲谷兩人相鬥時，關懷兩邊親人的安危，並沒怎麼留神雙方出招，這時見殷天正和宋遠橋隔著遠遠的相鬥，知道只有勝負之分，卻無死傷之險，這才潛心察看兩人的招數。看了半晌，見兩人出招越來越快，他心下卻越來越不明白：「我外公和宋大伯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，但招數之中，何以竟存著這許多破綻？外公這一拳倘若偏左半尺，不就正打中宋大伯的胸口？宋大伯這一抓若再遲出片刻，那不恰好拿到了我外公左臂？難道他二人故意相讓？可是瞧情形又不像啊。其實殷天正和宋遠橋雖然離身相鬥，招數上卻絲毫不讓。張無忌學會乾坤大挪移心法後，武學上的修為已比他們均要勝一籌。但說殷、宋二人的招數中頗有破綻，卻又不然。張無忌不知自己這麼想，只因身負九陽神功之故，他所設想的招數雖能克敵制勝，卻決不是比殷、宋二人更妙更精，常人更萬萬無法做到。正如飛禽見地下獅虎搏鬥，不免會想：「何不高飛下撲，可制必勝？」殊不知獅虎在百獸之中雖然最為兇猛厲害，要高飛下撲，卻是力所不能。張無忌見識未夠廣搏，一時想不到其中的緣故。忽見宋遠橋招數一變，雙掌飛舞，有若絮飄雪揚，軟綿綿不著力氣，正是武當派「綿掌」。殷天正呼喝一聲，打出一拳。兩人一以至柔，一以至剛，各逞絕技。   
　　鬥到分際，宋遠橋左掌拍出，右掌陡地裡後發先至，跟著左掌斜穿，又從後面搶了上來。殷天正見自己上三路全被他掌勢罩住，大吼一聲，雙拳「丁甲開山」，揮擊出去。兩人雙掌雙拳，便此膠在空中，呆呆不動。拆到這一招時，除了比拚內力，已無他途可循。兩人相隔一丈以外，四條手臂虛擬鬥力之狀，此時看來似乎古怪，但是近身真鬥，卻已面臨最為凶險的關頭。宋遠橋微微一笑，收掌後躍，說道：「老前輩拳法精妙，佩服佩服！」殷天正也即收拳，說道：「武當拳法，果然冠絕古今。」兩人說過不比內力，鬥到此處，無法再行繼續，便以和局收場。武當派中尚有俞蓮舟和殷梨亭兩大高手未曾出場，只見殷天正臉頰脹紅，頭頂熱氣裊裊上升，適才這一場比試雖然不耗內力，但對手實在太強，卻已是竭盡心智，眼見他已強弩之末，俞殷二俠任何一人下場，立時便可將他打倒，穩享「打敗白眉鷹王」的美譽。俞蓮舟和殷梨亭對望一眼，都搖了搖頭，均想：「乘人之危，勝之不武。」   
　　他武當二俠不欲乘人之危，旁人卻未必都有君子之風，只見崆峒派中一個矮小老者縱身而出，正是適才高叫焚燒明教歷代主牌之人，輕飄飄的落在殷天正面前，說道：「我姓唐的跟你殷老兒玩玩！」說話的語氣極是輕薄。   
　　殷天正向他橫了一眼，鼻中一哼，心道：「若在平時，崆峒五老如何在殷某眼下？今日虎落平陽被犬欺，殷某一世英名，若是斷送在武當七俠手底，那也罷了，可萬萬不能讓你唐文亮豎子成名！」雖然全身骨頭酸軟，只盼睡倒在地，就此長臥不起，但胸中豪氣一生，下垂的兩道白眉突然豎起，喝道：「小子，進招罷！」唐文亮瞧出他內力已耗了十之八九，只須跟他鬥得片刻，不用動手，他自己就會跌倒，當下雙掌一錯，搶到殷天正身後，發拳往他後心擊去。殷天正斜身反勾，唐文亮已然躍開，他腳下靈活之極，猶如一隻猿猴，不斷的跳躍。斗了數合，殷天正眼前一黑，喉頭微甜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，再也站立不定，一交坐倒。唐文亮大喜，喝道：「殷天正，今日叫你死在我唐文亮拳下！」張無忌只見唐文亮縱起身子，凌空下擊，正要飛身過去救助外公，卻見殷天正右手斜翻，姿式妙到巔毫，正是對付敵人從上空進攻的一招殺手，眼看兩人處此方位之下，唐文亮已然無法自救，果然聽得喀喀兩響，唐文亮雙臂已被殷天正施展「鷹爪擒拿手」折斷，跟著又是喀喀兩響，連兩條大腿也折斷了，呯的一響，摔在數尺之外。他四肢骨斷，再也動彈不得。旁觀眾人見殷天正於重傷之餘仍具如此神威，無不駭然。崆峒五老中的第三老唐文亮如此慘敗，崆峒派人人臉上無光，眼見唐文亮躺在殷天正身畔，只因相距過近，竟然無人敢上前扶他回來。過了半晌，崆峒派中一個弓著背脊的高大老人重重踏步而出，右足踢起一塊石頭，直向殷天正飛去，口中喝道：「白眉老兒，我姓宗的跟你算算舊帳。」這人是崆峒五老中的第二老，名叫宗維俠。他說「算算舊帳」，想是曾吃過殷天正的虧。這塊石頭飛去，突的一聲，正中殷天正的額角，立時鮮血長流。這一下誰都大吃一驚，宗維俠踢這塊石頭過去，原也沒想能擊中他，哪知殷天正已是半昏半醒，沒能避讓。當此情勢之下，宗維俠上前只是輕輕一指，便能致他於死地。但見宗維俠提起右臂，踏步上前，武當派中走出一人，身穿土布長衫，神情質樸，卻是二俠俞蓮舟，身形微晃，攔在宗維俠身前，說道：「宗兄，殷教主已身受重傷，勝之不武，不勞宗兄動手。殷教主跟敝派過節極深，這人交給小弟罷。」宗維俠道：「甚麼身受重傷？這人最會裝死，適才若不是他故弄玄虛，唐三弟哪會上他的這惡當。俞二俠，貴派和他有梁子，兄弟跟這老兒也有過節，讓我先打他三拳出氣。」俞蓮舟不願殷天正一世英雄，如此喪命，又想到張翠山與殷素素，說道：「宗兄的七傷拳天下聞名，殷教主眼下這般模樣，怎還禁得起宗兄的三拳？」   
　　宗維俠道：「好！他折斷我唐三弟四肢，我也打斷他四肢便了。這叫做眼前報，還得快！」他見俞蓮舟兀自猶豫，大聲說道：「俞二俠，咱們六大派來西域之前立過盟誓。今日你反而回護魔教的頭子麼？」俞蓮舟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此刻任憑於你。回歸中原以後，我再領教宗二先生的七傷拳神功。」宗維俠心下一凜：「這姓俞的何以一再維護他？」他對武當派確是頗有忌憚，但眾目睽睽之下，終不能示弱，當下冷笑道：「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。你武當派再強，也不能恃勢橫行啊。」這幾句話\*   
　　宋遠橋便道：「二弟，由他去罷！」俞蓮舟朗聲道：「好英雄，好漢子！」便即退開。這「好英雄，好漢子」六個字，似乎是稱讚殷天正，又似乎是譏刺宗維俠的反話。宗維俠不願和武當派惹下糾葛，假裝沒聽見，一見俞蓮舟走開，便向殷天正身前走去。   
　　少林派空智大師大聲發令：「華山派和崆峒派各位，請將場上的魔教餘孽一概誅滅了。武當派從西往東搜索，峨嵋派從東往西搜索，別讓魔教有一人漏網。崑崙派預備火種，焚燒魔教巢穴。」他吩咐五派後，雙手合十，說道：「少林子弟各取法器，誦念往生經文，替六派殉難的英雄、魔教教眾超度，化除冤孽。」眾人只待殷天正在宗維俠一拳之下喪命，六派圍剿魔教的豪舉便即大功告成。當此之際，明教和天鷹教教眾俱知今日大數已盡，眾教徒一齊掙扎爬起，除了身受重傷無法動彈者之外，各人盤膝而坐，雙手十指張開，舉在胸前，作火焰飛騰之狀，跟著楊逍念誦明教的經文：「焚我殘軀，熊熊聖火，生亦何歡，死亦何苦？為善除惡，惟光明故，喜樂悲愁，皆歸塵土。憐我世人，憂患實多！憐我世人，憂患實多！」明教自楊逍、韋一笑、說不得諸人之下，天鷹教自李天垣以下，直至廚工伕役，個個神態莊嚴，絲毫不以身死教滅為懼。空智大師合十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   
　　俞蓮舟心道：「這幾句經文，想是他魔教教眾每當身死之前所要念誦的了。他們不念自己身死，卻在憐憫眾人多憂多患，那實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。當年創設明教之人，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。只可惜傳到後世，反而變成了為非作歹的淵藪。」張無忌在六大門派高手之前本來心存畏懼，遲遲不敢挺身而出，待聽得空智下了盡屠魔教人眾的號令，又見宗維俠徑自舉臂向外公走去，當下不暇多想，大踏步搶出，擋在宗維俠身前，說道：「且慢動手！你如此對付一個身受重傷之人，也不怕天下英雄笑麼？」這幾句話聲音清朗，響徹全場。各派人眾奉了空智大師的號令，本來便要分別出手，突然聽到這幾句話，一齊停步，回頭瞧著他。宗維俠見說話的是個衣衫襤褸的少年，絲毫不以為意，伸手推出，要將他推在一旁，以便上前打死殷天正。張無忌見他伸掌推到，便隨手一掌拍出，呯的一響，宗維俠倒退三步，侍要站定，豈知對方這一掌雄渾無比，仍是立足不定，幸好他下盤功夫扎得堅實，但覺上身直往後仰，急忙右足在地下一點，縱身後躍，借勢縱開丈餘。落下地來時，這股掌勢仍未消解，又踉踉蹌蹌的連退七八步，這才站定。這麼一來，他和張無忌之間已相隔三丈以上。他心中驚怒莫名，旁觀眾人卻是大惑不解，都想：「宗維俠這老兒在鬧甚麼玄虛，怎地又退又躍，躍了又退，大搗其鬼？」便是張無忌自己，也想不透自己這麼輕輕拍出一掌，何以竟有如許威力。宗維俠一呆之下，登時醒悟，向俞蓮舟怒目而視，喝道：「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怎地暗箭傷人？」他料定是俞蓮舟在暗中相助，多半還是武當諸俠一齊出手，否則單憑一人之力，不能有這麼強猛的勁道。俞蓮舟給他說得莫名其妙，反瞪他一眼，暗道：「你裝模作樣，想幹甚麼？」宗維俠大步上前，指著張無忌喝道：「小子，你是誰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我叫曾阿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伸掌貼在殷天正背心「靈台穴」上，將內力源源輸入。他的九陽真氣渾厚之極，殷天正顫抖了幾下，便即睜開眼來，望著這少年，頗感奇怪。張無忌向他微微一笑，加緊輸送內力。片刻之間，殷天正胸口和丹田中閉塞之處已然暢通無阻，低聲道：「多謝小友！」站起身來，傲然道：「姓宗的，你崆峒派的七傷拳有甚麼了不起，我便接你三拳！」   
　　宗維俠萬沒想到這老兒竟會又是神完氣足的站起身來，眼看這個現成便宜是不易撿的了，忌憚他「鷹爪擒拿功」的厲害，便道：「崆峒派的七傷拳既然沒甚麼了不起，你便接我三招七傷拳吧！」他盼殷天正不使擒拿手，單是拳掌相對，比拚內力，那麼自己以逸待勞，當可仗七傷拳的內勁取勝。張無忌聽他一再提起「七傷拳」三字，想起在冰火島的那天晚上，義父叫醒自己，講述以七傷拳打死神僧空見之事，後來他叫自己背誦七傷拳的拳訣，還因一時不能記熟，挨了他好幾個耳光。這時那拳訣在心中流動，當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要知天下諸般內功，皆不逾九陽神功之藩籬，而乾坤大挪移運勁使力的法門，又是集一切武功之大成，一法通，萬法通，任何武功在他面前都已無秘奧之可言。只聽殷天正道：「別說三拳，便接你三十拳卻又怎地？」他回頭向空智說道：「空智大師，姓殷的還沒死，還沒認輸，你便出爾反爾，想要倚多取勝嗎？」   
　　空智左手一揮，道：「好！大夥兒稍待片刻，又有何妨！」原來殷天正上得學明頂後，見楊逍等人盡皆重傷，己方勢力單薄，當下以言語擠住空智，不得仗著人多混戰。空智依著武林規矩，便約定逐一對戰。結果天鷹教各堂各壇、明教五行旗，及光明頂上楊逍屬下的雷電風雲四門中的好手，還是一個個非死即傷，最後只剩下殷天正一人。但他既未認輸，便不能上前屠戮。張無忌知道外公雖比先前好了些，卻萬萬不能運勁使力，他所以要接宗維俠的拳招，只不過是護教力戰，死而後已，於是低聲道：「殷老前輩，待我來替你先接，晚輩不成時，老前輩再行出馬。」殷天正已瞧出他內力深厚無比，自己便在絕無傷勢之下，也是萬萬不及，但想自己為教而死，理所當然，這少年不知有何干係，他本領再強，也決計敵不過對方敗了一個又來一個、源源不絕的人手，到頭來還不是和自己一樣，重傷力竭，任人宰割，如此少年英才，何必白白的斷送在光明頂上？當下問道：「小友是哪一位門下，似乎不是本教教徒，是嗎？」張無忌恭恭敬敬的躬身說道：「晚輩不屬明教，不屬天鷹教，但對老前輩心儀已久，今和前輩並肩抗敵，乃是份所應當。」殷天正大奇，正想再問，宗維俠又踏上一步，大聲道：「姓殷的，我第一拳來了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殷老前輩說你不配跟他比拳，你先勝得過我，再跟他老人家動手不遲。」   
　　宗維俠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這小子是甚麼東西？我叫你知道崆峒派七傷拳的厲害。」張無忌尋思：「今日只有說明圓真這惡賊的奸詐陰謀，才能設法使雙方罷手，若是單憑動手過招，我一人怎鬥得過六大門派這麼多英雄？何況武當門下的眾師伯叔都在此地，我又怎能跟他們為敵？」當下朗聲說道：「崆峒派七傷拳的厲害，在下早就久仰了。少林神僧空見大師，不就是喪生在貴派七傷拳之下麼？」他此言一出，少林派群相聳動，那日空見大師喪身洛陽，屍身骨骼盡數震斷，外表卻一無傷痕，極似是中了崆峒派「七傷拳」的毒手。當時空聞、空智、空性三僧密議數日，認為崆峒派眼下並無絕頂高手，能打死練就了「金剛不壞體」神功的空見師兄，雖然空見的傷勢令人起疑，但料想非崆峒派所能為。後來空智又曾率領子弟暗加訪查，得知空見大師在洛陽圓寂之日，崆峒五老均在西南一帶。既然非五老所為，那麼崆峒派中更無其他好手能對空見有絲毫損傷，因此便將對崆峒派起的疑心擱下了。何況當時洛陽客房外牆上寫著「成昆殺神僧空見於此牆下」十一個大字，少林派後來查知冒名成昆做下無數血案的均是謝遜所為，那更是半點也沒疑惑了。眾高僧直至此時聽了張無忌這句話，心下才各自一凜。宗維俠怒道：「空見大師為謝遜惡賊所害，江湖上眾所周知，跟我崆峒又有甚麼干係？」張無忌道：「謝謝前輩打死神僧空見，是你親眼瞧見了麼？你是在一旁掠陣麼？是在旁相助麼？」宗維俠心想：「這乞兒不像乞兒、牧童不似牧童的小子，怎地跟我纏上了？多半是受了武當派的指使，要挑撥崆峒和少林兩派之間的不和。我倒要小心應付，不可入了人家圈套。」因此他雖沒重視張無忌，還是正色答道：「空見神僧喪身洛陽，其時崆峒五老都在雲南點蒼派柳大俠府上作客。我們怎能親眼見到當時情景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朗聲道：「照啊！你當時既在雲南，怎能見到謝前輩害死空見大師？這位神僧是喪生在崆峒派的七傷拳手下，人人皆知。謝老前輩又不是你崆峒派的，你怎可嫁禍於人？」宗維俠道：「呸！呸！空見神僧圓寂之處，牆上寫著『成昆殺空見神僧於此牆下』十一個血字。謝遜冒著他師父之名，到處做下血案，那還有甚麼可疑的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心下一凜：「我義父沒說曾在牆上寫下這十一個字。他一十三拳打死神僧空見後，心中悲悔莫名，料來決不會再寫這些示威嫁禍的學句。」當下仰天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些字誰都會寫，牆上雖然有此十一個字，可有誰親眼見到謝前輩寫的？我偏要說這十一個字是崆峒派寫的。寫字容易，練七傷拳卻難。」他轉頭向空智說道：「空智大師，令師兄空見神僧確是為崆峒派的七傷拳拳力所害，是也不是？金毛獅王謝遜前輩卻並非崆峒派，是也不是？」   
　　空智尚未回答，突然一名身披大紅袈裟的高大僧人閃身而出，手中金光閃閃的長大禪杖在地下重重一頓，大聲喝道：「小子，你是哪家哪派的門下？憑你也配跟我師父說話。」這僧人肩頭拱起，說話帶著三分氣喘，正是少林僧圓音，當年少林派上武當山興問罪之師，便是他力證張翠山打死少林弟子。張無忌其時滿腔悲憤，將這一干人的形相牢記於心，此刻一見之下，胸口熱血上衝，滿臉脹得通紅，身子也微微發抖，心中不住說道：「張無忌，張無忌！今日的大事是要調解六大門派和明教的仇怨，千萬不可為了一己私嫌，鬧得難以收拾。少林派的過節，日後再去算帳不遲。」雖然心中想得明白，但父母慘死的情狀，霎時間隨著圓音的出現而湧向眼前，不由得熱淚盈眶，幾乎難以自制。   
　　圓音又將禪杖重重在地下一頓，喝道：「小子，你若是魔教妖孽，快快引頸就戮，否則我們出家人慈悲為懷，也不來難為於你，即速下山去罷！」他見張無忌的服飾打扮絕非明教中人，又誤以為他竭力克制悲憤乃是心中害怕，是以有這幾句說話。張無忌道：「貴派有一位圓真大師呢？請他出來，在下有幾句話請問。」圓音道：「圓真師兄？他怎麼還能跟你說話？你快快退開，我們沒空閒功夫跟你這野少年瞎耗。你到底是誰的門下？」他見張無忌適才一掌將名列崆峒五老的宗維俠擊得連連倒退，料想他師父不是尋常人物，這才一再盤問於他，否則此刻屠滅明教正大功告成之際，哪裡還耐煩跟這來歷不明的少年糾纏。張無忌道：「在下既非明教中人，亦非中原哪一派的門下這次六大門派圍攻明教，實則是受了奸人的挑撥，中間存著極大的誤會，在下雖然年少，倒也得知其中的曲折原委，斗膽要請雙方罷鬥，查明真相，誰是誰非，自可秉公判斷。」他語聲一停，六大派中登時爆發出哈哈、呵呵、呵呵、嘩嘩、嘻嘻……各種各樣大笑之聲。數十人同聲指斥：「這小子失心瘋啦，你聽他這麼胡說八道！」「他當自己是甚麼人？是武當派張真人麼？少林派空聞神僧麼？」「哈哈，哈哈」「他發夢得到了屠龍寶刀，成為武林至尊啦。」「他當咱們個個是三歲小孩兒，呵呵，我肚子笑痛了！」「六大門派死傷了這許多人，魔教欠下了海樣深的血債，嘿嘿，他想三言兩語，便將咱們都打發回去……」峨嵋派中卻只有周芷若眉頭緊蹙，黯然不語。那日她和張無忌相認，知他便是昔日漢水舟中的少年，心中便有念舊之意，後來又見他甘受她師父三掌，仗義相救銳金旗人眾，對他更感欽佩，這時聽到這番不自量力的言語，又見眾人大肆譏笑，不自禁的心中難過。   
　　張無忌站立當場，昂然四顧，朗聲道：「只須少林派圓真大師出來，跟在下對質幾句，他所安排下的奸謀便能大白於世。」這三句話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將出來，雖在數百人的哄笑聲中，卻是人人聽得清清楚楚。六大派眾高手心下都是一凜，登時便將對他輕視之心收起幾分，均想：「這小子年紀輕輕，內功怎地如此了得？」圓音待眾人笑聲停歇，氣喘吁吁的道：「臭小子恁地奸猾，明知圓真師兄已不能跟你對質，便指名要他相見？你何以不叫武當派的張翠山出來對質？」   
　　他最後一句話一出口，空智立時便喝：「圓音，說話小心！」但華山、崑崙、崆峒諸派中已有許多人大聲笑了出來。只有武當派的人眾臉有慍色，默不作聲。原來圓音一隻右眼被殷素素在西子湖畔用暗器打瞎，始終以為是張翠山下的毒手，一生耿耿於心。   
　　張無忌聽他辱及先父，怒不可遏，大聲喝道：「張五俠的名諱是你亂說得的麼？你…… 你……」圓音冷笑道：「張翠山自甘下流，受魔教妖女迷惑，便遭好色之報……」張無忌心中一再自誡：「今日主旨是要使兩下言和罷鬥，我萬萬不可出手傷人。」但一聽到這幾句話，哪裡還忍耐得住？縱身而前，左手探出，抓住圓音後腰提了起來，右手搶過他手中禪杖，橫過杖頭，便要往他頭頂擊落。圓音被他這麼一抓，有如雛雞落入鷹爪，竟無半分抵禦之力。少林僧隊中同時搶出兩人，兩根禪杖分襲張無忌左右，那是武學中救人的高明法門，所謂「圍魏救趙」，襲敵之所不得不教，便能解除陷入危境的夥伴。搶前來救的兩僧正是圓心、圓業。張無忌左手抓著圓音，右手提著禪杖，一躍而起，雙足分點圓心、圓業手中禪杖，只聽得嘿嘿兩聲，圓心和圓業同時仰天摔倒。幸好兩僧武功均頗不凡，臨危不亂，雙手運力急挺，那兩條數十斤重的鍍金鑌鐵禪杖才沒反彈過來，打到自己身上。眾人驚呼聲中，但見張無忌抓著圓音高大的身軀微一轉折，輕飄飄的落地。六大派中有七八個人叫了出來：「武當派的『梯雲縱』！」張無忌自幼跟著父親及太師父、諸師伯叔，於武當派武功雖只學過一套入門功夫的三十二勢「武當長拳」，但所見所聞畢竟不少，這時練成乾坤大挪移神功，不論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都能取而為用。他對武當派的功夫耳濡目染，親炙最多，突然間不加思索的使用出來之時，自然而然的便使上了這當世輕功最著名的「梯雲縱」。俞蓮舟、張松溪等要似他這般縱起再在空中輕輕迴旋數下，原亦不難，姿式之圓熟飄逸，尤有過之，但要一手抓一個胖大和尚，一手提一根沉重禪杖，仍要這般身輕如燕，卻萬萬無法辦到。   
　　少林諸僧見這時和他相距已七八丈遠，眼見圓音給他抓住了要穴，全不動彈，他只須挺起禪杖，立時便能將圓音打得腦漿迸裂，要在這一瞬之間及時衝上相救，決難辦到。唯一的法門是發射暗器，但張無忌只須舉起圓音的身子一擋，借刀殺人，反而害了他的性命。雖有空智、空性這等絕頂高手在側，但以變起倉卒，任誰也料不到這少年有如此的身手，竟被他攻了個措手不及。只見他咬牙切齒，滿臉仇恨之心，高高舉起了禪杖，眾少林僧有的閉了眼睛不忍再看，有的便待一擁而上為圓音報仇。哪知張無忌舉著禪杖的手並不落下，似乎心中有甚麼事難以決定，但見他臉色漸轉慈和，慢慢的將圓音放了下來。原來在這一瞬間，他已克制了胸中的怒氣，心道：「倘若我打死打傷了六大派中任誰一人，我便成為六大派的敵人，就此不能作居間的調人。武林中這場兇殺，再也不能化解，那豈不是正好墮入成昆這奸賊的計中？不管他們如何罵我辱我、打我傷我，我定當忍耐到底，這才是真正為父母及義父復仇雪恨之道。」他想通了這節，便即放下圓音，緩緩說道：「圓音大師，你的眼睛不是張五俠打瞎的，不必如此記恨。何況張五俠已自刎身死，甚麼冤仇也該化解了。大師是出家人，四大皆空，何必對舊事如此念念不忘？」   
　　圓音死裡逃生，呆呆的瞧著張無忌，說不出話來，見他將自己禪杖遞了過來，自然而然的伸手接過，低頭退開，隱隱覺得自己這些年來滿懷怨憤，未免也有不是。少林諸高僧、武當諸俠聽了張無忌這幾句話，都不由得暗暗點頭。

第二十一章　排難解紛當六強

宗維俠見張無忌擒釋圓音，舉重若輕，不禁大為驚異，但既已身在場中，豈能就此示弱退下？大聲道：「姓曾的，你來強行出頭，到底受了何人指使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我只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罷手言和，並無誰人指使在下。」宗維俠道：「哼，要我們跟魔教罷手言和，難上加難。這姓殷的老賊欠了我三記七傷拳，先讓我打了再說。」說著捋起了衣袖。張無忌道：「宗前輩開口七傷拳，閉口七傷拳，依晚輩之見，宗前輩的七傷拳還沒練得到家。人身五行，心屬火、肺屬金、腎屬水、脾屬土、肝屬木、再加上陰陽二氣，一練七傷，七者皆傷。這七傷拳的拳功每深一層，自身內臟便多受一層損害，實則是先傷己，再傷敵。幸好宗前輩練這路拳法的時日還不算太久，尚有救藥。」   
　　宗維俠聽他這幾句話，的的確確是「七傷拳譜」的總綱。拳譜中諄諄告誡，若非內功練到氣走諸穴、收發自如的境界，萬萬不可練此拳術。但這門拳術是崆峒派鎮山絕技，宗維俠一到內功有成，便即試練，一練之下，立覺拳中威力無窮，既經陷溺，便難以自休，早把拳譜總綱中的話拋諸腦後。何況崆峒五老人人皆練，自己身居五老之次，焉可後人？這時聽張無忌說起，才凜然一驚，問道：「你怎麼又知道了？」張無忌不答他的問話，卻道：「宗前輩請試按肩頭雲門穴，是否有輕微隱痛？雲門穴屬肺，那是肺脈傷了。你上臂青靈穴是否時時麻癢難當？青靈穴屬心，那是心脈傷了。你腿上五里穴是否每逢陰雨，便即酸痛，五里穴屬肝，那是肝脈傷了。你越練下去，這些徵象便越厲害，再練得八九年，不免全身癱瘓。」宗維俠凝神聽著他的說話，額頭上汗珠一滴滴的滲了出來。原來張無忌經謝遜傳授，精通七傷拳的拳理，再加他深研醫術，明白損傷經脈後的症狀，說來竟絲毫不錯。宗維俠這幾年身上確有這些毛病，只是病況非重，心底又暗自害怕，一味的諱疾忌醫，這時聽他一一指出，不由得臉上變色，過了良久，才道：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晚輩略明醫理，前輩若是信得過時，待此間事情一了，晚輩可設法給你驅除這些病症。只是七傷拳有害無益，不能再練。」   
　　宗維俠強道：「七傷拳是我崆峒絕技，怎能說有害無益？當年我掌門師祖木靈子以七傷拳威震天下，名揚四海，壽至九十一歲，怎麼說會傷害自身？你這不是胡說八道麼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木靈子前輩想必內功深湛，自然能練，不但無害，反而強壯臟腑。依晚輩之見，宗前輩的內功如不到那個境界，若要強練，只怕終歸無用。」   
　　宗維俠是崆峒名宿，雖知他所說的不無有理，但在各派高手之前，被這少年指摘本派的鎮山絕技無用，如何不惱？大聲喝道：「憑你也配說我崆峒絕技有用無用？你說無用，那就來試試。」張無忌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七傷拳自是神妙精奧的絕技，拳力剛中有柔，柔中有剛，七般拳勁各不相同，吞吐閃爍，變幻百端，敵手委實難防難擋……」宗維俠聽他讚譽七傷拳的神妙，說來語語中肯，不禁臉露微笑，不住點頭，卻聽他繼續說道：「……晚輩只是說內功修為倘若不到，那便練之有害無益。」周芷若躲在眾師姊身後，側身瞧著張無忌，見他臉上尚帶少年人的稚氣，但勉強裝作見多識廣的老成模樣，這般侃侃而談，教訓崆峒五老中的二老宗維俠，不免顯得有些可笑，又不自禁的為他發愁。崆峒派中年輕性躁的弟子聽張無忌說話漸漸無禮，忍不住便要開口呼叱，然見宗維俠容色嚴肅，對這少年的言語凝神傾聽，又都把衝到口邊的叱罵聲縮了回去。宗維俠道：「依你說來，我的內功是還沒到家了！」張無忌道：「前輩的內功到家不到家，晚輩不敢妄言。不過前輩練這七傷拳時既然傷了自身，那麼不練也罷……」他剛說到這裡，忽聽得身後一人暴喝：「二哥跟這小子囉唆些甚麼？他瞧不起咱們的七傷拳，便讓他吃我一拳，嘗嘗滋味。」那人聲止拳到，出手既快且狠，呼呼風聲，一拳對準了張無忌背上的靈台穴直擊而至。   
　　張無忌明知身後有人來襲，卻不理會，對宗維俠道：「宗前輩……」猛聽得鐵鏈嗆當聲響，搶出一人，嬌聲叱道：「你暗施偷襲！」伸鏈往那人頭上套去，正是小昭。那人左手一翻，格開鐵鏈，砰的一拳，已結結實實打在張無忌背上。這拳正中靈台穴，張無忌卻似全無知覺，對小昭微笑道：「小昭，不用擔心，這樣的七傷拳不會有好大用處。」小昭吁了口氣，雪白的臉轉為暈紅，低聲道：「我倒忘了你已練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忙即住口，拖著鐵鏈退了開去。   
　　張無忌轉過身來，見偷襲之人是個大頭瘦身的老者。這人是崆峒五老中位居第四的常敬之。他一拳命中對方的要穴，見張無忌渾如不覺，大感詫異，衝口而出：「你……你已練成『金剛不壞體』神功，那麼是少林派的了？」張無忌道：「在下不是少林派的弟子……」常敬之知道凡是護身神功，全仗一股真氣凝聚，一開口說話，真氣即散，不等他住口，又出拳打去，砰的一聲，這一次是打在胸口。   
　　張無忌笑道：「我原說『七傷拳』若無內功根柢，並不管用。你若不信，不妨再打一拳試試。」常敬之拳出如風，砰砰接連兩拳。這前後四拳，明明都打在對方身上，但張無忌笑嘻嘻的受了下來，竟似不關痛癢，四招開碑裂石的重手，在他便如清風拂體，柔絲撫身。   
　　常敬之外號叫作「一拳斷\*眾人見他連出四拳，全成了白費力氣，無不震驚。崑崙派和崆峒派素來不睦，這次雖然聯手圍攻明教，但雙方互有心病，崑崙派中便有人冷冷的叫道：「好一個『一拳斷\*」又有人道：「那麼四拳便斷甚麼？」幸好常敬之一張臉膛本來黑黝黝地，雖然脹得滿臉通紅，倒也不大刺眼。宗維俠拱手道：「曾少兄神功，佩服，佩服！能讓老朽領教三招麼？」他知自己七傷拳的功力比常敬之深得多，老四不成，自己未必便損不了對方。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崆峒派絕技七傷拳，倘若當真練成了，實是無堅不摧。少林派空見神僧身具『金剛不壞體』神功，尚且命喪貴派的『七傷拳』之下，在下武功萬萬不及空見神僧，又如何能擋？但眼下勉力接你三拳，想也無妨。」言下之意是說，七傷拳本是好的，不過你還差得遠呢。   
　　宗維俠無暇去理會他的言外之意，暗運幾口真氣，跨上一步，臂骨格格作響，劈的一聲，一拳打在張無忌胸口。拳面和他胸口相碰，突覺他身上似有一股極強的粘力，一時縮不回來，大驚之下，更覺有股柔和的熱力從拳面直傳入自己丹田，胸腹之間感到說不出的舒服。他一呆之下，縮回手臂，又發拳打去。這次打中對方小腹，只覺震回來的力道強極，他退了一步，這才站定，運氣數轉，重又上前，挺拳猛擊。常敬之站在張無忌身側，見宗維俠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似已受了內傷，待他第三拳打出時，跟著也是一拳。宗維俠擊前胸，常敬之打後背，雙拳前後夾攻，皆是勁力凌厲非凡。哪知兩人拳到時，便如打在空虛之處，兩股強勁的拳力霎時之間均被化解得無影無蹤。常敬之明知以自己身份地位，首次偷襲已大為不妥，但勉強還可說因對方出言侮辱崆峒絕技，以致怒氣無法抑制，這第二次偷襲，卻明明是下流卑鄙的行徑了。他本想合兩人七傷拳的威力，自可一舉將這少年斃於拳下，只要將他打死，縱然旁人事後有甚閒言閒語，但自己總是為六大派除去了一個礙手礙腳的傢伙，立下一場功勞。哪知拳鋒甫著敵身，勁力立消於無形，何以竟會怎樣，當真摸不著半點頭腦，只不過右手還是伸上頭去，搔了幾下。   
　　張無忌對宗維俠微笑道：「前輩覺得怎樣？」宗維俠一愕，躬身拱手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多謝曾少俠以內力為在下療傷，曾少俠神功驚人固不必說，而這番以德報怨的大仁大義，在下更是感激不盡。」   
　　他此言一出，眾人無不大為驚訝。旁人自不知張無忌在宗維俠連擊他三拳之際，運出九陽真氣，送入他的體內，時刻雖短，一瞬即過，但那九陽真氣渾厚強勁，宗維俠已然受用不淺。他知若非常敬之在張無忌身後偷襲，那麼第三拳上所受的好處將遠不止此。張無忌道：「大仁大義四字，如何克當？宗前輩此刻奇經八脈都受劇震，最好立即運氣調息，那麼練七傷拳時所積下來的毒害，當可在兩三年內逐步除去。」   
　　宗維俠自己知道自身毛病，拱手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當即退在一旁，坐下運功，明知此舉甚為不雅，頗失觀瞻，但有關生死安危，別的也顧不得了。   
　　張無忌俯下身來，接續唐文亮的斷骨，對常敬之道：「拿些回陽五龍膏給我。」常敬之從身邊取了出來給他。張無忌道：「請去向武當派討一服三黃寶臘丸，向華山派討一些玉真散來。」常敬之依言討到，遞了給他。張無忌道：「貴派的回陽五龍膏中，所用草烏是極好的；武當派三黃寶臘丸中的麻黃、雄黃、籐黃三黃甚是有用，再加上玉真散，唐前輩調養兩個月後，四肢當能完好如初。」說著續骨敷藥，片刻間整治完畢。武林各派均有傷科秘藥，各有各的靈效，胡青牛醫書中寫得明明白白。張無忌料想六大派圍攻明教，自是各有攜帶在身。但旁觀的人卻愈看愈奇，張無忌接骨手法之妙，非任何名醫可及，那是不必說了，何以各派攜有何種藥物，他也是一清二楚？常敬之抱起唐文亮，神色尷尬的退了下去。唐文亮突然叫道：「姓曾的。你治好我的斷骨，唐文亮十分感激，日後自當補報。可是崆峒派和魔教仇深似海，豈能憑你這一點小恩小惠，便此罷手？你要勸架，我們是不聽的。你若說我忘恩負義，盡可將我四肢再折斷了。」   
　　眾人一聽，均想：「同是崆峒耆宿，這唐文亮卻比常敬之有骨氣得多了。」張無忌道：「依唐前輩說來，如何才能聽在下的勸解？」唐文亮道：「你露一手武功，倘若崆峒派及你不上，那才無話可說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崆峒派高手如雲，晚輩如何及得上？不過晚輩不自量力，定要做這和事老，只好拚命一試。」四下一望，見廣場東首有株高達三丈有餘的大松樹，枝丫四出，亭亭如蓋，便緩步走了過去，朗聲道：「晚輩學過貴派的一些七傷拳法，倘若練得不對，請崆峒派各位前輩切莫見笑。」各派人眾聽了，盡皆詫異：「這小子原來連崆峒派的七傷拳也會，那是從何處學來啊？」只聽他朗聲念道：「五行之氣調陰陽，損心傷肺摧肝腸，藏離精失意恍惚，三焦齊逆兮魂魄飛揚！」別派各人聽到，那也罷了。崆峒五老聽到他高吟這四句似歌非歌、似詩非詩的拳訣，卻無不凜然心驚。這正是七傷拳的總訣，乃崆峒派的不傳之秘，這少年如何知道？他們一時之間，怎想得到謝遜將七傷拳譜搶去後，傳了給他。張無忌高聲吟罷，走上前去，砰的一拳擊出，突然間眼前青翠晃動，大松樹的上半截平平飛出，轟隆一響，摔在兩丈之外，地下只留了四尺來長的半截樹幹，切斷處甚是平整。常敬之喃喃的道：「這……這可不是七傷拳啊！」七傷拳講究剛中有柔，柔中有剛，這震斷大樹的拳法雖然威力驚人，卻顯是純剛之力。他走近一看，不由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，但見樹幹斷處脈絡盡皆震碎，正是七傷拳練到最深時的功夫。原來張無忌存心威壓當場，倘若單以七傷拳震碎樹脈，須至十天半月之後，松樹枯萎，才顯功力，是以使出七傷拳勁力之後，跟著以陽剛猛勁斷樹。那正是倣傚當年義父謝遜在冰火島上震裂樹脈、再以屠龍刀砍斷樹幹的手法。只聽得喝采驚呼之聲，各派中此伏彼起，良久不絕。常敬之道：「好！這果然是絕高明的七傷拳法，常某拜服！不過我要請教，曾少俠這路拳法從何處學來？」張無忌微笑不答。唐文亮厲聲道：「金毛獅王謝遜現在何處？還請曾少俠告知。」他心思較靈，已隱約猜到謝遜與眼前這少年之間當有關係。張無忌一驚：「啊喲不好，我炫示七傷拳功，卻把義父帶了出來。倘若言明了跟義父之間的淵源，那是擺明和六大派為敵，這和事老便作不成了。」當即說道：「你道貴派失落七傷拳拳譜，罪魁禍首是金毛獅王嗎？錯了，錯了！那一晚崆峒山青陽觀中奪譜激鬥，貴派有人中了混元功之傷，全身現出血紅斑點，下手之人，乃是混元霹靂手成昆。」當年謝遜赴崆峒山劫奪拳譜，成昆存心為明教多方樹敵，是以反而暗中相助，以混元功擊傷唐文亮、常敬之二老，當時謝遜不知，後來經空見點破，這才明白。這時張無忌心想成昆一生奸詐，嫁禍於人，我不妨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何況這又不是說的假話。   
　　唐文亮和常敬之疑心了二十餘年，這時經張無忌一提，均想原來如此，不由得對望了一眼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宗維俠道：「那麼請問曾少俠，這成昆現下到了何處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混元霹靂手成昆一心挑撥六大派和明教不和，後來投入少林門下，法名圓真。昨晚他混入明教內堂，親口對明教首腦人物吐露此事。楊逍先生、韋蝠王、五散人等皆曾聽聞。此事千真萬確，若有虛言，我是豬狗不如之輩，死後萬劫不得超生。」他這幾句話朗朗說來，眾人盡皆動容。只有少林派僧眾卻一齊大嘩。只聽一人高宣佛號，緩步而出，身披灰色僧袍，貌相威嚴，左手提了一串念珠，正是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。他步入廣場，說道：「曾施主，你如何胡言亂語，一再誣蔑我少林門下？當此天下英雄之前，少林清名豈能容你隨口污辱？」張無忌躬身道：「大師不必動怒，請圓真僧出來跟晚輩對質，便知真相。」空性大師沉著臉道：「曾施主一再提及敝師侄圓真之名，你年紀輕輕，何以存心如此險惡？」張無忌道：「在下是要請圓真和尚出來，在天下英雄之前分辨是非黑白，怎地存心險惡了？」空性道：「圓真師侄是我空見師兄的入室弟子，佛學深湛，除了這次隨眾遠征明教之外，多年來不出寺門一步，如何能是混元霹靂手成昆？更何況圓真師侄為我六大派苦戰妖孽，力盡圓寂，他死後清名，豈容你……」   
　　張無忌聽到「力盡圓寂」四字時，耳朵中嗡的一聲響，臉色登時慘白，空性以後說甚麼話，一句也沒有聽見，喃喃的道：「他……他當真死了麼？決……決計不會。」空性指著西首一堆僧侶的屍首，大聲道：「你自己去瞧罷！」張無忌走到這堆屍首之前，只見有一具屍體臉頰凹陷、雙目翻挺，果然便是投入少林後化名圓真的混元霹靂手成昆，俯身探他鼻息，觸手處臉上肌肉冰涼，已然死去多時。張無忌又悲又喜，想不到害了義父一世的大仇人，終於惡貫滿盈，喪生於此，胸中熱血上湧，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奸賊啊奸賊，你一生作惡多端，原來也有今日。」   
　　這幾下大笑聲震山谷，遠遠傳送出去，人人都是心頭一凜。張無忌回過頭來，問道：「這圓真是誰打死的？」空性側目斜睨，臉上猶似罩著一層寒霜，並不答話。殷天正本已退在一旁，這時說道：「他和小兒野王比掌，結果一死一傷。」張無忌躬身道：「是！」心道：「想是圓真中了韋蝠王的寒冰綿掌後，受傷不輕，我舅父的掌力也是非同小可，這才當場將他擊斃。舅父替我報了這場深仇，那真是再好不過。」走到殷野王身旁，一搭他的脈息，知道生命無礙，便即寬心，說道：「多謝前輩！」空性在一旁瞧著，愈來愈怒，縱聲喝道：「小子，過來納命罷！」這幾個字轟轟入耳，聲若雷震。張無忌愕然回頭，道：「怎麼？」空性大聲道：「你明知圓真師侄已死，卻將一切罪過全都推在他的身上，如此惡毒，豈能饒你？老和尚今日要開殺戒。你是自裁呢，還是非要老和尚動手不可？」張無忌心下躊躇：「圓真伏誅，罪魁禍首遭了應得之報，原是極大喜事，可是從此無人對質，真相反而不易大白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正自沉吟，空性踏上幾步，右手向他頭頂抓將下來，這一抓自腕至指，伸得筆直，勁道凌厲已極。殷天正喝道：「是龍爪手，不可大意！」   
　　張無忌身形一側，輕飄飄的讓了開去。空性一抓不中，次抓隨至，這一招來勢更加迅捷剛猛。張無忌斜身又向左側閃避。空性第三抓、第四抓、第五抓呼呼發出，瞬息之間，一個灰袍僧人便似變成了一條灰龍，龍影飛空，龍爪急舞，將張無忌壓制得無處躲閃。猛聽得嗤的一聲響，張無忌橫身飛出，右手衣袖已被空性抓在手中，右臂裸露，現出長長五條血痕，鮮血淋漓而下，少林僧眾喝彩聲中，卻夾雜著一個少女的驚呼。張無忌向驚呼聲來處瞧去，只見小昭神色驚恐，叫道：「張公子，你……你小心了。」張無忌心中一動：「這小姑娘對我倒也真好。」空性一招得手，縱身而起，又撲將過來，威勢非凡。這路抓法快極狠極。張無忌生平從未見過，一時無策抵禦，只得倒退躍開，這一抓便即落空。   
　　空性龍爪手源源而出，張無忌又即縱身後退。兩人面對著面，一個撲擊，一個後躍。空性連抓九下，盡皆落空。兩人始終相距兩尺有餘，雖然空性連續急攻，張無忌未有還手余地，但兩人輕功上的造詣，卻極明顯的分了高下。空性飛步上前，張無忌卻是倒退後躍，其間難易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，空性始終趕他不上，腳下自早已輸得一敗塗地。張無忌只須轉過身來奔出數步，立即便將他遙遙拋落在後了。其實張無忌不須轉身，縱然倒退，也能擺脫對方的攻擊，他所以一直和空性不接不離，始終相距在二三尺間，乃在察看他龍爪手招數中的秘奧，看到第三十七招時，只見他左手疾撲面前，使的又是第八招「拿雲式」。他第三十八招雙手自上而下同抓，方位雖變，姿式卻和第十二招「搶珠式」相同。這些招式的名稱，張無忌自是一無所知，但出手姿式，卻每一招都看得分明，記得清楚。   
　　原來那龍爪手只有三十六招，要旨端在凌厲狠辣，不求變化繁多。空性中年之時曾數逢大敵，但只要使出這龍爪手來，無不立佔上風，總是在十二招以前便即取勝，自第十三招起，只是自己平時練習，從未在臨敵時用過，這一次直使到第三十六招，仍未能制服敵人，那是生平從所未有之事。到第三十七招時。已迫得變化前招，尋思：「這小子不過輕功高明，身形靈便，一味東躲西閃而已，倘若當真拆招，未必擋得了我十二招龍爪手。」張無忌這時卻已看全了龍爪手三十六式抓法，其本身雖無破綻可尋，但乾坤大挪移法卻能在對方任何拳招中造成破綻，只是心下躊躇：「此刻我便要取他性命，亦已不難，但少林派威名赫赫，這位空性大師又是少林寺的三大耆宿之一，我若在天下英雄之前將他打敗，少林派顏面何存？可是要不動聲色的叫他知難而退，這人武功比崆峒諸老高明得太多，我可無法辦到。」正感為難之際，忽聽空性喝道：「小子，你這是逃命，可不是比武！」張無忌道：「要比武……」空性乘他開口說話而真氣不純之際，呼呼兩招攻出。張無忌縱身飄開，口中說話繼續接了下去：「……也成，要是我贏得大師，那便如何？」這幾句話中間語氣沒半分停頓，若是閉眼聽來，便跟心平氣和的坐著說話一般無異，決不信他在說這三句話之間，已連續閃避了空性的五招快速進攻。空性道：「你輕功固是極佳，但要在拳腳上贏得我，卻也休想。」張無忌道：「過招比武，誰又能逆料勝敗？晚輩比大師年輕得多，武藝雖低，氣力上可佔了便宜。」空性厲聲道：「要是我在拳腳之上輸了給你，你要殺便殺，要剮便剮。」張無忌道：「這個可不敢當！晚輩輸了，自然聽憑大師處分，不敢有半句異言。但若僥倖勝得一招半式，便請少林派退下光明頂。」空性道：「少林派之事，由我師兄作主，我只管得自己。我不信這龍爪手拾奪不了你這小子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心念一動，已有了主意，說道：「少林派龍爪手三十六招沒半分破綻，乃天下擒拿法中的無上絕藝，只不過大師練得還有一點兒不大對。」空性怒道：「好罷！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龍爪手，我立即回少林寺，終身不出寺門一步！」張無忌道：「那也不必！」兩人如此對答之際，四周眾人彩聲如雷，越來越是響亮。原來兩人口中說話，手腳身法卻絲毫不停，只有愈鬥愈快，但說話的語調和平時一模一樣，絕無半點停頓氣促。當空性說「你輕功固是絕佳」這句話時，呼呼連出兩招，說「但要在拳腳上贏得我」那句話時，左手五指急抓而下，說到「卻也休想」時，語音威猛，雙手顫動，疾拿三招。兩人邊鬥邊說，旁觀眾人的喝彩聲始終掩蓋不了二人的語音。張無忌最後說到「那也不必」時，陡然間身形拔起，在空中急速盤旋，連轉四個圈子，愈轉愈高，又是一個轉折，輕輕巧巧的落在數丈之外。眾人只瞧得神眩目馳，若非今日親眼目睹，決不信世間竟能有這般輕功。青翼蝠王韋一笑自負輕功舉世莫及，這時也不禁駭然歎服。張無忌身子落地，空性也已搶到他的身前，卻不乘虛追擊，大聲道：「咱們這就比了嗎？」張無忌道：「好，大師請發招。」空性道：「你還是不住倒退麼？」張無忌微微笑道：「晚輩若再倒退半步，便算輸了。」   
　　明教中楊逍、冷謙、周顛、說不得諸人，天鷹教的殷天正、殷野王、李天垣諸人身子難動，眼睛耳朵卻一無所礙，聽得他如此說法，都是暗吃一驚。他們個個見多識廣，眼見空性僧的龍爪手威猛無儔，便要接他一招，也極不易，張無忌武功雖然了得，但就算能勝，總也得在百餘招之後，攻守趨避，如何能不退半步？均覺這句話說得未免過於托大。只聽空性道：「那也不必！贏要贏得公平，輸也要輸得心服。」一言甫畢，喝道：「接招！」左手虛探，右手挾著一股勁風，直拿張無忌左肩「缺盆穴」，正是一招「拿雲式」。張無忌見他左手微動，便已知他要使此招，當下也是左手虛探，右手直拿對方「缺盆穴」。兩人所使招式一模一樣，竟無半點分別，但張無忌後發先至，卻在一剎那的相差之間佔了先著。空性的手指離他肩頭尚有兩寸，張無忌五根手指已抓到了空性的「缺盆穴」上。空性只覺穴道上一麻，右手力道全失。張無忌手指卻不使勁，隨即縮回。空性一呆，雙手齊出，使一招「搶珠式」，拿向張無忌左右太陽穴。張無忌仍是後發先至，兩手探出，又是搶先一步，拿到了空性的雙太陽穴。這太陽穴何等重要，在內家高手比武之際，觸手立斃，無挽救的餘地。但張無忌手指在他雙太陽穴上輕輕一拂，便即圈轉，變為龍爪手中的第十七招「撈月式」，虛拿空性後腦「風府穴」。   
　　空性被他拂中雙太陽穴時已是一呆，待見他使出「撈月式」，更是驚訝之極，立即向後躍開半丈，喝道：「你……你怎地偷學到我少林派的龍爪手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微笑道：「天下武學殊途同歸，強分派別，乃是人為，這路龍爪手的擒拿功夫也未必是貴派所獨有。」心中卻也暗暗佩服：「這龍爪手如此厲害，必是經少林派數百年來千錘百煉，實已可說是不敗的武功，我若非也以龍爪手與他對攻，要以別的拳法取勝，確也當真十分艱難。何況我所學過的拳法掌法，比之少林派中的二三流人物尚且不如，怎及得上這位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大師？」   
　　空性低頭沉思，一時想不通其中道理，說到這龍爪手上的造詣。便是師兄空聞、空智，甚至當年空見師兄，也均及自己不上，何以這少年接連兩招，都能後發先至，而且出招的手法勁力、方向部位，更是穩迅兼備，便如有數十年苦練之功一般？他呆呆不語，廣場上千餘人的目光一齊凝注在他臉上。適才兩人動手過招，倏忽兩下，便即分開，除了第一流高手之外，餘人都沒瞧出誰勝誰敗，只是眼見張無忌行若無事，空性卻皺起眉頭苦苦思索，顯然優劣已判。   
　　空性突然間大喝一聲，縱身而上，雙手猶如狂風驟雨，「捕風式」、「捉影式」、「撫琴式」、「鼓瑟式」、「批亢式」、「\*，疾攻而至。張無忌神定氣閒，依式而為，捕風捉影、撫琴鼓瑟、批亢\*接連八招，招招後發而先至。   
　　空性神僧這八式連環的龍爪手綿綿不絕，便如是一招中的八個變化一般，快捷無比，哪知他快張無忌更快，每一招都佔了先手。空性每出一招，便被逼得倒退一步，退到第七步時，「抱殘式」和「守缺式」穩凝如山般使將出來。這兩式是龍爪手中最後第三十五、三十六式的招數，一瞥之下，似乎其中破綻百出，施招者手忙腳亂，竭力招架，其實這兩招似守實攻，大巧若拙，每一處破綻中都隱伏著厲害無比的陷阱。龍爪手本來走的是剛猛路子，但到了最後兩式時，剛猛中暗藏陰柔，已到了返璞還真、爐火純青的境界。張無忌一聲清嘯，踏步而上，抱殘守缺兩招虛式一帶，突然化作一招「拿雲式」，中宮直攻而入。   
　　空性大喜，暗想：「終於你著了我道兒。」眼見他一條右臂已陷入重圍，再也不能全身而退，當下雙掌回擊，陡然圈轉，呼的一響，往他臂彎上擊了下去。空性是有道高僧，見這少年精通少林武藝，生怕他和本門確有淵源，何況先前數招中他明明已抓到自己重穴，都是有意縮手相讓，因此這一招便也沒下殺手，只求將他右臂震斷便算。豈知雙掌掌緣剛和他右臂相觸，突覺一股柔和而厚重的勁力從他臂上發出，擋住了自己雙掌下擊。便在此時，張無忌右手五指也已虛按在空性胸口「膻中穴」的週遭。   
　　在這一瞬之間，空性心中登時萬念俱灰，只覺數十年來苦練武功、稱雄江湖，全成一場幻夢，點了點頭，緩緩說道：「曾施主比老衲高明得多了。」左手抓住右手的五根手指，一施勁力，正要將之折斷，突覺左腕上一麻，勁道全然使不出來，正是張無忌的手指在他手腕穴道上輕輕拂過。只聽他朗聲說道：「晚輩以少林派的龍爪手勝了大師，於少林威名有何妨礙？晚輩若非以少林絕藝和大師對敵，天下再無第二門功夫，能佔得大師半點上風。」   
　　空性在一時憤激之中，原想自斷五指，終身不言武功，聽他如此說，但覺對方言語行事，處處對本門十分回護，若非如此，少林派千百年來的威名，可說在自己手中損折殆盡，自己豈非成了少林一派的大罪人？言念及此，不由得對他大是感激，眼中淚光瑩瑩，合十說道：「曾施主仁義過人，老衲既感且佩。」張無忌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晚輩犯上不敬，還須請大師恕罪。」空性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這龍爪手到了曾施主手中，竟然能有如此威力，老衲以前做夢也料想不到，日後有暇，還望駕臨敝寺，老衲要一盡地主之誼，多多請教。」本來武林中人說到「請教」兩字，往往含有挑戰之義，但空性語意誠懇，確是佩服對方武術，自愧不如，有意求教。   
　　張無忌忙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，晚輩年幼淺學，深盼他日得有機緣求大師指點。」他這幾句話發自肺腑，也是說得懇切之極。   
　　空性在少林派中身份極是崇高，雖因生性純樸，全無治事之才，在寺中不任重要職司，但人品武功，素為僧眾推服。少林派中自在智以下見他如此，既覺氣沮，對張無忌顧全本派顏面也是暗暗感激，都覺今日之事，本門是決計不能再出手向他索戰的了。空智大師是這次六大派圍攻明教的首領，眼見情勢如此，心中十分尷尬，魔教覆滅在即，卻給這一個無名少年插手阻撓，倘若便此收手，豈不被天下豪傑笑掉了牙齒？一時拿不定主意，斜眼向華山派的掌門人神機子鮮於通使了個眼色。鮮於通足智多謀，是這次圍攻明教的軍師，見空智大師使眼色向自己求救，當即折扇輕揮，緩步而出。張無忌見來者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文士，眉目清秀，俊雅瀟灑，心中先存了三分好感，拱手道：「請了，不知這位前輩有何見教。」鮮於通尚未回答，殷天正道：「這是華山派掌門鮮於通，武功平常，鬼計多端。」張無忌一聽到鮮於通之名，暗想：「這名字好熟，甚麼時候聽見過啊？」只見鮮於通走到身前一丈開外，立定腳步，拱手說道：「曾少俠請了！」張無忌還禮道：「鮮於掌門請了。」   
　　鮮於通道：「曾少俠神功蓋世，連敗崆峒諸老，甚且少林神僧亦甘拜下風，在下佩服之至。不知是哪一位前輩高人門下，調教出這等近世罕見的少年英俠出來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一直在思索甚麼時候聽人說起過他的姓名，對他的問話沒有置答。   
　　鮮於通仰天打個哈哈，朗聲說道：「不知曾少俠何以對自己的師承來歷，也有這等難言之隱？古人言道：『見賢思齊，見不賢……』」張無忌聽到「見賢思齊」四字，猛地裡想起「見死不救」來，登時記起，五年前在蝴蝶谷中之時，胡青牛曾對他言道：華山派的鮮於通害死了他妹子。當時張無忌小小的心靈之中曾想：「這鮮於通如此可惡，日後倘若不遭報應，老天爺哪裡還算有眼？」一凝神之際，將胡青牛的說話清清楚楚的記了起來：「一個少年在苗疆中了金蠶蠱毒，原本非死不可，我三日三夜不睡，耗盡心血救治了他，和他義結金蘭，情同手足，哪知後來他卻害死了我的親妹子……唉，我那苦命的妹子……我兄妹倆自幼父母見背，相依為命。」胡青牛說這番話時，那滿臉皺紋、淚光瑩瑩的哀傷情狀，曾令張無忌心中大是難過。胡青牛又說，後來曾數次找他報仇，只因華山派人多勢眾，鮮於通又狡猾多智，胡青牛反而險些命喪他手。他想到此處，雙眉一挺，兩眼神光炯炯，向鮮於通直射過去，又想起鮮於通曾有個弟子薛公遠，被金花婆婆打傷後自己救了他的性命，哪知後來反而要將自己煮來吃了，這兩師徒恩將仇報，均是卑鄙無恥的奸惡之徒，薛公遠已死，眼前這鮮於通卻非好好懲戒一番不可，當下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又沒在苗疆中過非死不可的劇毒，又沒害死過我金蘭之交的妹子，哪有甚麼難言之隱？」   
　　鮮於通聽了這句話，不由得全身一顫，背上冷汗直冒。當年他得胡青牛救治性命後，和胡青牛之妹胡青羊相戀。胡青羊以身相許，竟致懷孕，哪知鮮於通後來貪圖華山派掌門之位，棄了胡青羊不理，和當時華山派掌門的獨生愛女成親。胡青羊羞憤自盡，造成一屍兩命的慘事。這件事鮮於通一直遮掩得密不通風，不料事隔十餘年，突然被這少年當眾揭了出來，如何不令他驚惶失措？當下便起毒念：「這少年不知如何，竟會得知我的陰私，非下辣手立即除了不可，決不能容他多活一時三刻，否則給他張揚開來，那還了得？」霎時之間鎮定如恆，說道：「曾少俠既不肯見告師承，在下便領教曾少俠的高招。咱們點到即止，還盼手下留情。」說著右掌斜立，左掌便向張無忌肩頭劈了下來，朗聲道：「曾少俠請！」竟不讓張無忌再有說話的機會。張無忌知他心意，隨手舉掌輕輕一格，說道：「華山派的武藝高明得很，領不領教，都是一般。倒是鮮於掌門恩將仇報、忘恩負義的功夫，卻是人所不及……」   
　　鮮於通不讓他說下去，立即撲上貼身疾攻，使的是華山派絕技之一的七十二路「鷹蛇生死搏」。他收攏折扇，握在右手，露出鑄作蛇頭之形的尖利扇柄，左手使的則是鷹抓功路子；右手蛇頭點打刺戳，左手則是擒拿扭勾，雙手招數截然不同。這路「鷹蛇生死搏」乃華山派已傳之百餘年的絕技，鷹蛇雙式齊施，蒼鷹矯矢之姿，毒蛇靈動之勢，於一式中同時現出，迅捷狠辣，兼而有之。   
　　可是力分則弱，這路武功用以對付常人，原能使人左支右絀，顧得東來顧不得西，張無忌只接得數招，便知對方招數雖精，勁力不足，比之空性神僧可差得遠了，當下隨手拆接，說道：「鮮於掌門，在下有一件不明之事請教，你當年身中劇毒，已是九死一生。人家拚著三日三夜不睡，竭盡心力的給你治好了，又和你義結金蘭、待你情若兄弟。為甚麼你如此狠心，反而去害死了他的妹子？」   
　　鮮於通無言可答，張口罵道：「胡……」他本想罵：「胡說八道」，跟對方強辯。他素以言辭便給、口齒伶俐著稱武林，耳聽得張無忌在揭自己的瘡疤，使想捏造一番言語，不但遮掩自己的失德，反而誣陷對方，待張無忌憤怒分神，便可乘機暗下毒手，眼見到張無忌勝過空性神僧的身手，自己上場之前就沒盼能在武功上勝過了他。   
　　哪知剛說了一個「胡」字，突然間一股沉重之極的掌力壓將過來，逼在他的胸口，鮮於通喉頭氣息一沉，下面那「……說八道」三個字便嚥回了肚中，霎時之間，只覺肺中的氣息便要被對方掌力擠逼出來，急忙潛運內功。苦苦撐持，耳中卻清清楚楚的聽得張無忌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你倒記得是姓『胡』的，為甚麼說了個『胡』字，便不往下說呢？胡家小姐給你害得好慘，這些年來。你難道不感內疚麼？」鮮於通窒悶難當，呼吸便要斷絕，急急連攻三招。張無忌掌力一鬆，鮮於通只感胸口輕了，忙吸了口長氣，喝道：「你……」但只說了個「你」字，對方掌力又逼到胸前，話聲立斷。張無忌道：「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，是就是，非就非，為甚麼支支吾吾、吞吞吐吐？蝶谷醫仙胡青牛先生當年救了你的性命，是不是？他的親妹子是給你親手害死的。是不是？」他不知胡青牛之妹子如何被害，無法說得更加明白，但鮮於通卻以為自己一切所作所為，對方已全都瞭然於胸，又苦於言語無法出口，臉色更加白了。   
　　旁觀眾人素知鮮於通口若懸河，最擅雄辯，此刻見他臉有愧色，在對方嚴詞詰責之下竟然無言以對，對張無忌的說話不由得不信。張無忌以絕頂神功壓迫他的呼吸，除了鮮於通自己啞子吃黃連、有苦說不出之外，旁人但見張無忌雙拳揮舞，拆解鮮於通的攻勢，偶爾則反擊數掌，縱是各派一流高手，也瞧不破其中的秘奧。華山派中的諸名宿、門人眼見掌門人如此當眾出醜，被一個少年罵得狗血淋頭，卻無一句辯解，人人均感羞愧無地。另有一干人知道鮮於通詭計多端，卻以為他暫且隱忍，稍停便有極厲害的報復之計。只聽張無忌又大聲斥道：「咱們武林中人，講究有恩報恩、有怨報怨，那蝶谷醫仙是明教中人，你身受明教的大恩，今日反而率領門人，前來攻擊明教。人家救你性命，你反而害死他的親人，如此禽獸不如之人，虧你也有臉面來做一派的掌門！」他罵得痛快淋漓，心想胡先生今日若是在此，親耳聽到我為他伸怨雪恨，當可一吐心中的積憤，眼下罵也罵得夠了，今日不能傷他的性命，日後再找他算帳，當下掌力一收，說道：「你既自知羞愧，那便暫且寄下你頸上的人頭。」鮮於通突然間呼吸暢爽，喝道：「小賊，一派胡言！」折扇柄向著張無忌面門一點，立即向旁躍開。張無忌鼻中突然聞到一陣甜香，登時頭腦昏眩，腳下幾個踉蹌，但覺天旋地轉，眼前金星亂舞……鮮於通喝道：「小賊，教你知道我華山絕藝『鷹蛇生死搏』的厲害！」說著縱身上前，左手五指向張無忌右腋下的「淵腋穴」上抓了下去。他只道這一把抓落，張無忌已絕無反抗之能，哪知著手之處，便如抓到了一張滑溜溜的大魚皮，竟使不出半點勁道。   
　　但聽得華山派門人弟子彩聲雷動：「鷹蛇生死搏今日名揚天下！」「華山鮮於掌門神技驚人！」「教你這小賊見識見識貨真價實的武功！」張無忌微微一笑，一口氣向鮮於通鼻間吹了過去。鮮於通陡然聞到一股甜香，頭腦立時昏暈，這一下當真是嚇得魂飛魄散，張口待欲呼喚。張無忌左手在他雙腳膝彎中一拂。鮮於通立足不定，撲地跪倒，伏在張無忌面前，便似磕拜求饒一般。這一下變故人人大出意料之外，眼見張無忌已然身受重傷，搖搖欲倒，哪知一剎那間，變成鮮於通跪在他的面前，難道他當真有妖法不成？張無忌彎下腰去，從鮮於通手中取過折扇，朗聲說道：「華山派自負名門正派，真料不到居然還有一手放蠱下毒的絕藝，各位請看！」說著輕輕一揮，打開折扇，只見扇上一面繪的是華山絕峰，千仞疊秀，翻將過來，另一面寫著郭璞的六句「太華贊」：「華岳靈峻，削成四方。愛有神女，是挹玉漿。其誰游之？龍駕雲裳。」張無忌折攏扇子，說道：「誰知道這把風雅的扇子之中，竟藏著一個卑鄙陰毒的機關。」說著走到一棵花樹之前，以扇柄對著鮮花揮了幾下，片刻之間，花瓣紛紛萎謝，樹葉也漸轉淡黃。   
　　眾人無不駭然，均想：「鮮於通在這把扇中藏的不知是甚麼毒藥，竟這等厲害？」只聽得鮮於通伏在地下，猶如殺豬般的慘叫，聲音淒厲，撼人心弦，「啊……啊……」的一聲聲長呼，猶如有人以利刃在一刀刀刺到他身上。本來以他這等武學高強之士，便真有利刃加身，也能強忍痛楚，決不致當眾如此大失身份的呼痛。他每呼一聲，便是削了華山派眾人的一層面皮。只聽他呼叫幾聲，大聲道：「快……快殺了我……快打死我罷……」張無忌道：「我倒有法子給你醫治，只不知你扇中所藏的是何毒物。不明毒源，那就難以解救了。」   
　　鮮於通叫道：「這……這是金蠶……金蠶蠱毒……快……快打死我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   
　　眾人聽到「金蠶蠱毒」四字，年輕的不知厲害，倒也罷了，各派耆宿卻盡皆變色，有些正直之士已大聲斥責起來。原來這「金蠶蠱毒」乃天下毒物之最，無形無色，中毒者有如千萬條蠶蟲同時在週身咬嚙，痛楚難當，無可形容。武林中人說及時無不切齒痛恨。這蠱毒無跡象可尋，憑你神功無敵，也能被一個不會半點武功的婦女兒童下了毒手，只是其物難得，各人均只聽到過它的毒名，此刻才親眼見到鮮於通身受其毒的慘狀。張無忌又問：「你將金蠶蠱毒藏在折扇之中，怎會害到了自己？」鮮於通道：「快……殺了我……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伸手在自己身上亂抓亂擊，滿地翻滾。張無忌道：「你將扇中的金蠶蠱毒放出來害我，卻被我用內力逼了回來，你還有甚麼話說？」   
　　鮮於通尖聲大叫：「是我自己作孽……我自作孽……」伸出雙手扼在自己咽喉之中。想要自盡。但中了這金蠶蠱毒之後，全身已無半點力氣，拚命將額頭在地下碰撞，也是連面皮也撞不破半點。這毒物令中毒者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偏偏又神智清楚，身上每一處的痛楚加倍清楚的感到，比之中者立斃的毒藥，其可畏可怖，不可同日而語。當年鮮於通在苗疆對一個苗家女子始亂終棄，那女子便在他身上下了金蠶蠱毒。但仍盼他回心轉意，下的份量不重，以便解救。鮮於通中毒後當即逃出，他也真工於心計，逃出之時，竟偷了那苗家女子的兩對金蠶，但逃出不久便即癱倒。恰好胡青牛正在苗疆採藥，將他救活。鮮於通此後依法飼養金蠶，製成毒粉，藏在扇柄之中。扇柄上裝有機括，一加撳按，再以內力逼出，便能傷人於無形。他適才一動手便即受制，內力使發不出，直到張無忌撒手相讓，他立即使出一招「鷹揚蛇竄」，扇柄虛指，射出蠱毒。   
　　幸得張無忌內力深厚無比，臨危之際屏息凝氣，反將毒氣噴回，只要他內力稍差，那麼眼前在地下輾轉呼號之人，便不是鮮於通而是他了。他熟讀王難姑的「毒經」，深知這金蠶蠱毒的厲害，暗中早已將一口真氣運遍週身，察覺絕無異狀，這才放心，眼前鮮於通如此痛苦，不禁起了惻隱之心，但想：「救是可以相救，卻要他親口吐露自己當年的惡行。」朗聲道：「這金蠶蠱毒救治之法，我倒也懂得，只是我問你甚麼，你須老實回答，若有半句虛言，我便撒手不理，任由你受罪七日七夜，到那時肉腐見骨，滋味可不好受。」   
　　鮮於通身上雖痛，神志卻極清醒，暗想：「當年那苗家女子在我身上下了此毒之後，也說要我苦受折磨七日七夜之後，這才肉腐見骨而死，怎地這小子說得一點不錯？」可是仍不信他會有蝶谷醫仙胡青牛的神技，能解此劇毒，說道：「你……救不了我的……」張無忌微微一笑，倒過折扇，在他腰眼中點了一點，說道：「在此處開孔，傾入藥物後縫好，便能驅走蠱毒。」鮮於通忙不迭的道：「是，是！一點兒也……也……不錯。」張無忌道：「那麼你說罷，你一生之中，做過甚麼虧心事。」鮮於通道：「沒……沒有……」張無忌雙手一拱道：「請了！你在這兒躺七天七夜罷。」鮮於通忙道：「我……我說……」可是要當眾述說自己的虧心事，究是大大的為難，他囁嚅半晌，終於不說。突然之間，華山派中兩聲清嘯，同時躍出二人，一高一矮，年紀均已五旬有餘，手中長刀閃耀，縱身來到張無忌身前。那身矮老者尖聲說道：「姓曾的，我華山派可殺不可辱，你如此對付我們鮮於掌門，非英雄好漢所為。」張無忌抱拳說道：「兩位尊姓大名？」那矮小老者怒道：「諒你也不配問我師兄弟的名號。」俯下身來，左手便去抱鮮於通。張無忌拍出一掌，將他逼退一步，冷冷的道：「他週身是毒，只須沾上一點，便和他一般無異，閣下還是小心些罷！」那矮小老者一怔，只嚇得全身皆顫，卻聽鮮於通叫道：「快救我……快救我……白垣白師哥，是我用這金蠶蠱毒害死的，此外再也沒有了，再也沒虧心事了。」   
　　他此言一出，那高矮二老以及華山派眾人一齊大驚。矮老者問道：「白垣是你害死的？此言可真？你怎說他死於明教之手？」鮮於通叫道：「白……白師哥……求求你，饒了我……」他一面慘叫，一面不住的磕頭求告，叫道：「白師哥……你死得很慘，可是誰叫你當時那麼狠狠逼我……你要說出胡家小姐的事來，師父決不能饒我，我……我只好殺了你滅口啊。白師哥……你放了我……你饒了我……」雙手用力扼迫自己的喉嚨，又道：「我害了你，只好嫁禍於明教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給你燒了多少紙錢，又給你做了多少法事，你怎麼還來索我的命？你的妻兒老小，我也一直給你照顧……他們衣食無缺啊。」此刻日光普照，廣場上到處是人，但鮮於通這幾句哀求之言說得陰風慘慘，令人不寒而慄，似乎白垣的鬼魂真的到了身前一般。華山派中識得白垣的，更是驚懼。張無忌聽他如此說，卻也大出意料之外，本來只要他自承以怨報德、害死胡青牛之妹，哪知他反而招供害死了自己的師兄。卻不知胡青羊雖是因他而死，畢竟是她自盡，鮮於通薄倖寡德，心中一直也未覺如何慚愧，白垣卻是他親手加害。當時白垣身中金蠶蠱毒後輾轉翻滾的慘狀，今日他一一身受，腦海中想到的只是「白垣」兩字，又驚又痛之下，便像見到白垣的鬼魂前來索命。   
　　張無忌也不知那白垣是甚麼人，但聽了鮮於通的口氣，知他將暗害白垣的罪行推在明教的頭上，華山派所以參與光明頂之役，多半由此而起，朗聲說道：「華山派各位聽了，白垣白師父並非明教所害，各位可錯怪了旁人。」   
　　那高大老者突然舉刀，疾往鮮於通頭上劈落。張無忌折扇伸出，在他刀上一點，鋼刀蕩開，拍的一下，掉在地下，直插入土裡一尺有餘。那高老者怒道：「此人是本派叛徒，我們自己清理門戶，你何必插手干預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我已答應治好他身上蠱毒，說過的話可不能不算。貴派門戶紛爭，盡可待回歸華山之後，慢慢清理不遲。」   
　　那矮老者道：「師弟，此人之言不錯。」飛起一腳，踢在鮮於通背心「大椎穴」上，這一腳既踢中了他穴道，又將他踢得飛了起來，直摜出去，拍撻一聲，摔在華山派眾人面前。鮮於通穴道上受踢，雖然全身痛楚不減，卻已叫喊不出聲音，只是在地下掙扎扭動。他自有親信的門人弟子，但均怕沾到他身上劇毒，誰也不敢上前救助。   
　　那矮老者向張無忌道：「我師兄弟是鮮於通這傢伙的師叔，你幫我華山派弄明白了門戶中的一件大事，令我白垣師侄沉冤得雪，謝謝你啦！」說著深深一揖。那高老者跟著也是一揖。張無忌急忙還禮，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矮老者舉刀虛砍一刀，厲聲道：「可是我華山派的名聲，卻也給你這小子當眾毀得不成模樣，我師兄弟跟你拚了這兩條老命！」高老者也道：「我師兄弟跟你拚了這兩條老命。」敢情他身材雖然高大，卻是唯那矮老者馬首是瞻，矮老者說甚麼，他便跟著說甚麼。張無忌道：「華山派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偶爾出一個敗類，不礙貴派威名。武林中不肖之徒，各大門派均在所難免，兩位何必耿耿於懷？」高老者道：「依你說是不礙的？」張無忌道：「不礙的。」高老者道：「師哥，這小子說是不礙的，咱們就算了罷！」他對張無忌頗存怯意，實是不敢和他動手。矮老者厲聲道：「先除外侮，再清門戶。華山派今日若是勝不得這小子，咱們豈能再立足於武林之中？」高老者道：「好！喂，小子，咱們可要兩個打你一個了。你要是覺得不公平，那便乘早認輸了事。」矮老者眉頭一皺，喝道：「師弟，你……」張無忌接口道：「兩個打我一個，那再好也沒有了，倘若你們輸了，可不能再跟明教為難。」高老者大喜，大聲道：「咱們兩個打你一個，那你決計活不了。我師兄弟有一套兩儀刀法，變化莫測，聯刀攻敵，萬夫莫當。我就只擔心你定要單打獨鬥，一個對一個。你既肯一個對我們兩個，那是輸定了，說過的話，可不許反悔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我決不反悔便是，老前輩刀下留情。」高老者道：「我刀下是決不容情的。我們這路兩儀刀法一施展，越來越凌厲，那可沒甚麼客氣。我瞧你這小子人也不壞，砍死了你，倒怪可憐的……」矮老者怒喝：「師弟，少說一句成不成？」高老者道：」少說一句，當然可以。不過我是先行提醒他，叫他留神，咱師兄弟這套兩儀刀法，乃是反兩儀，式式不依常規……」矮老者厲聲喝道：「住口！」轉頭向張無忌道：「請接招！」揮刀便砍了過去。張無忌舉起鮮於通那柄折扇，按在他刀背上一引。高老者大聲叫道：「喂，喂！不成，不成！這個樣子，咱們寧可不比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怎麼？」高老者道：「這把扇子中有毒，不小心濺了開來，可不是玩的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不錯，這種劇毒之物，留在世上只有害人。」右手食中兩根手指挾住扇柄，往下一擲，那扇子嗤的一聲，直沒入土中，地下僅餘一個小孔。這一手神功，廣場之上再無第二人能辦得到，眾人忍不住都大聲喝起彩來。高老者將單刀挾在腋下，雙手用力鼓掌，說道：「你快去取一件兵刃來罷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本來不願當眾炫耀，不過今日局面大異尋常，若不顯示神功，藝壓當場，要想六大派人眾就此罷手，回歸中原，那可是千難萬難，便道：「前輩看我用甚麼兵刃的好？」高老者伸出手去，在他肩頭拍了兩拍，笑道：「你這娃兒倒也有趣，你愛用甚麼兵刃，居然問起我來了。」張無忌知他這麼拍幾下不過是老人家喜歡少年人的表示，並無惡意。但旁觀眾人卻都吃了一驚，心想兩人對敵過招，一個人隨隨便便的伸手去拍敵手肩膀，對方居然並不閃避，倘若那高老者手上使勁，或是乘機拍中他的穴道，豈非不用比武，便分勝敗？卻不知張無忌有神功護身，高老者倘若忽施暗算，也決計傷他不到。高老者笑道：「我叫你用甚麼兵刃，你便聽我的話麼？」張無忌微笑道：「可以。」高老者笑道：「你這娃兒武藝很好，十八般兵刃，想是件件皆能的了。要你空手和我們兩個老人家過招，又說不過去。」張無忌笑道：「空手也不妨的。」高老者遊目四周，想要找一件最不稱手的兵刃給他，突然看到廣場左角放著幾塊大石，便道：「我讓你也佔些便宜，用件極沉重的兵刃。」說著向著幾塊大石一指，呵呵大笑。這些大石每塊總有二三百斤，力氣小些的連搬也搬不動，何況長期來給人當作凳坐，四周光溜溜的，無可著手之處，怎能作為兵刃？高老者原意是出個難題，開開玩笑，最好對方給擠兌住了，知難而退，比武之事就此作罷。不料張無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件兵刃倒也別緻，老前輩是考我的功夫來著。」說著走到石塊之前，左手伸出，抄起一塊大石，托在手裡，說道：「兩位請！」話聲甫畢，連身帶石一躍而起，縱到了兩個老者的身前。眾人只瞧得張大了口，連喝彩也忘記了。高老者伸手猛拉鬍子，叫道：「這……這個可是奇哉怪也！」矮老者知道今日實是遇上了生平從所未遇的大敵，當下穩步凝氣，注視對手，說道：「有僭了！」青光閃動，身隨刀進，直攻張無忌右臂。高老者道：「師哥，真打嗎？」矮老者道：「還有假的？」鋼刀兜了半個圈子，方向突變，斜劈張無忌肩頭。張無忌旁退讓開，只見斜刺裡青光閃耀，高老者揮刀砍來。張無忌喝道：「來得好！」橫過石頭一擋，噹的一聲響，這一刀砍在石上，火花四濺，石屑紛飛。張無忌舉起大石，順勢推了過去。高老者叫道：「啊喲，這是『順水推舟』，你使大石頭也有招數麼？」矮老者大聲喝道：「師弟，『混沌一破』！」揮刀從背後反劃了個弧形，彎彎曲曲的斬向張無忌。高老者接口道：「太乙生萌，兩儀合德……」矮老者接口道：「日月晦明。」兩人口中呼喝，刀招源源不絕的遞出。張無忌施展九陽神功，將大石托在手裡運轉如意。高矮二老使開了反兩儀刀法，刀刀狠辣，招招沉猛，但張無忌手中這塊石頭實在太大，只須稍加轉側，便盡數擋住了二老砍劈過來的招數。高老者大叫：「你兵刃上佔的便宜太多，這般打法實在不公平。」張無忌笑道：「那麼不用這笨重兵器也成。」突然將大石往空中拋去，二老情不自禁的抬頭一看，豈知便這麼微一疏神，後頸穴道已同時被對手抓住，登時動彈不得。張無忌身子向後彈出，大石已向二老頭頂壓將下來。   
　　眾人失聲驚呼聲中，張無忌縱身上前，左掌揚出，將大石推出丈餘，砰的一聲，落在地下，陷入泥中有幾尺餘。他伸手在二老肩頭輕輕拍了幾下，微笑道：「得罪了！晚輩跟兩位開個玩笑。」他這麼一拍，高矮老者被封的穴道登時解了。矮老者臉如死灰，歎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高老者卻搖頭道：「這個不算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怎麼不算？」高老者道：「你不過力氣大，搬得起大石頭，可不是在招數上勝了我哥兒倆。」張無忌道：「那麼咱們再比。」高老者道：「再比也可以，不過得想個新鮮法兒才成，否則淨給你佔便宜，我們輸了也不心服，你說是不是？」張無忌點頭道：「是！」   
　　小昭一直注視著場中的比拚，這時伸手刮著臉皮，叫道：「羞啊，羞啊！鬍子一大把，自己老佔便宜，反說吃虧。」她手指上下移動，手腕上的鐵鏈便叮噹作響，清脆動聽。高老者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常言說得好：吃虧就是便宜。我老人家吃過的鹽，還多過你吃的米。我走過的橋，長過你走的路。小丫頭嘰嘰喳喳甚麼？」回頭對張無忌道：「要是你不服，那就不用比了。反正這一回較量你沒有輸，我們也沒贏，雙方扯了個直。再過三十年，大家再比過也不遲……」矮老者聽他越說越是胡混，自己師兄弟二人說甚麼也是華山派的耆宿，怎能如此耍賴，當即喝道：「姓曾的，我們認栽了，你要怎般處置，悉聽尊便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兩位請便。在下只不過斗膽調處貴派和明教的過節，實是別無他意。」高老者大聲道：「這可不成！還沒說出新鮮的比武主意，怎麼你就打退堂鼓了？這不是臨陣退縮、望風披靡麼？」矮老者皺眉不語，他知這個師弟雖然說話瘋瘋癲癲，但靠了一張厚臉皮，往往說得對方頭昏腦脹，就此轉敗為勝。今日在天下眾英雄之前施此伎倆，原是沒甚麼光彩，然而如果竟因此而勝得張無忌，至少功過可以相抵。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依前輩之意，該當如何？」高老者道：「咱們華山派這套『反兩儀刀法』的絕藝神功，你是嘗過味道了。想來你還不知崑崙派有一套『正兩儀劍法』，變化之精奇奧妙，和華山派的刀法可說是一時瑜亮，各擅勝場。倘若刀劍合璧，兩儀化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陰陽相調，水火互濟，唉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不住搖頭，緩緩歎道：「威力太強，威力太強！你是不敢抵擋的了！」張無忌轉頭向著崑崙派，說道：「崑崙派哪位高人肯出來賜教？」高老者搶著道：「崑崙派中除了鐵琴先生夫婦，常人也不配和我師兄弟聯手。就不知何掌門有這膽量沒有？」眾人都是一樂：「這老兒說他傻，卻不傻，他要激得崑崙派兩大高手下場相助。」何太沖和班淑嫻對望了一眼，都不知這高矮二老是甚麼人，他們是掌門人鮮於通的師叔，班輩甚高，想必平時少在江湖上行走，自己又僻處西域，是以不識。夫妻二人均想：「這兩個老兒鬥不過那姓曾的少年，便想拉我們趕這淌渾水。一起勝了，他們臉上也有光彩。」只聽那高老者道：「崑崙派何氏夫婦不敢和你動手，那也難怪。他們的正兩儀劍法雖然還不錯，但失之呆滯，比起華山派的反兩儀刀法來，本來稍遜一籌兩籌。」班淑嫻大怒，縱身入場，指著高老者道：「閣下尊姓大名？」高老者道：「我也姓何，何夫人請了。」這兩句話顯是撿了個現成便宜。旁邊許多人都笑了出來。   
　　班淑嫻是崑崙派的「太上掌門」，連何太沖也忌她三分，數十年來在崑崙山下頤指氣使慣了，數百里方圓之內，儼然女王一般，如何能受這等奚落取笑？突然間嗤的一聲響，挺劍直向高老者左肩刺去。這一下拔劍出招的手法迅捷無倫，在一瞬之前，還見她兩手空空，柳眉微豎，一瞬之後，已是長劍在手，劍尖離高老者肩頭不及半尺。高老者一驚之下，回刀橫揮，噹的一響，刀劍相交，在千鈞一髮之際格開了。班淑嫻使的是一招「金針渡劫」，那高老者使的卻是一招「萬劫不復」，一正一反，均是施發了兩儀術數中的極致。莫看那高老者在張無忌手下縛手縛腳，似是功夫平庸，實則他刀法上的造詣確是不同凡響。兩人刀劍相交，各自退開一步，不禁一怔，心中均十分佩服對方這一招的精妙。兩人派別不同，武功大異，生平從未見過面，但一招之下，發覺自己這套武功和對方若合符節，配合得天衣無縫，猶似一個人一生寂寞，突然間遇到了知己般的喜歡。班淑嫻忍不住想：「他華山派的反兩儀刀法果然了得，若和他聯手攻敵，當可發揮天下兵刃招數中的極詣。」跟著又想：「華山派這兩個傢伙不是這少年的對手，我崑崙派跟他動手，也無取勝把握。我們若就此下場，那是崑崙、華山兩派四大高手合戰一個無名少年、未免太失身份，然而這是華山派想出來的主意。」當下回頭向何太沖叫道：「喂，你過來！」何太沖雖對妻命不敢有違，但在眾目睽睽之下，仍要擺足掌門人的架子，「哼」的一聲，緩緩站起。四名小童前導，一捧長劍，一捧鐵琴，另外兩名各持佛塵。五人走到廣場中心，捧劍小童雙手端劍過頂，躬身呈上，何太沖接了，四名小童躬身退下。班淑嫻道：「華山派的反兩儀刀法，招數上倒也不算含糊。」高老者嬉皮笑臉的道：「多蒙讚賞。」班淑嫻橫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咱們四個就拿這小娃兒喂喂招，切磋一下崑崙、華山兩派的武功。」她說著回過頭來，突然「咦」的一聲，瞪著張無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她和張無忌分手不過五年，雖然他在這五年中自孩童成為少年，身材長高了，但面目依稀還是相識。張無忌道：「咱們從前的事，要不要一切都說將出來？我是曾阿牛。」班淑嫻當即明白了他的用意，他不願以真姓名示人，如果自己將他揭破，那麼他夫婦恩將仇報的種種不德情事，他也要當眾宣佈了，當下長劍一舉，說道：「曾少俠武功大進，可喜可賀，還請出手指教。」言下顯然是說，咱們只比武藝，不涉舊事。張無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久仰賢夫妻劍法通神，尚請手下留情。」何太沖說道：「曾少俠用甚麼兵刃？」張無忌一見到他，便想起那對會吸毒的金冠銀冠小蛇。他摔入絕谷後，這對小蛇因無毒物為食，竟致生生餓死，跟著又想起他在武當山上逼死自己父母、逼迫自己和楊不悔吞服毒酒、將自己打得目青鼻腫，一把將自己擲向山石，若不是楊逍正好在旁及時出手相救，自己這時屍骨早朽，還說甚麼做魯仲連、做和事老？自己好心救了他愛妾性命，他卻如此恩將仇報，一再加害。他想到此處，怒氣上衝，心道：「好何太沖，那一天你打得我何等厲害，今日我雖不能要了你的性命，至少也得狠狠打你一頓，出了當日這口惡氣。」只見何太沖夫婦和華山派的高矮二老分站四角，兩刀雙劍在日光下閃爍不定，突然間雙臂一振，身子筆直躍起，在空中輕輕一個轉折，撲向西首一棵梅樹，左手一探，折了一枝梅花下來，這才回身落地。他手持梅花，緩步走入四人之間，高舉梅枝，說道：「在下便以這梅枝當兵刃，領教崑崙、華山兩派的高招。」那梅枝上疏疏落落的生著十來朵梅花，其中半數兀自含苞未放。眾人聽他如此說，都是一驚：「這梅枝一碰即斷，怎能和對方的寶劍利刀較量？」班淑嫻冷笑道：「很好，你是絲毫沒將華山、崑崙兩派的功夫放在眼下了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我曾聽先父言道，當年崑崙派前輩何足道先生，琴劍棋三絕，世稱『崑崙三聖』。只可惜咱們生得太晚，沒能瞻仰前輩的風範，實為憾事。」這幾句話人人都聽得出來，他大讚崑崙派的前輩，卻將眼前的崑崙人物瞧得不堪一擊。猛聽得崑崙派中一人聲如破鑼的大聲喝道：「小賊種，你有多大能耐，竟敢對我師父、師叔無理？」喝聲未畢，一個滿腮虯髯的道人從人叢中竄了出來，挺劍猛向張無忌背心刺去。這道人身法極快，這一劍雖似事先已有警告，但劍招迅捷，實和偷襲殊無分別。張無忌竟不轉身，待劍尖將要觸及背心衣服，左足向後翻出，壓下劍刃，順勢踏落，將長劍踹在地下。那道人用力一抽，竟然紋絲不動。張無忌緩緩回過頭來，看這個道人時，原來是他初回中原、在海船中遇到過的西華子，此人性子暴躁，曾一再對張無忌的母親殷素素口出無禮之言。張無忌心中一酸，說道：「你是西華子道長？」   
　　西華子滿臉脹得通紅，並不答話，只是竭力抽劍。張無忌左腳突然鬆開，腳底跟著在劍刃上一點。西華子沒料到他會陡然松腳，力道用得猛了，一個踉蹌，向後硬跌。憑著他的武功修為，這一下雖然出其不意，但立時便可拿樁站定，不料剛使得個「千斤墜」，猛地裡劍上一股極強的力道傳來，將他身子一推。登時一屁股坐倒，絕無抗禦的餘地，跟著聽得叮叮叮的幾聲清脆響聲，手中長劍寸寸斷絕，掌中抓著的只餘一個劍柄。西華子驚愧難當，他是班淑嫻親傳的弟子，因此叫班淑嫻師父，而叫何太沖為「掌門師叔」，一瞥眼間，只見師父滿臉怒色，心知自己這一下丟了師門極大的臉面，事過之後必受重責，不禁更是惶恐，忙一躍站起，喝道：「小賊種……」張無忌本想就此讓他回去，但聽他罵到「小賊種」三字，那是辱及了父母，手中梅枝在他身上一掠，已運勁點了他胸腹間三處要穴，對高矮二老和何氏夫婦道：「請進招罷！」班淑嫻對西華子低聲喝道：「走開！丟的人還不夠麼？」西華子道：「是！」可是竟不移步。班淑嫻怒道：「我叫你走開，聽見沒有？」西華子道：「是！是！師父，是！」口中十分恭謹，卻仍是不動。班淑嫻怒極，心想這傢伙幹麼不聽起話來了？原來張無忌拂穴的手法快極，班淑嫻眼光雖然敏銳，卻萬萬想不到他的勁力可借柔物而傳，梅枝的輕輕一拂，無殊以判官筆連點穴道，當下伸手在西華子肩頭重重一推，喝道：「站開些，別在這兒丟人現眼！」   
　　西華子道：「是，師父，是！」身子平平向旁移開數尺，手足姿式卻半點沒變，就如是一尊石像被人推了一掌一般。這麼一來，班淑嫻和何太沖才知他已在不知不覺間被張無忌點了穴道，心下暗自駭然。何太沖伸手去西華子腰脅推拿數下，想替他解開穴道。哪知勁力透入，西華子仍是一動不動。張無忌指著倚靠在楊逍身旁的楊不悔道：「這個小姑娘，五年前被你們封了穴道，強灌毒酒，我無法給他解開，今日令徒也是一般。貴我兩派的點穴手法不同，那也不足為異。」眾人聽他這麼說，眼光都射向楊不悔身上，見她現下也不過是個稚齡少女，五年之前自是更加幼小，何太沖夫婦以一派掌門之尊，竟然這般欺負一個小姑娘，實在太失身份。班淑嫻見眾人眼色有異，心想多說舊事有何好處，挺劍便往張無忌眉心挑去。便在同時，何太沖長劍指向張無忌後心，跟著華山派高矮二老的攻勢也即展開。   
　　張無忌身形晃動，從刀劍之間竄了開去，梅枝在何太沖臉上掠過。何太沖斜劍刺他腰脅。張無忌左手食指彈向矮老者的單刀，梅枝掃向何太沖的長劍。何太衝劍身微轉，劍鋒對准梅枝削去，心想你武功再高，木質的樹枝終不能抵擋我劍鋒之一削。哪知張無忌的梅枝跟著微轉，平平的搭在劍刃之上，一股柔和的勁力送出，何太沖的長劍直蕩了開去，當的一響，剛好格開了高老者砍來的一刀。   
　　高老者叫道：「啊哈，何太沖，你倒戈助敵麼？」何太沖臉上微微一紅，不能自認劍招被敵人內勁引開，只說：「胡說八道！」狠狠一劍，疾向張無忌刺去。   
　　何太衝出招攻敵，班淑嫻正好在張無忌的退路上伏好了後著，高矮二老跟著施展反兩儀刀法。兩儀劍法和反兩儀刀法雖然正反有別，但均是從八卦中化出，再回歸八卦，可說是殊途而同歸。數招一過，四人越使越順手，兩刀雙劍配合得嚴密無比。張無忌本也料到他四人聯手，定然極不好鬥，果然正反兩套武功聯在一起之後，陰陽相輔，竟沒絲毫破綻。他數次連遇險招，倘若手中所持是件兵刃，當可運勁震斷對方刀劍，偏生過於托大，只拿了一根梅枝。陡然間矮老者鋼刀著地捲到，張無忌閃身相避，班淑嫻長劍疾彈出來，喝一聲：「著！」刺向張無忌大腿，在他褲腳上劃破了一道口子。張無忌回指點出，何太沖的長劍又已遞到，高矮二老的單刀分取上盤下盤。張無忌一時難以抵敵，靈機一動，滑步搶到了西華子身後。班淑嫻跟上刺出一劍，招數狠毒，勁力之猛，直是欲置張無忌於死地，哪裡是比武較量的行徑？張無忌在西華子身後一縮，班淑嫻這一劍險些刺中徒兒身子，硬生生的斜開，西華子卻已「啊喲」一聲的叫了出來。待得何太沖從左首攻到，張無忌又在西華子身側一避。他一時捉摸不到這兩路正反兩儀武功的要旨，想不出破解之法，只有繞著西華子東轉而閃，暫且將他當作擋避刀劍的盾牌，心中暗叫：「張無忌啊張無忌，你也未免太過小覷了天下英雄。『驕者必敗』這四個字，從今以後可得好好記在心中。焉知世上沒有比乾坤大挪移更厲害的功夫，沒有比九陽神功更渾厚的內勁。該記得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」只聽得四周笑聲大作。西華子猶似泥塑木雕般站在當地，張無忌在他身側鑽來躍去，每當何太沖等四人的刀劍從他身旁相距僅寸的掠過劈過，西華子便大聲「咦！」「啊！」「唉喲！」的叫喊，偏又半點動彈不得，當真是十二分的驚險，十二分的滑稽。班淑嫻怒氣上衝，眼見接連數次均可將張無忌傷於劍下，都是西華子橫擋其間，礙手礙腳，恨不得一劍將他劈為兩段，只是究有師徒之情，下不得手。華山派的高老者叫道：「何夫人，你不下手，我可要下手了。」班淑嫻恨恨的道：「我管得你麼？」高老者揮刀橫掃，逕往西華子腰間砍去。張無忌心想不妙，這一刀若教他砍實了，不但自己少了個擋避兵刃的盾牌，而且西華子為己而死，又生糾紛，當下左手衣袖拂出，一股勁風，將高老者的這一刀蕩了開去。矮老者一聲不響，單刀向張無忌項頸斜劈而下。張無忌閃身讓在右首，矮老者這一刀卻不變方向，疾向西華子肩頭劈下，便似收不住勢，非砍往他身上不可，口中卻叫道：「西華道兄，小心！」他知倘若劈死了西華子，勢須和崑崙派結怨成仇，這時裝作迫於無奈，咎非在己，以後便可推卸罪責。張無忌回身一掌，直拍矮老者的胸膛。矮老者氣息一窒，左掌推出，手中單刀卻仍是劈向西華子，驀地裡雙掌相交，矮老者踉蹌後退，險些跌倒。西華子眼見張無忌兩番出手，相護自己，暗生感激之意，又想：「今日若能逃得性命，決不能和華山派這高矮二賊善罷干休。」何太沖、班淑嫻夫婦見張無忌回護西華子，兩人一般的心意：「這小子多了一層顧慮，那就更加縛手縛腳。」竟不感他救徒之德，劍招上越發的凌厲狠辣。高矮二老也是出刀加快，均知極不容易傷到張無忌，但如攻擊西華子而引他來救，便可令他身法中現出破綻，因此反賓為主，兩柄鋼刀倒是往西華子身上招呼的為多。少林、武當、峨嵋各派高手見此情形，不禁暗暗搖頭，心下微感慚愧，均覺他四人若在此局勢之下殺了張無忌，連自己也不免內疚於心。張無忌越鬥越是情勢不利，心想：「我打他們不過，送了自己性命也就罷了，何必饒上這個道人？」當下一掌驅退高老者，右手梅枝一顫，已將西華子的穴道解開。便在此時，矮老者的一刀又砍向西華子下盤，張無忌飛腳踢他手腕，矮老者忙縮手時，不料西華子穴道已解，突然砰的一拳，結結實實打在矮老者鼻樑之上，登時鮮血長流。矮老者的武功原比西華子高得多，但哪料得到他呆立了這麼久，居然忽能活動。變起倉卒，以致閃避不及。眾人一見，無不哈哈大笑。班淑嫻忍笑道：「西華。快退下！」西華子道：「是！那高賊還欠我一拳！」出拳想去打高老者時。矮老者左拳上擊、虛砍一刀，拍的一聲，左手手肘已重重撞在他胸口。這三下連環三式，乃是華山派的絕技。西華子身子晃了幾下，喉頭一甜，吐了口鮮血。何太沖左掌搭在他腰後，掌力一吐，將他肥大的身軀平平送出數丈以外，向矮老者道：「好一招『華岳三神蜂』！」手中長劍卻嗤的一聲刺向張無忌。他掌底驅徒、口中譏刺、劍下攻敵，分別對付三人，竟然瀟灑自如。   
　　高矮二老不再答話，凝神向張無忌進擊。此刻他四人雖然互有心病，但西華子這障礙一去，四人刀法劍法又已配合的宛似天衣無縫一般，此攻彼援，你消我長，四人合成了一個八手八足的極強高手，招數上反覆變化，層出不窮。華山、崑崙兩派的正反兩儀刀劍之術，是從中國固有的河圖洛書、以及伏羲文王的八卦方位中推演而得，其奧妙精微之處，若能深研到極致，比之西域的乾坤大挪移實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只是易理深邃，何太沖夫婦及高矮二老只不過學得二三成而已，否則早已合力將敵手斃於刀劍之下，但饒是如此，張無忌空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渾厚內力，卻也無法脫困。這一番劇鬥，人人看得怦然心動。只聽得何氏夫婦長劍上生出嗤嗤聲響，劍氣縱橫，高矮二老揮刀成風，刀光閃閃，四人步步進逼。張無忌知道若求衝出包圍，原不為難，輕功一施，對方四人中無一追趕得上。但自己逃走雖易，要解明教之圍，卻是談不上了，眼下之計只有嚴密守護，累得對方力疲，再行俟機進攻。不料敵方四人都是內力悠長之輩，雙刀雙劍組成了一片光幕，四面八方的密密包圍，不知何時才顯疲累之象。張無忌無可奈何，只得苦苦支撐。   
　　何太沖等雖佔上風，四人心下卻都滿不是味兒，以他們的身份，別說四人聯手，便是一對一的相鬥，給這麼一個後進少年支持到三百餘合仍是收拾不下，也已大失面子，好在張無忌有挫敗神僧空性的戰績在先，無人敢小覷於他，否則真是要汗顏無地了。四人見張無忌反擊的招數漸少，但始終傷他不得。四人都是久臨大敵，身經百戰，越鬥得久，越是不敢怠忽，竟半點不見焦躁，沉住了氣，絕不貪功冒進。   
　　旁觀各派中的長老名宿，便指指點點，以此教訓本派弟子。

第二十二章　群雄歸心約三章

峨嵋派掌門滅絕師太對眾弟子道：「這少年的武功十分怪異，但崑崙、華山的四人，招數上已鉗制得他縛手縛腳。中原武功博大精深，豈是西域的旁門左道所及。兩儀化四象，四象化八卦，正變八八六十四招，奇變八八六十四招，正奇相合，六十四再以六十四倍之，共有四千零九十六種變化。天下武功變化之繁，可說無出其右了。」   
　　周芷若自張無忌下場以來，一直關心。她在峨嵋門下，頗獲滅絕師太的歡心，已得她易經原理的心傳，這時朗聲問道：「師父，這正反兩儀，招數雖多，終究不脫於太極化為陰陽兩儀的道理。弟子看這四位前輩招數果然精妙，最厲害的似還在腳下步法的方位。」她聲音清脆，一句句以丹田之氣緩緩吐出。張無忌雖在力戰之中，這幾句話仍是聽得清清楚楚，一瞥之下，見說話的竟是周芷若，心中一動：「她為甚麼這般大聲說話，難道是有意指點我麼？」   
　　滅絕師太道：「你眼光倒也不錯，能瞧出前輩武功中的精要所在。」   
　　周芷若自言自語：「陽分太陽、少陰，陰分少陽、太陰，是為四象。太陽為乾兌，少陰為離震，少陽為巽坎，太陰為艮坤。乾南、坤北、離東、坎西、震東北、兌東南、巽西南、艮西北。自震至乾為順，自巽至坤為逆。」朗聲道：「師父，正如你所教：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八卦相錯。數往者順，知來者逆。崑崙派正兩儀劍法，是自震位至乾位的順；華山派反兩儀刀法，則是自巽位至坤位的逆。師父，是不是啊？」滅絕師太聽徒兒指了出來，心下甚喜，點頭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倒也不虧了我平時的教誨。」她向來極少許可旁人，這兩句話已是最大的讚譽了。滅絕師太欣悅之下，沒留心到周芷若的話聲實在太過響亮，兩人面對面的說話，何必中氣十足，將語音遠遠的傳送出去？但旁邊已有不少人覺察到異狀。周芷若見許多眼光射向自己，索性裝作天真歡喜之狀，拍手叫道：「師父，是啦，是啦！咱們峨嵋派的四象掌圓中有方，陰陽相成，圓於外者為陽，方於中者為陰，圓而動者為天，方而靜者為地，天地陰陽，方圓動靜，似乎比這正反兩儀之學又稍勝一籌。」滅絕師太素來自負本派四象掌為天下絕學，周芷若這麼說，正迎合了她自高自大的心意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道理是這麼說，但也要瞧運用者的功力修為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於八卦方位之學，小時候也曾聽父親講過，但所學甚淺，因此在秘道之中看了陽頂天的遺書後，須小昭指點，方知「無妄」位的所在。這時他聽周芷若說及四象順逆的道理，心中一凜，察看何氏夫婦和高矮二老的步法招數，果是從四象八卦中變化而出，無怪自己的乾坤大挪移心法一點施展不上。原來西域最精深的武功，遇上了中土最精深的學問，相形之下，還是中土功夫的義理更深。張無忌所以暫得不敗，只不過他已將西域武功練到了最高境界，而何氏夫婦、高矮二老的中土武功所學尚淺而已。在這一霎時之間，他腦海中如電閃般連轉了七八個念頭，立時想到七八種方法，每一種均可在舉手間將四人一一擊倒。   
　　但他轉念又想：「倘若我此時施展，只怕滅絕師太要怪上周姑娘，這老師太心狠手辣，甚麼事做不出來？我可不能連累了周姑娘。」當下手上招式半點不改，凝神察看對手四人的招數，他既已領會到敵手武功的總綱，看出去自是頭頭是道，再不似先前有如亂絲一團，分不清中間的糾葛披紛。周芷若見他處境仍不好轉，暗自焦急，尋思：「他在全力赴敵之際，自不能在片刻間悟到這種精微的道理。」眼見何氏夫婦越逼越緊，張無忌似乎更加難以支持，朗聲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料想鐵琴先生下一步便要搶往『歸妹』位了，不知對不對？」滅絕師太尚未回答，班淑嫻柳眉倒豎，喝道：「峨嵋派的小姑娘，這小子是你甚麼人，要你一再回護於他？你吃裡扒外，我崑崙派可不是好惹的。」   
　　周芷若被她說破心事，滿臉通紅。滅絕師太喝道：「芷若，別多問了，他崑崙派不是好惹的，你沒聽見嗎？」這兩句話的語氣，顯是袒護徒兒。張無忌心中好生感激，暗想若再纏鬥下去，周姑娘或要另生他法來相助自己，要是給滅絕師太瞧破了，可於她有極大危險，於是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是峨嵋派的手下敗將，曾被滅絕師太擒獲，她們峨嵋派當然比你昆侖派高明得多。」向左踏出兩步，右手梅枝揮出，一股勁風撲向矮老者的後心。這一招的方位時刻，拿捏得恰到好處，矮老者身不由主，鋼刀便往班淑嫻肩頭砍了下去，原來張無忌使的正是乾坤大挪移心法，但依著八卦方位，倒反了矮老者刀招的去勢。班淑嫻忙回劍擋格，呼的一聲，高老者的鋼刀卻又已砍至。何太沖搶上相護，舉劍格開高老者的彎刀，張無忌回掌拍出，引得矮老者刀尖刺向何太沖小腹。班淑嫻大怒，刷刷刷三劍，逼得矮老者手忙腳亂。矮老者叫道：「別上了這小子的當！」何太沖登即省悟，倒反長劍，向張無忌刺去。張無忌挪移乾坤，何太沖這劍在中途轉了方向，嗤的一響，刺中了高老者的左臂。高老者痛得哇哇大叫，舉刀猛向何太沖當頭砍下。矮老者揮刀格開，喝道：「師弟別亂，是那小子搗鬼，唉喲……」原來便在此時，張無忌迫使班淑嫻劍招轉向，刺中了矮老者的肩後。頃刻之間，華山二老先後中劍受傷，旁觀眾人轟然大亂。只見張無忌梅枝輕拂、手掌斜引，以高老者的刀去攻班淑嫻左脅，以何太沖之劍去削矮老者背心。再鬥數合，驀地裡何太沖夫婦雙劍相交，挺刀互格，高矮二老者兵器碰撞，揮刀砍殺。到這時候人人都已看出，乃是張無忌從中牽引，攪亂了四人兵刃的方向，至於他使的是甚麼法子，卻無一能解。只有楊逍曾學過一些乾坤大挪移的初步功夫，依稀瞧了些眉目出來，但也決計不信這少年竟能學會了這門神功。   
　　但見場中夫婦相鬥，同門互斫，殺得好看煞人。班淑嫻不住呼叫：「轉無妄，進蒙位，搶明夷……」可是乾坤大挪移功夫四面八方的籠罩住了，不論他們如何變換方位，奮力掙扎，刀劍使將出去，總是不由自主的招呼到自己人身上。高老者叫道：「師哥，你出手輕些成不成？」矮老者道：「我是砍這小賊，又不是砍你。」高老者叫道：」師哥小心，我這一刀只怕要轉彎……」果然不出所料，話聲未畢，他手上鋼刀斜斜的砍向矮老者腰間。何太沖道：「娘子，這小賊……」班淑嫻噹的一聲，將長劍擲在地下。矮老者心想不錯，若以拳掌扭打，料想這小賊再不能使此邪法，跟著拋去單刀，出拳向張無忌胸口打去，哪知颼的一聲響，何太沖長劍迎面點至。矮老者手中沒了兵刃，急忙低頭相避。班淑嫻叫道：「兵刃撤手！」何太沖用力一甩，長劍遠遠擲出。高老者也跟著鬆手放刀，以擒拿手向張無忌後頸抓去。五指一緊，掌中多了一件硬物，一看卻是自己的鋼刀，原來給張無忌搶過來遞回他手中。高老者道：「我不用兵刃！」使勁擲下。張無忌斜身抓住，又已送在他手裡。接連數次，高老者始終無法將兵刃拋擲脫手，驚駭之餘，自己想想也覺古怪，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他媽的，臭小子當真邪門！」這時矮老者和何氏夫婦拳腳齊施，分別向張無忌猛攻。華山、崑崙的拳掌之學，殊不弱於兵刃，一拳一腳，均具極大威力。但張無忌滑如游魚，每每在間不容髮之際避開，有時反擊一招半式，卻又令三人極難擋架。   
　　到此地步，四人均已知萬難取勝，各自存了全身而退的打算。高老者突然叫道：「臭小子，暗器來了！」一聲咳嗽，一口濃痰向張無忌吐去。張無忌側身讓過，高老者已乘機將鋼刀向背後拋出，笑道：「你還能……啊喲……對不住……」原來張無忌左掌反引，將班淑嫻帶了過來，噗的一聲輕響，高老者這口濃痰正好吐在她眉心。   
　　班淑嫻怒極，十指疾往張無忌抓去。矮老者只手勾拿，恰好擋著他的退路，高老者和何太沖眼見良機已至，同時撲上，心想這一次將他擠在中間，四人定能抓住了這小子，狠狠的纏扭廝打，雖然觀之不雅，卻管教他再也無法取巧。張無忌雙手同時施展挪移乾坤心法，一聲清嘯，拔身而起，在半空中輕輕一個轉折，飄然落在丈許之外。但見何太沖抱住了妻子的腰，班淑嫻抓住丈夫肩頭，高矮二老互相緊緊摟住，四人都摔倒在地。何氏夫婦發覺不對，急忙鬆手躍起。高老者大叫：「抓住了，這一次瞧你逃到哪裡？啊喲不是……」矮老者怒道：「快放手！」高老者道：「你不先放手，我怎放得了？」矮老者道：「少說一句成不成？」高老者道：「少說一句，自然可以，不過……」矮老者放開雙臂，厲聲道：「起來！」高老者對師哥究屬心存畏懼，急忙縮手，雙雙躍起。高老者叫道：「喂，臭小子，你這不是比武，專使邪法，算哪門子的英雄？」矮老者知道再糾纏下去，只有越加出醜，向張無忌抱拳道：「閣下神功蓋世，老朽生平從所未見，華山派認栽了。」張無忌還禮道：「得罪！晚輩僥倖，適才若不是四位手下容情，晚輩已命喪正反兩儀的刀劍之下。」這句話倒不是空泛的謙詞，於周芷若未加點指之時，他確是險象環生，雖然終於獲勝，但對這四人武功實無絲毫小覷之心，只是明知四人已出全力，「手下容情」云云，卻是說得好聽了。高老者得意洋洋的道：「是麼？你自己也知勝得僥倖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兩位尊姓大名？日後相見，也好有個稱呼。」高老者道：「我師哥是『威震……」矮老者喝道：「住嘴！」向張無忌道：「敗軍之將，羞愧無地，賤名何足掛齒？」說著回入華山派人叢之中。高老者拍手笑道：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老子是滿不在乎的。」拾起地下兩柄鋼刀，施施然而歸。張無忌走到鮮於通身邊，俯身點了他兩處穴道，說道：「此間大事一了，我即為你療毒，此刻先阻住你毒氣入心。」便在此時，忽覺背後涼風襲體，微微刺痛。張無忌一驚，不及趨避，足尖使勁，拔身急起，斜飛而上，只聽得颼颼兩聲輕響，跟著「啊」的一下長聲呼叫。他在半空中轉過頭來，只見何太沖和班淑嫻的兩柄長劍並排插在鮮於通胸口。原來何氏夫婦縱橫半生，卻當眾敗在一個後輩手底，無論如何嚥不下這口氣去，兩人拾起長劍，眼見張無忌正俯身在點鮮於通的穴道，對望一眼，心意相通，點了點頭，突然使出一招「無聲無色」，同時疾向他背後刺去。這招「無聲無色」是崑崙派劍學中的絕招，必須兩人同使，兩人功力相若，內勁相同，當劍招之出，勁力恰恰相反，於是兩柄長劍上所生的蕩激之力、破空之聲，一齊相互抵消。這路劍招本是用於夜戰，黑暗中令對方難以聽聲辨器，事先絕無半分朕兆，白刃已然加身，但若白日用之背後偷襲，也令人無法防備。不料張無忌心意不動，九陽神功自然護體，變招快極，但饒是如此，背上衣衫也已給劃破了兩條長縫，實是險極。何氏夫婦收招不及，雙劍竟將華山派掌門人釘死在地。張無忌落下地來，只聽得旁觀眾人嘩然大噪。何氏夫婦一不做、二不休，雙劍齊向張無忌攻去，均想：「背後偷襲的不要臉勾當既已當眾做了出來，今後顏面何存？若不將他刺死，自己夫婦也不能苟活於世。」是以出手儘是拚命的招數。張無忌避了數劍，眼見何氏夫婦每一招都求同歸於盡，顯是難以善罷的局面，心念一動，身子略蹲，左手在地下抓起了一塊泥土，一面閃避劍招，一面將泥土和著掌心中的汗水，捏成了兩粒小小丸藥。但見何太沖從左攻到，班淑嫻劍自右至，他發步一衝，搶到鮮於通的屍體之旁，假意在他懷裡掏摸兩下，轉過身來，雙掌分擊兩人。這一下使上了六七成力，何氏夫婦只覺胸口窒悶，氣塞難當，不禁張口呼氣。張無忌手一揚，兩粒泥丸分別打進了兩人口中，乘著那股強烈的氣流，衝入了咽喉。何氏夫婦不禁咳嗽，可是已無法將丸藥吐出，不禁大驚，眼見那物是鮮於通身上掏將出來，心想此人愛使毒藥毒蠱，難道還會有甚麼好東西放在身上？兩人霎時間面如土色，想起鮮於通適才身受金蠶蠱毒的慘狀，班淑嫻幾乎便欲暈倒。張無忌淡淡的道：「這位鮮於掌門身上養有金蠶，裹在蠟丸之中，兩位均已吞了一粒。倘若急速吐出，乘著蠟丸未融，或可有救。」到此地步，不由得何氏夫婦不驚，急運內力，搜腸嘔肚的要將「蠟丸」吐將出來。他二人內功甚佳，幾下催逼，便將胃中的泥丸吐出，這時早已成了一片混著胃液的泥沙，卻哪裡有甚麼蠟丸？華山派那高老者走近身來，指指點點的笑道：「啊喲，這是金蠶糞，金蠶到了肚中，拉起屎來啦！」班淑嫻驚怒交集之下，一口氣正沒處發洩，反手便是重重一掌。高老者低頭避過，逃了開去，大聲叫道：「昆侖派的潑婦，你殺了本派掌門，華山派可跟你不能算完。」   
　　何氏夫婦聽他這麼一叫，心中更煩，暗想鮮於通雖然人品奸惡，終究是華山派掌門，自己夫婦失手將他殺了，已惹下武林中罕有的大亂子，但金蠶蠱毒入肚，命在頃刻，別的甚麼也已顧不得了。眼前看來只有張無忌這小子能解此毒，但自己夫婦昔日如此待他，他又怎肯伸手救命？張無忌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兩位不須驚慌，金蠶雖然入肚，毒性要在六個時辰之後方始發作，此間大事了結之後，晚輩定當設法相救。只盼何夫人別再灌我毒酒，那就是了。」何氏夫婦大喜，雖給他輕輕的譏刺了一句，也已不以為意，只是道謝的言語卻說不出口，訕訕的退開。張無忌道：「兩位去向崆峒派討四粒『玉洞黑石丹』服下，可使毒性不致立時攻心。」何太沖低聲道：「多承指教。」即派大弟子去向崆峒派討來丹藥服下。張無忌暗暗好笑，那玉洞黑石丹固是解毒的藥物，但服後連續兩個時辰腹痛如絞，稍待片刻，何氏夫婦立即腹中大痛，只道是金蠶蠱毒發作，哪料到已上了當。不過張無忌也只是小作懲戒。驚嚇他們一番而已，若說要報復前仇，豈能如此輕易？但料得這麼一來，只消不給他二人「解藥」，與各派再有紛爭，崑崙派非偏向自己不可。那日他把「桑貝丸」叫作「砒鴆丸」而給五姑服下，但吐露真相太早，險些命喪何太沖之手，這一次可再也不會重蹈覆轍了。這邊廂滅絕師太向宋遠橋叫道：「宋大俠，六大派中，只剩下貴我兩派了，老尼姑女流之輩，全仗宋大俠主持全局。」宋遠橋道：「在下已和殷教主對過拳腳，未能取勝。師太劍法通神，定能制服這個小輩。」滅絕師太冷笑一聲，拔出背上倚天劍，緩步走出。武當派中二俠俞蓮舟一直注視著張無忌的動靜，對他武功之奇，深自駭異，這時暗想：「滅絕師太劍法雖精，未必及得上崑崙、華山四大高手的聯手出戰，倘若她再失利，武當派又制服不了他，六大派可栽到家了，我先得試一試他的虛實。」當下快步搶入場中，說道：「師太，讓我們師兄弟五人先較量一下這少年的功力，師太最後必可一戰而勝。」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明白，武當派向以內力悠長見稱，自宋遠橋以至莫聲谷，五人一個個的跟張無忌輪流纏戰下去，縱然不勝，料想世間任何高手，也決不能連鬥武當五俠而不累得筋疲力竭，那時以強弩之末而當滅絕師太凌厲無倫的劍術，峨嵋派自非一戰而勝不可。   
　　滅絕師太明白他的用意，心想：「我峨嵋派何必領你武當派這個情？那時便算勝了，也是極不光彩。難道峨嵋掌門能撿這種便宜，如此對付一個後生小輩？」她自來心高氣傲，目中無人，雖見張無忌武功了得，但想都是各派與斗之人太過膿包所致，那日這小子何嘗不是給我手到擒來？後來我大舉屠戮魔教銳金旗人眾，這小子出頭干預，內力雖奇，又有甚麼作為？當下衣袖一拂，說道：「俞二俠請回！老尼倚天劍出手，不能平白插回劍鞘！」   
　　俞蓮舟聽她如此說，只得抱拳道：「是！」退了下去。滅絕師太橫劍當胸，劍頭斜向上指，走向張無忌身前。明教教眾喪生在她這倚天劍下的不計其數，這時場畔教眾見她出來，無不目眥欲裂，大聲鼓噪起來。滅絕師太冷笑道：「吵甚麼？待我料理了這小子，一個個來收拾你們，嫌死得不夠快麼？」殷天正知她這柄倚天劍極是難當，本教不少好手都是未經一合，便即兵刃被她削斷，死於劍底，問道：「曾少俠，你用甚麼兵刃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我沒兵刃。老爺子，你說，怎生對付她的寶劍才好？」倚天劍無堅不摧，他親眼見過，思之不寒而栗，心中可真沒了主意。   
　　殷天正從身旁包袱中取出一口長劍，說道：「這柄白虹劍送了給你。這劍雖不如老賊尼的倚天劍有名，但也是江湖上罕見的利器。」說著伸指在劍刃上一彈，那劍陡地彎了過來，隨即彈直，嗡嗡作響，聲音清越。張無忌恭恭敬敬的接過，說道：「多謝老爺子。」殷天正道：「這劍隨我時日已久，近十餘年來卻從未用過。徒仗兵器之利取勝，嘿嘿，算甚麼英雄好漢？今日得見它飲老賊尼頸中鮮血，老夫死亦無恨。」張無忌不答，心想：「我決不能傷了這位師太。」提起白虹劍，轉過身來，走上幾步，劍尖向下，雙手抱著劍柄，向滅絕師太道：「晚輩劍法平庸之極，決非師太敵手，實不敢和前輩放對。前輩曾對明教銳金旗下眾位住手不殺，何不再高抬貴手？」滅絕師太的兩條長眉垂了下來，冷冷的道：「銳金旗的眾賊是你救的，滅絕師太下手決不饒人。你勝得我手中長劍，那時再來任性妄為不遲。」明教銳金、巨木、洪水、烈火、厚土五行旗下的教眾紛紛鼓噪，叫道：「老賊尼，有本事就跟曾少俠肉掌過招。」「你劍法有甚麼了不起，徒然仗著一把利劍而已。」「曾少俠的劍法比你高得多了，你去換一把平常長劍，若能在曾少俠手下走得了三招，算你峨嵋派高明。」「甚麼三招？簡直一招半式也擋不住。」滅絕師太神色木然，對這些相激的言語全然不理，朗聲道：「進招罷！」張無忌沒練過劍法，這時突然要他進手遞招，頗感手足無措，想起適才所見何太沖的兩儀劍法招數頗為精妙，當下斜斜刺出一劍。滅絕師太微覺詫異，道：「崑崙派的『峭壁斷雲』！」倚天劍微側，第一招便即搶攻，竟不擋格對方來招，劍尖直刺他丹田要穴，出手之凌厲猛悍，直是匪夷所思。張無忌一驚，滑步相避，驀地裡滅絕師太長劍疾閃，劍尖已指到了咽喉。張無忌大驚，急忙臥倒打個滾，待要站起，突覺後頸中涼風颯然，心知不妙，右足腳尖一撐，身子斜飛出去。這一下是從絕不可能的局勢下逃得性命。旁觀眾人待要喝彩，卻見滅絕師太飄身而上，半空中舉劍上挑，不等他落地，劍光已封住了他身周數尺之地。張無忌身在半空，無法避讓，在滅絕師太寶劍橫掃之下，只要身子再沉尺許，立時雙足齊斷，若然沉下三尺，則是齊腰斬為兩截。這當兒真是驚險萬分，他不加思索的長劍指出，白虹劍的劍尖點在倚天劍尖之上，只見白虹劍一彎，嗒的一聲輕響，劍身彈起，他已借力重行高躍。   
　　滅絕師太縱前搶攻，颼颼颼連刺三劍，到第三劍上時張無忌身又下沉，只得揮劍擋格，叮的一聲，手中白虹劍已只剩下半截。他右掌順手拍出，斜過來擊向滅絕師太頭頂。滅絕師太揮劍斜撩，削他手腕。張無忌瞧得奇準，伸指在倚天劍的刃面無鋒之處一彈，身子倒飛了出去。滅絕師太手臂酸麻，虎口劇痛，長劍被他一彈之下幾欲脫手飛出，心頭大震。只見張無忌落在兩丈之外，手持半截短劍，呆呆發怔。這幾下交手，當真是兔起鶻落，迅捷無倫，一剎那之間，滅絕師太連攻了八下快招，招招是致命的凌厲毒著。張無忌在劣勢之下一一化解，連續八次的死中求活、連續八次的死裡逃生。攻是攻得精巧無比，避也避得詭異之極。在這一瞬時刻之中，人人的心都似要從胸腔中跳了出來。實不能信這幾下竟是人力之所能，攻如天神行法，閃似鬼魅變形，就像雷震電掣，雖然過去已久，兀自餘威迫人。   
　　隔了良久，震天價的彩聲才不約而同的響了出來。適才這八下快攻、八下急避，張無忌全是處於挨打的局面，手中長劍又被削斷，顯然已居下風，但滅絕師太的倚天劍被他手指一彈，登時半身酸麻。張無忌吃虧在少了對敵的閱歷，若在此時乘勢反擊，已然勝了。滅絕師太心中自是有數，不由得暗自駭異，說道：「你去換過一件兵刃，再來鬥過。」張無忌向手中斷劍望了一眼，心想：「外公贈給我的一柄寶劍，給我一出手就毀了，實是對不起他老人家。還有甚麼寶刀利刃，能擋得住椅天劍的一擊？」正自沉吟，只聽得周顛大聲道：「我有一柄寶刀，你拿去跟老賊尼鬥一鬥。你來拿罷！」張無忌道：「倚天劍太過鋒銳，只怕徒然又損了前輩的寶刀。」周顛道：「損了便損了。你打她不過，我們個個送命歸天，還保得了寶刀麼？」張無忌一想不錯，過去接了寶刀。楊逍低聲道：「張公子，你須得跟她搶攻，可不能再挨打。」張無忌聽他叫自己為「張公子」，微微一怔，隨即省悟，楊不悔既已認出自己，自然跟她爹爹說了，當下道：「多承前輩指教。」韋一笑低聲道：「施展輕功，半步也不可停留。」張無忌大喜，又道：「多謝前輩指點。」光明使者楊逍、青翼蝠王韋一笑兩人武功深厚，均可和滅絕師太一鬥，未必便輸於她，只恨受了圓真的暗算，重傷之後，一身本事半點施不出來，但眼光尚在，兩人各自指點了一個關鍵所在，正是對付滅絕師太寶劍快招的重要訣竅。張無忌提刀在手，覺得這柄刀重約四十餘斤，但見青光閃爍，背厚刃薄，刃鋒上刻有古樸花紋，顯是一件歷時已久的珍品，心想毀了白虹劍雖然可惜，終是外公已經給了我的兵刃，這把寶刀卻是周顛之物，可不能再在自己手中給毀了，回過身來，說道：「師太，晚輩進招了！」展開輕功，如一溜煙般繞到了滅絕師太身後，不待她回身，左一閃，右一趨，正轉一圈，反轉一圈，刷刷兩刀砍出。   
　　滅絕師太橫劍一封，正要遞劍出招，張無忌早已轉得不知去向。他在未練乾坤大挪移法之時，輕功已比滅絕師太為高，這時越奔越快，如風如火，似雷似電，連韋一笑素以輕功睥睨群雄，也自暗暗駭異。但見他四下轉動，迫近身去便是一刀，招術未老，已然避開。這一次攻守異勢，滅絕師太竟無反擊一劍之機，只是張無忌礙於倚天劍的鋒銳，卻也不敢過分逼近。他奔到數十個圈子後，體內九陽真氣轉旺，更似足不點地的凌空飛行一般。   
　　峨嵋群弟子眼見不對，如此纏鬥下去，師父定要吃虧。靜玄叫道：「今日咱們是剿滅魔教，可不是比武爭勝。眾位師妹師弟，大夥兒齊上，攔住這小子，教他不得取巧，乖乖的跟師父較量真實本領。」說著提劍躍出。峨嵋派男女弟子立時湧上，手執兵刃，佔住了八面方位。周芷若站在西南角上。丁敏君冷笑道：「周師妹，攔不攔在你，讓不讓也在你。」周芷若又氣又羞，說道：「你單是提我幹甚麼？」   
　　便在此時，張無忌已衝到了跟前，丁敏君嗤的一劍刺出。張無忌左手一伸，挾手將她長劍奪過，順手便向滅絕師太擲去。滅絕師太揮劍將來劍斬為兩截，但張無忌這一擲之力強勁之極，來劍雖斷，勁力仍將她手腕震得隱隱發麻。張無忌更不停留，左手隨伸隨奪、隨奪隨擲。峨嵋群弟子此次來西域的無一不是派中高手，但一遇到他伸手奪劍，竟沒絲毫閃避余地，給他手到拿來，數十柄長劍飛舞空際，白光閃閃，連續不斷的向滅絕師太飛去。   
　　滅絕師太臉如嚴霜，將來劍一一削斷，削到後來，右臂大是酸痛，當即劍交左手。她左手使劍的本事和右手無甚分別，但見半空中斷劍飛舞，有的旁擊向外，兀自勁力奇大，圍觀的眾人紛紛後退。片刻之間，峨嵋群弟子個個空手，只周芷若手中長劍沒有被奪。   
　　在張無忌是報她適才指點之德，豈知這麼一來，卻把她顯得十分突出。她早知不妥，搶上去想攻擊數招，但張無忌身法實在太快，何況是故意避開了她，不近她身子五尺之內。周芷若雙頰暈紅，一時手足無措。丁敏君冷笑道：「周師妹，他果然待你與眾不同。」這時張無忌雖受峨嵋群弟子之阻，但穿來插去，將眾人視如無物，刀刀往滅絕師太要害招呼。滅絕師太已身處只有挨打、無法反擊的局面，心中暗暗焦急，丁敏君的言語卻一聲聲傳入耳中：「你眼看師父受這小子急攻，怎地不上前相助？你手中有劍，卻站著不動，只怕你在盼望這小子打勝師父呢。」滅絕師太心念一動：「何以這小子偏偏留下芷若的兵刃不奪，莫非兩人當真暗中勾結？我一試便知！」朗聲喝道：「芷若，你敢欺師滅祖麼？」挺劍疾向周芷若當胸刺去。   
　　周芷若大驚，不敢舉劍擋架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我……」她這「我」字剛出口，滅絕師太的長劍已刺到她胸口。張無忌不知滅絕師太這一劍只在試探是否真有情弊，待得劍尖及胸，自會縮手。他親眼見過滅絕師太擊死紀曉芙的狠辣，知道此人誅殺徒兒，絕不容情，當下不及細想，縱身躍上，一把抱起周芷若，飛出丈許。   
　　滅絕師太好容易反賓為主，長劍顫動，直刺他後心。張無忌內力雖強，卻未當真練過輕功，不能如韋一笑那麼手中抱了人、腳下仍然絲毫不慢，聽到背後風聲，只得回刀揮出，當的一響，手中寶刀又斷去了半截。滅絕師太的長劍跟著刺到，張無忌反手運勁，擲出半截寶刀，這一下使上了九成力。滅絕師太登時氣息一窒，不敢舉劍撩削，伏地閃避。半截寶刀從她頭頂掠過，勁風只刮得她滿臉生疼。張無忌眼見有機可乘，不及放下周芷若，隨即搶身而進，右手前探，揮掌拍出。滅絕師太右膝跪地，舉劍削他手腕，張無忌變拍為拿，反手勾處，已將倚天劍輕輕巧巧的奪了過來。   
　　這般於一剎那間化剛為柔的急劇轉折，已屬乾坤大挪移心法的第七層神功，滅絕師太武功雖高，但於對方剛猛掌力襲體之際，再也難以拆解他轉折輕柔的擒拿手法。張無忌雖然得勝，但對滅絕師太這般大敵，實是戒懼極深，絲毫不敢怠忽，以倚天劍指住她咽喉，生怕她又有奇招使出，慢慢的退開兩步。周芷若身子一掙，道：「快放下我！」張無忌驚道：「呀，是！」滿臉脹得通紅，忙將她放下，鼻中聞到一陣淡淡幽香，只覺頭上柔絲在自己左頰拂過，不禁斜望了她一眼，只見她俏臉生暈，又羞又窘，雖是神色恐懼，眼光中卻流露出歡喜之意。滅絕師太緩緩站直身子，一言不發，瞧瞧周芷若，又瞧瞧張無忌，臉色越來越青。   
　　張無忌倒轉劍柄，向周芷若道：「周姑娘，貴派的寶劍，請你轉交尊師。」周芷若望向師父，只見她神色漠然，既非許可，亦非不准，一剎那間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：「今日局面已然尷尬無比，張公子如此待我，師父必當我和他私有情弊，從此我便成了峨嵋派的棄徒，成為武林中所不齒的叛逆。大地茫茫，教我到何處去覓歸宿之地？張公子待我不錯，但我決不是存心為了他而背叛師門。」忽聽得滅絕師太厲聲喝道：「芷若，一劍將他殺了！」當年周芷若跟張三豐前赴武當山，張三豐以武當山上並無女子，一切諸多不便，當下揮函轉介，投入滅絕師太門下。她天資甚是聰穎，又以自幼慘遭父母雙亡的大變，刻苦學藝，進步神速，深得師父鍾愛。這七年多日之中，師父的一言一動，於她便如是天經地義一般，心中從未生過半點違拗的念頭，這時聽到師父驀地一聲大喝，倉卒間無暇細想，順手接過倚天劍，手起劍出，便向張無忌胸口刺了過去。張無忌卻決計不信她竟會向自己下手，全沒閃避，一瞬之間，劍尖已抵胸口，他一驚之下，待要躲讓，卻已不及。周芷若手腕發抖，心想：「難道我便刺死了他？」迷迷糊糊之中手腕微側，長劍略偏，嗤的一聲輕響，倚天劍已從張無忌右胸透入。周芷若一聲驚叫，拔出長劍，只見劍尖殷紅一片，張無忌右胸鮮血有如泉湧，四周驚呼之聲大作。張無忌伸手按住傷口，身子搖晃，臉上神色極是古怪，似乎在問：「你真的要刺死我？」周芷若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想過去察看他的傷口，但終於不敢，掩面奔回。她這一劍竟然得手，誰都出於意料之外。小昭臉如土色，搶上來扶住張無忌，只叫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張無忌對小昭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為甚麼要殺我……」這一劍幸好稍偏，沒刺中心臟，但已重傷右邊肺葉。他說了這幾個字，肺中吸不進氣，彎腰劇烈咳嗽。他重傷之下，瞧出來分不清小昭和周芷若，鮮血汩汩流出，將小昭的上衣染得紅了半邊。旁觀眾人不論是六大派或明教，天鷹教的人眾，一時均是肅靜無聲。張無忌適才連敗各派高手，武功高強，胸襟寬博，不論是友是敵，無不暗暗敬仰，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刺了一劍，均感不忿，眼見倚天劍透胸而入，傷勢極重，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。小昭扶著他慢慢坐下，朗聲說道：「哪一位有最好的金創藥？」少林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，從懷中取出一包藥粉，說道：「敝派玉靈散是傷科聖藥。」伸手撕開張無忌胸前衣服，只見傷口深及數寸，忙將玉靈散敷上去，鮮血湧出，卻將藥粉都衝開了。空性束手無策，急道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何太沖夫婦更是焦急，他們只道自己已服下金蠶蠱毒，此人若是重傷而死，自己夫婦倆解毒無人，也是活不成了。何太沖搶到張無忌身前，急問：「金蠶蠱毒怎生解救，快說，快說啊。」小昭哭道：「走開！你忙甚麼？張公子要活不了，大家是個死。」若在平時，何太沖是何等身份，怎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，但這時情急之下，仍是不住口的急問：「金蠶蠱毒怎生解救？」空性怒道：「鐵琴先生，你再不走開，老衲可要對你不客氣了。」便在此時，張無忌睜開眼來，微一凝神，伸左手食指在自己傷口周圍點了七處穴道，血流登時緩了。空性大喜，便即將玉靈散替他敷上。小昭撕下衣襟，給他裹好傷口，眼見他臉白如紙，竟無半點血色，心中說不出的焦急害怕。張無忌這時神智已略清醒，暗運內息流轉，只覺通到右胸便即阻塞，只想：「我待教有一口氣息尚在，決不能讓六大派殺了明教眾人！」當下將真氣在左邊胸腹間運轉數次，緩緩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峨嵋、武當兩派若有哪一位不服在下調處，可請出來較量。」他此言一出，眾人無不駭然，眼見周芷若這一劍刺得他如此厲害，竟然兀自挑戰。   
　　滅絕師太冷冷的道：「峨嵋派今日已然敗落，你若不死，日後再行算帳。咱們瞧武當派的罷！六大派此行的成敗，全仗武當派裁決。」六大派圍攻光明頂，崆峒、少林、華山、昆侖、峨嵋五派高手均已敗在張無忌手下，只剩武當一派尚未跟他交過手。這時他身受重傷，死多活少，別說一流高手，只須幾個庸手上來糾纏一番，他也就支持不住了，甚至無人和他對敵，說不定稍等片刻，他也會傷發而斃，武當五俠任誰一位上前，自然毫不費力的便將他擊死，就可照原來策劃，誅滅明教。眾人均想，武當派自來極重「俠義」兩字，要他們出手對付一個身負重傷的少年，未免於名聲大有損害，只怕武當五俠誰都不願。但武當派若不出手，難道「六大派圍攻光明頂」這件轟傳武林的大事，竟然鬧一個\*歸？此後六大派在江湖上臉面何存？其中的抉擇，可實在為難之極了。滅絕師太那幾句話，意思說六大派今後是榮是辱，全憑武當派決定，且看武當派是否有人肯顧全大局，損及個人的名望。宋橋遠、俞蓮舟、張松溪、殷梨亭、莫聲谷五人面面相覷，誰都拿不定主意。宋青書突然說道：「爹，四位師叔，讓孩兒去料理了他。」武當五俠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武當晚輩，由他出手，勝於累及武當五俠的英名。   
　　俞蓮舟道：「不成！我們許你出手，跟我們親自出手並無分別。」張松溪道：「二哥，依小弟之見，大局為重，我五兄弟的名聲為輕。」莫聲谷道：「名聲乃身外之物，只是如此對付一個重傷少年，良心難安。」一時議論難決，各人眼望宋遠橋，聽他示下。宋遠橋見殷梨亭始終不發一言，可是臉上憤怒之色難平，心知他未婚妻紀曉芙失身於明教楊逍，以致殞命，實是生平奇恥大恨，若不一鼓誅滅明教，掃盡奸惡淫徒，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去，當下緩緩說道：「魔教作惡多端，除惡務盡，乃我輩俠義道的大節。名聲固然要緊，但現今兩者不能得兼，當取大者。青書，小心在意。」   
　　宋青書躬身道：「是！」走到張無忌身前，朗聲道：「曾小俠，你若非明教中人，盡可離去，自行下山養傷。六大派只誅魔教邪徒，與你無涉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左手按住胸前傷口，說道：「大丈夫急人之難，死而後已。多謝……多謝宋兄好意，可是在下……在下決與明教同存共亡！」明教和天鷹教人眾紛紛高叫：「曾少俠，你待我們已然仁至義盡，大夥兒感激不盡，到此地步，不必再鬥了。」殷天正腳步蹣跚的走近，說道：「姓宋的，讓老夫來接你高招！」哪知一口氣提不上來，腿膝麻軟，摔倒在地。宋青書眼望張無忌，說道：「曾兄，既然如此，小弟礙於大局，可要得罪了。」小昭擋在張無忌身前，叫道：「那你先殺了我再說。」張無忌低聲道：「小昭，你別擔心，他殺不了我。」小昭急道：「你……身上有傷啊。」張無忌柔聲道：「小昭！你為甚麼待我這麼好？」小昭淒然道：「因為……因為你待我好。」張無忌向她凝視半晌，心想：「就算我此時死了，也有了一個真正待我極好的知己。」宋青書向小昭喝道：「你走開些！」張無忌道：「你對這位小姑娘粗聲大氣，忒也無禮！」宋青書在小昭肩頭一推，將她推開數步，說道：「妖女邪男，有甚麼好東西了！快站起來，接招罷！」張無忌道：「令尊宋大俠謙謙君子，天下無人不服。閣下卻這等粗暴。跟你動手，也不必……也不必站起身來。」實則他內勁提不上來，自知決計無力站起。   
　　張無忌重傷後虛弱無力的情形，人人都瞧了出來。俞蓮舟朗聲道：「青書，點了他的穴道，令他動彈不得，也就是了，不必傷他性命。」宋青書道：「是！」左手虛引，右手倏出，向張無忌肩頭點來。張無忌動也不動，待他手指點上「肩貞穴」，內力斜引，將他指力挪移推卸了開去。宋青書這一指之力猶似戳入了水中，更無半點著力處，只因出其不意，身子向前一衝，險些撞到張無忌身上，急忙站定，卻已不免有點狼狽。他定了定神，飛起右腳，猛往張無忌胸口踢去，這一腳已使了六七成力。俞蓮舟雖叫他不可傷了張無忌性命，但不知怎的，他心中對眼前這少年竟蓄著極深的恨意，這倒不是因他說自己粗暴，卻是因見周芷若瞧著這少年的眼光之中，一直含情脈脈，極是關懷，最後雖奉了師命而刺他一劍，但臉上神色淒苦，顯見心中難受異常。   
　　宋青書自見周芷若後，眼光難有片刻離開她身上，雖然常自抑制，不敢多看，以免給人認作輕薄之徒，但周芷若的一舉一動、一顰一笑，他無不瞧得清清楚楚，心下明白：「她這一劍刺了之後，不論這小子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再也不能從她心上抹去了。」自己倘若擊死這個少年，周芷若必定深深怨怪，可是妒火中燒，實不肯放過這唯一制他死命的良機。宋青書文武雙全，乃是武當派第三代弟子中出類拔萃的人物，為人也素來端方重義，但遇到了「情」之一關，竟然方寸大亂。眾人眼見宋青書這腿踢去，張無忌若非躍起相避，只有出掌硬接，但顯然他便要支撐著坐起也難以辦到，看來這一腳終於便取了他性命。卻見足尖將要及胸，張無忌右手五指輕拂，宋青書右腿竟然轉向，從他身側斜了過去，相距雖不過三寸，這一腿卻終於全然踢了個空。宋青書在勢已無法收腿，跟著跨了一步，左足足跟後撞，直攻張無忌背心，這一招既快且狠，人所難料，原是極高明的招數，但張無忌手指一拂，又卸開了他足跟的撞擊。   
　　三招一過，旁觀眾人無不大奇。宋遠橋叫道：「青書，他本身已無半點勁力，這是四兩撥千斤之法。」他眼光老到，瞧出張無忌此時勁力全失，所使的功夫雖然頗為怪異，基本道理卻與武學中借力打力並無二致。   
　　宋青書得父親一言提醒，招數忽變，雙掌輕飄飄地，若有若無的拍擊而出，乃是武當絕學之一的「綿掌」。借力打力原是武當派武功的根本，他所使的「綿掌」本身勁力若有若無，要令對方無從借力。但張無忌的「乾坤大挪移」神功已練到第七層境界，綿掌雖輕，終究有形有勁，他左手按住胸口傷處，右手五指猶如撫琴鼓瑟，忽挑忽捻，忽彈忽撥，上身半點不動，片刻間將宋青書的三十六招綿掌掌力盡數卸了。   
　　宋青書心中大駭，偶一回頭，突然和周芷若的目光相接，只見她滿臉關懷之色，不禁心中又酸又怒，知道她關懷的決非自己，當下深深吸一口氣，左手揮掌猛擊張無忌右頰，右手出指疾點他左肩「缺盆穴」，這一招叫作「花開並蒂」，名稱好聽，招數卻十分厲害，雙手遞招之後，跟著右掌擊他左頰，左手食指點他右肩後「缺盆穴」。這兩招「花開並蒂」並成一招，連續四式，便如暴風驟雨般使出，勢道之猛，手法之快，當真非同小可。眾人見了這等聲勢，齊聲驚呼，不約而同的跨上一步。只聽得拍拍兩下清脆的響聲，宋青書左手一掌打上了自己左頰，右手食指點中了自己左肩「缺盆穴」，跟著右手一掌打上了自己右頰，左手食指點中了自己右肩「缺盆穴」。他這招「花開並蒂」四式齊中，卻給張無忌以「乾坤大挪移」功夫挪移到了他自己身上。倘若他出招稍慢，那麼點中了自己左肩「缺盆穴」後，此後兩式便即無力使出，偏生他四式連環，迅捷無倫，左肩「缺盆穴」雖被點中，手臂尚未麻木，直到使全了「花開並蒂」的下半套之後，這才手足酸軟，砰的一聲，仰天摔倒，掙扎了幾下，再也站不起來了。宋遠橋快步搶出，左手推拿幾下，已解開了兒子的穴道，但見他兩邊面頰高高腫起，每一邊留下五個烏青的指印，知他受傷雖輕，但兒子心高氣傲，今日當眾受此大辱，直比殺了他還要難受，當下一言不發，攜了他手回歸本派。這時四周喝彩之聲，此起彼落，議論讚美的言語，嘈雜盈耳。突然間張無忌口一張，噴出幾口鮮血，按住傷口，又咳嗽起來。眾人凝視著他，極為關懷，均想：他重傷下抵禦宋青書的急攻，雖然得勝，但內力損耗必大。有的人看看他，又望望武當派眾人，不知他們就此認輸呢，還是另行派人出鬥。宋遠橋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武當派已然盡力，想是魔教氣數未盡，上天生下這個奇怪少年來。若再纏鬥不休，名門正派和魔教又有甚麼分別？」俞蓮舟道：「大哥說得是。咱們即日回山，請師父指點。日後武當派捲土重來，待這少年傷癒之後，再決勝負。」他這幾句話說得光明磊落，豪氣逼人，今日雖然認輸，但不信武當派終究會技不如人。張松溪和莫聲谷齊道：「正該如此！」忽所得刷的一聲，殷梨亭長劍出鞘，雙眼淚光瑩瑩，大踏步走出去，劍尖對著張無忌，說道：「姓曾的，我和你無冤無仇，此刻再來傷你，我殷梨亭枉稱這『俠義』兩字。可是那楊逍和我仇深似海，我非殺他不可，你讓開罷！」張無忌搖頭道：「但教我有一口氣在，不容你們殺明教一人。」殷梨亭道：「那我可先得殺了你！」   
　　張無忌噴出一口鮮血，神智昏迷，心情激盪，輕輕的道：「殷六叔，你殺了我罷！」殷梨亭聽到「殷六叔」三字，只覺語氣極為熟悉，心念一動：「無忌幼小之時，常常這樣叫我，這少年……」凝視他的面容，竟是越看越像，雖然分別九年，張無忌已自一個小小孩童成長為壯健少年，相貌已然大異，但殷梨亭心中先存下「難道他竟是無忌」這個念頭，細看之下，記憶中的面貌一點點顯現出來，不禁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是無忌麼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全身再無半點力氣，自知去死不遠，再也不必隱瞞，叫道：「殷六叔，我……我時時……想念你。」殷梨亭雙目流淚，噹的一聲拋下長劍，俯身將他抱了起來，叫道：「你是無忌，你是無忌孩兒，你是我五哥的兒子張無忌。」宋遠橋、俞蓮舟、張松溪、莫聲谷四人一齊圍攏，各人又驚又喜，頃刻間心頭充塞了歡喜之情，甚麼六大派與明教間的爭執仇怨，一時俱忘。   
　　殷梨亭這麼一叫，除了何太沖夫婦、周芷若、楊逍等寥寥數人之外，餘人無不訝異，哪想到這個捨命力護明教的少年，竟是武當派張翠山的兒子。   
　　殷梨亭見張無忌昏暈了過去，忙摸出一粒「天王護心丹」塞入他口中，將他交給俞蓮舟抱著，拾起長劍，衝到楊逍身前，戟指罵道：「姓楊的，你這豬狗不如的淫徒，我…… 我……」喉頭哽住，再也罵不下去，長劍遞出，便要往楊逍心口刺去。楊逍絲毫不能動彈，微微一笑，閉目待斃。突然斜刺裡奔過來一個少女，擋在楊逍身前，叫道：「休傷我爹爹！」殷梨亭凝劍不前，定睛看時，不禁「啊」的一聲，全身冰冷，只見這少女長挑身材、秀眉大眼，竟然便是紀曉芙。他自和紀曉芙定親之後，每當練武有暇，心頭甜甜的，總是想著未婚妻的俏麗倩影，及後得知她為楊逍擄去，失身於他，更且因而斃命，心中憤恨自是難以言宣；此刻突然又見到她，身子一晃，失聲叫道：「曉芙妹子，你……你沒……」   
　　那少女卻是楊不悔，說道：「我姓楊，紀曉芙是我媽媽，她早已死了。」殷梨亭一呆，這才明白，喃喃的道：「啊，是了，我真糊塗！你讓開，我今日要替你媽報仇雪恨。」   
　　楊不悔指著滅絕師太道：「好！殷叔叔，你去殺了這個老賊尼。」殷梨亭道：「為…… 為甚麼？」楊不悔道：「我媽是給這老賊尼一掌打死的。」殷梨亭道：「胡說八道！你小孩子家懂得甚麼？」楊不悔冷冷的道：「那日在蝴蝶谷中，老賊尼叫我媽來刺死我爹爹，我媽不肯，老賊尼就將我媽打死了。我親眼瞧見的，張無忌哥哥也是親眼瞧見的。你再不信，不妨問問那老賊尼自己。」當紀曉芙身死之時，楊不悔年幼，甚麼也不懂得，但後來年紀大了，慢慢回想，自然明白了當年的經過。殷梨亭回過頭去，望著滅絕師太，臉上露出疑問之色，囁嚅道：「師太……她說……紀姑娘是……」   
　　滅絕師太嘶啞著嗓子說道：「不錯，這等不知廉恥的孽徒，留在世上又有何用？她和楊逍是兩相情願。她寧肯背叛師門，不願遵奉師命，去刺殺這個淫徒惡賊。殷六俠，為了顧全你的顏面，我始終隱忍不言。哼，這等無恥的女子，你何必念念不忘於她？」殷梨亭鐵青著臉，大聲道：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」滅絕師太道：「你問問這女孩子，她叫甚麼名字？」殷梨亭目光轉移到楊不悔臉上，淚眼模糊之中，瞧出來活脫便是紀曉芙，耳中卻聽她清清楚楚的說道：「我叫楊不悔。媽媽說：這件事她永遠也不後悔。」   
　　噹的一聲，殷梨亭擲下長劍，回過身來，雙手掩面，疾衝下山。宋遠橋和俞蓮舟大叫：「六弟，六弟！」但殷梨亭既不答應，亦不回頭，提氣急奔，突然間失足摔了一交，隨即躍起，片刻間奔得不見了蹤影。   
　　他和紀曉芙之事眾人多有知聞，眼見事隔十餘年，他仍如此傷心，不禁都為他難過，以武當殷六俠的武功，奔跑之際如何會失足摔跌？那自是意亂情迷、神不守舍之故了。這時宋遠橋、俞蓮舟、張松溪、莫聲谷四人分坐四角，各出一掌，抵在張無忌胸、腹、背、腰四處大穴之上，齊運內力，給他療傷。四人內力甫施，立時覺得他體內有一股極強的吸力，源源不絕的將四人內力吸引過去。四人大驚，暗想如此不住吸去，只須一兩個時辰，自己內力便致耗竭無存，但他生死未卜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正沒做理會處，張無忌緩緩睜開眼睛，「啊」了一聲。宋遠橋等心頭一震，猛覺得手掌心有一股極暖和的熱力反傳過來，竟是他的九陽神功起了應和，轉將內力反輸向四人體內。宋遠橋叫道：「使不得！你自己靜養要緊。」四人急忙撤掌而起，但覺似有一片滾水周流四肢百骸，舒適無比，顯是他不但將吸去的內力還了四人，而且他體內九陽真氣充盈鼓蕩，反助四人增強了內功的修為。宋遠橋等四人面面相覷，暗自震駭，眼見他重傷垂死，哪知內力竟是如此強勁渾厚，沛不可當。此刻張無忌外傷尚重，內息卻已運轉自如，慢慢站起，說道：「宋大伯、俞二伯、張四伯、莫七叔，恕侄兒無禮。太師父他老人家福體安康。」俞蓮舟道：「師父他老人家安好！無忌，你……你長得這麼大了……」說了這句話，心頭雖有千言萬語，卻再也說不下去了，只是臉露微笑，熱淚盈眶。   
　　白眉鷹王殷天正得知這位救命恩人竟是自己外孫，高興得呵呵大笑，卻終究站不起身。   
　　滅絕師太鐵青著臉，將手一揮，峨嵋群弟子跟著她向山下走去。周芷若低著頭走了幾步，終於忍不住向張無忌望去。張無忌卻也正自目送她離去。兩人目光相接，周芷若蒼白的臉頰上飛了一陣紅暈，眼光中似說：「我刺得你如此重傷，真是萬分的過意不去，你可要好好保重。」張無忌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微微點了點頭。周芷若登時滿臉喜色，神采飛揚，隨即回過頭去，加快腳步，遠遠去了。   
　　武當派和張無忌相認，再加峨嵋派這一去，六大派圍剿魔教之舉登時風流雲散。崆峒和華山兩派攜死扶傷，跟著離去。何太沖走上前來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恭喜你們親人相認啊……」張無忌不等他接著說下去，從懷中摸出兩枚避瘴氣、去穢惡的尋常藥丸，遞了給他，說道：「請賢夫婦各服一丸，金蠶蠱毒便可消解。」何太沖接過藥丸，見黑黝黝的毫不起眼，不信便能消解得那天下至毒的金蠶蠱毒。張無忌道：「在下既說消解得，便是消解得。」他話聲仍然微弱，但光明頂這一戰鎮懾六大門派，氣度之中，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威嚴，不由得何太沖不信。他又想：「即使他騙人，這藥不能消解蠱毒，但當著武當四俠，也不能強逼他給真藥。何況少林派那空性賊禿也頗有回護這小賊之意。今日只好認命罷喇。」當下苦笑著說道：「多謝！」和班淑嫻分別服下藥丸，指揮眾弟子收拾本派死者的屍首，告辭下山。   
　　俞蓮舟道：「無忌，你傷重不能下山，只好在此調養，我們可不能留下陪你。盼你痊癒之後來武當一行，也好讓師父見了你歡喜。」張無忌含淚點頭。各人有許多事想問、有許多話想說，但見他神情委頓，均知多說一句話便加重他一分傷勢，只得忍住不言。猛聽得少林派中有人大聲叫了起來：「圓真師兄的屍首呢？」另一人道：「咦，怎不見了圓真師伯的法體？」莫聲谷好奇心起，搶步過去一看，只見七八名少林僧在收拾本門戰死者的遺體，可是單單少了圓真一具屍體。   
　　圓音指著明教教眾，大聲喝道：「快把我圓真師兄的法體交出來，莫惹得和尚無名火起，一把火燒得你們個個屍骨成灰。」周顛笑道：「哈哈，哈哈！真是笑話奇談！你這活賊禿我們也不要，要他這死和尚幹麼？拿他當豬當羊，宰來吃他的瘦骨頭麼？」少林眾人心想倒也不錯，當下十餘名僧人四出搜索，卻哪裡有圓真的屍身。眾人雖覺奇怪，但想多半是華山、崆峒各派收拾本門死者屍身之時誤收了去，也就不再追尋。當下少林、武當兩派人眾連袂下山。張無忌上前幾步，躬身相送。宋遠橋道：「無忌孩兒，今日一戰，你名揚天下，對明教更是恩重如山。盼你以後多所規勸引導，總要使明教改邪歸正，少作壞事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孩兒遵奉師伯教誨，自當盡力而為。」張松溪道：「一切小心在意，事事提防奸惡小人。」張無忌又應道：「是！」他和武當四俠久別重逢，又即分離，五人均是依依不捨。楊逍和殷天正待六大派人眾走後，兩人對望一眼，齊聲說道：「明教和天鷹教全體教眾，叩謝張大俠護教救命的大恩！」頃刻之間，黑壓壓的人眾跪滿了一地。   
　　張無忌不由得慌了手腳，何況其中尚有外公、舅舅諸人在內，忙跪下還禮。他這一急跪，胸口劍傷破裂，幾口鮮血噴出，登時暈了過去。小昭搶上扶起。明教中兩個沒受傷的頭目抬過一張軟床，扶他睡上。楊逍道：「快扶張大俠到我房中靜養。」那兩名頭目躬身答應，將張無忌抬入楊逍房中。   
　　小昭跟隨在後，經過楊不悔身前時，楊不悔冷冷的道：「小昭，你裝得真像，我早知你必有古怪，只是沒料到這麼一個醜東西，竟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小美人兒。」小昭低頭不語。這幾天中，明教教眾救死扶傷，忙碌不堪。經過這場從地獄邊緣逃回來的大戰，各人都明白了以往自相殘殺、以致召來外侮的不該。人人關懷著張無忌的傷勢，誰也不提舊怨，安安靜靜的耽在光明頂上養傷。   
　　張無忌九陽神功已成，劍傷雖然不輕，但周芷若劍尖刺入時偏了數寸，只傷及肺葉，未中心臟，因此靜養了七八天，傷口漸漸癒合。殷天正、楊逍、韋一笑、說不得等人躺在軟床之中，每日由人抬進房來探視，見他一天好似一天，都極為欣慰。到第八日上，張無忌已可坐起。那天晚上，楊逍和韋一笑又來探病。張無忌道：「兩位身中玄陰指後，這幾天覺得怎樣？」楊韋二人每日都要苦熬刺骨之寒的折磨，傷勢只有越來越重，但怕他掛懷，都道：「好得多了！」張無忌見二人臉上黑氣籠罩，說話也是有氣無力，說道：「我內力已回復了六七成，便給兩位治一治看。」楊逍忙道：「不，不！張大俠何必忙在一時？待你貴體痊愈，再給我們醫治不遲。此刻使力早了，傷勢若有反覆，我們心中何安？」韋一笑道：「早醫晚醫，也不爭在這幾日。張大俠靜養貴體要緊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我外公鷹王、義父獅王，都和兩位平輩論交，兩位是我長輩，再稱『大俠』甚麼，侄兒可實在不敢答應。」楊逍微笑道：「將來我們都是你的屬下，在你跟前，連坐也不敢坐，還說甚麼長輩平輩？」張無忌一怔，問道：「楊伯伯你說甚麼？」韋一笑道：「張大俠，這明教教主的重任，若不由你來承當，更有何人能夠擔負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雙手亂搖，忙道：「此事萬萬不可！萬萬不可！」便在此時，忽聽得東面遠遠傳來一陣陣尖利的哨子之聲，正是光明頂山下有警的訊號。楊逍和韋一笑一怔，均想：「難道六大派輸得不服，去而復返麼？」但臉上都顯得若無其事。楊逍道：「昨天吃的人參還好麼？小昭，你再到藥室去取些，給張大俠煎湯喝。」只聽西面、南面同時哨子聲大作。張無忌道：「是外敵來攻麼？」韋一笑道：「本教和天鷹教不乏好手，張大俠不必掛心，諒小小幾個毛賊，何足道哉！」可是片刻之間，哨子聲已近了不少，敵人來得好快，顯然並非小小毛賊。楊逍道：「我出去安排一下，韋兄在這裡陪著張大俠。嘿嘿，明教難道就此一蹶不振，人人都可來欺侮了？」他雖傷得動彈不得，但言語中仍是充滿著豪氣。張無忌尋思：「少林、峨嵋這些名門正派，決不會不顧信義，重來尋仇。來者多半是殘忍奸惡之輩。光明頂上所有高手人人重傷，這七八天中沒一人能養好傷勢，決計難以抵擋外敵，倘若強自出戰，只有枉送了性命。」   
　　突然間門外腳步聲急，一個人闖了進來，滿臉血污，胸口插著一柄短刀，叫道：「敵人從三面……攻上山來……弟兄們抵敵……不住……」韋一笑問道：「甚麼敵人？」那人手指室外，想要說話，突然向前摔倒，就此死去。但聽得傳警呼援的哨聲，此起彼落，顯是情勢急迫。忽然又有兩人奔進室來，楊逍認得當先一人是洪水旗的掌旗副使，只見他全身浴血，臉色猶如鬼魅，但仍頗為鎮定，微微躬身，稟道：「張大俠、楊左使、韋法王，山下來攻的是巨鯨幫、海沙派、神拳門各路人物。」楊逍雙眉一軒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些么魔小丑，也欺上門來了嗎？」那掌旗副使道：「敵人本來也不厲害，只不過咱們兄弟多數有傷在身……」他說到這裡，冷謙、鐵冠道人張中、彭瑩玉、說不得、周顛等五散人分別由人抬了進來。周顛氣呼呼的大叫：「好丐幫，勾結了三門幫、巫山幫來乘火打劫，我周顛只要有一口氣在，跟他們永世沒完……」他話猶未了，殷天正、殷野王父子撐著木杖，走進室來。殷天正道：「無忌孩兒，你躺著別動。他媽的『五鳳刀』和『斷魂槍』這兩個小小門派，還能把咱們怎樣了？」   
　　這些人中，楊逍在明教中位望最尊、殷天正是天鷹教的教主、彭瑩玉最富智計，這三人生平不知遇到過多少大風大浪，每每能當機立斷，轉危為安，但眼前的局勢實是已陷絕境，人人重傷之下，敵人大舉來攻，其他的幫會門派倒也罷了，丐幫卻號稱江湖上第一大幫，幫內能人眾多，聲勢著實不小，眼看著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。這時每人隱然都已將張無忌當作教主，不約而同的望著他，盼他突出奇計，解此困境。張無忌在這頃刻之間，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。他自知武功雖較楊逍、外公、韋一笑諸人為高，但說到見識計謀，這些高手當然均勝他甚多，他們既無良策，自己又有甚麼更高明的法子。正沉吟間，突然想起一事，衝口而出的叫道：「咱們快到秘道中暫且躲避，敵人未必能發覺。就算發覺了，一時也不易攻入。」他想到此法，自覺是眼前最佳的方策，語言甚是興奮，不料眾人面面相覷，竟無一人附和，似乎都認為此法絕不可行。張無忌道：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咱們暫且避禍，待傷癒之後再和敵人一決雌雄，也不算是墮了威風。」   
　　楊逍道：「張大俠此法誠然極妙。」轉頭向小昭道：「小昭，你扶張大俠到秘道去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大夥兒一齊去啊！」楊逍道：「你請先去，我們隨後便來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聽他語氣，知他們決不會來，不過是要自己躲避而已，朗聲說道：「各位前輩，我雖非貴教中人，但和貴教共過一場患難，總該算得是生死之交。難道我就貪生怕死，能撇下各位，自行前去避難？」   
　　楊逍道：「張大俠有所不知，明教歷代傳下嚴規，這光明頂上的秘道，除了教主之外，本教教眾誰也不許闖入，擅進者死。你和小昭不屬本教，不必守此規矩。」   
　　這時只聽得隱隱喊殺之聲從四面八方傳來。只是光明頂上道路崎嶇，地勢險峻，一處處關隘均有鐵閘石門，明教雖無猛烈抵抗，來攻者卻也不易迅速奄至。加之明教名頭素響，來襲敵人心存忌憚，未敢貿然深入，但聽這廝殺之聲，卻總是在一步步的逼進。偶然遠處傳來一兩聲臨死時的號呼之聲，顯是明教教眾竭力禦敵，以致慘遭屠戮。   
　　張無忌心想：「再不走避，只怕一個時辰之內，明教上下人眾無一得免。」當下說道：「這不可進入秘道的規矩，難道決計變更不得麼？」楊逍神色黯然，搖了搖頭。彭瑩玉忽道：「各位聽我一言：張大俠武功蓋世，義薄雲天，於本教有存亡續絕的大恩。咱們擁立張大俠為本教第三十四代教主。倘若教主有命，號令眾人進入秘道，大夥兒遵從教主之令，那便不是壞了規矩。」楊逍、殷天正、韋一笑等早就有意奉張無忌為教主，一聽彭和尚之言，人人叫好。張無忌急忙搖手道：「小子年輕識淺、無德無能，如何敢當此重任？加之我太師父張真人當年諄諄告誡，命我不可身入明教，小子應承在先。彭大師之言，萬萬不可。」殷天正道：「我是你外公，叫你入了明教。就算外公親不過你太師父，大家半斤八兩，我和張真人的說話就相互抵消了罷，只當誰也沒說過。入不入明教，憑你自決。」殷野王也道：「再加一個舅父，那總夠斤兩了罷？常言道：見舅如見娘。你娘既已不在，我就如同是你親娘一般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聽外公和舅父如此說，心中難過，說道：「當年陽教主曾有一通遺書，我從秘道中帶將出來，原擬大家傷癒之後傳觀。陽教主的遺命是要我義父金毛獅王暫攝教主之位。」說著從懷中取出那封遺書，交給楊逍。   
　　彭瑩玉道：「張大俠，大丈夫身當大變，不可拘泥小節。謝獅王是你義父，猶似親父一般，自來子繼父職，謝獅王既不在此，便請你依據陽教主遺言，暫攝教主尊位。」眾人齊道：「此言最是。」張無忌耳聽得殺聲漸近，心中惶急加甚，一時沒了主意，尋思：「此刻救人重於一切，其餘盡可緩商。」於是朗聲道：「各位既然如此見愛，小子若再不允，反成明教的大罪人了。小子張無忌，暫攝明教教主職位，渡過今日難關之後，務請各位另擇賢能。」眾人齊聲歡呼，雖然大敵逼近，禍及燃眉，但人人喜悅之情，見於顏色。均想明教自前教主陽頂天暴斃，統率無人，一個威震江湖的大教竟鬧得自相殘殺、四分五裂。置身事外者有之，自立門戶者有之，為非作歹者亦有之，從此一蹶不振，危機百出。今日重立教主，中興可期，如何不令人大為振奮？能行動的便即拜倒。殷天正、殷野王雖是尊親，亦無例外。張無忌忙拜倒還禮，說道：「各位請起。楊左使，請你傳下號令：本教上下人等，一齊退入秘道。」   
　　楊逍道：「是！謹遵教主令諭。啟稟教主，咱們命烈火旗縱火阻敵，將光明頂上房舍盡數燒了。敵人只道咱們已然逃走。不知可好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此計大妙，請楊左使傳令。」心想：「此法當年朱長齡便曾使過，計策本身原是好的，只不過他是用來騙我而已。」楊逍當即傳出令去，撤回守禦各處的教眾，命洪水、烈火二旗斷後，其餘各人，退入秘道。明教是主，天鷹教是客，當下命天鷹教教眾先退，跟著是天地風雷四門，光明頂上諸般職事人員，銳金、巨木、厚土三旗，五散人和韋一笑等先後退入。待張無忌和楊逍退入不久，洪水旗諸人分別進來，東西兩面已是火光燭天。這場火越燒越旺，烈火旗人眾手執噴筒，不斷噴射西域特產的石油。那石油近火即燃，最是厲害不過，來攻的各門派人數雖多，卻畏火不敢逼近，只是四面團團圍住，不令明教人眾漏網。烈火旗人眾進入秘道後關上閘門。不久房舍倒塌，將秘道的入口掩在火焰之下。   
　　這場大火直燒了兩日兩夜，兀自未熄，光明頂是明教總壇所在，百餘年的經營，數百間美輪美奐的廳堂屋宇盡成焦土。來攻敵人待火勢略熄，到火場中翻尋時，見到不少明教徒戰死者的屍首，皆已燒成焦炭，面目不可辨認，只道明教教眾寧死不降，人人自焚而死，楊逍、韋一笑等都已命喪火場之中。天鷹教與明教人眾按著秘道地圖，分別入住一間間石室。此時已然深入地底，上面雖然烈火熊熊，在秘道中卻聽不到半點聲音，也絲毫不覺炎熱。眾人帶足了糧食清水，便一兩個月不出去也不致飢渴。明教和天鷹教人眾各旗歸旗、各壇歸壇，肅靜無聲。眾人均知這秘道是向來不許擅入的聖地，承蒙教主恩典，才得入來避難，因此誰也不敢任意走動。   
　　楊逍等首腦人物都聚在陽頂天的遺骸之旁，聽張無忌述說如何見到陽前教主的遺書、如何練成乾坤大挪移心法。他說畢，將記述心法的羊皮交給楊逍。楊逍不接，躬身說道：「陽前教主的遺書上寫得明白：『乾坤大挪移心法，暫由謝遜接掌，日後轉奉新教主。』這份心法，自當由教主掌管。」當下眾人傳閱陽頂天的遺書，盡皆慨歎，說道：「哪料到陽教主一世神勇睿智，竟因夫婦之情而致走火歸天。咱們若得早日見此遺書，何致有今日的一敗塗地。」各人想到死難同伴之慘、自己狼狽逃命之辱，無不咬牙切齒的痛罵成昆。楊逍道：「這成昆雖是陽教主夫人的師兄、是金毛獅王的師父，可是我們以前都未能見他一面，可見此人心計之工。原來數十年前，他便處心積慮的要摧毀本教。」周顛道：「楊左使、韋蝠王，你們都墮入了他的道兒而不覺，也可算得無能。」他本想扯上殷天正，只是礙於教主的情面，將「白眉老兒」四個字嚥入了肚裡。楊逍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總算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這成昆惡賊終究命喪野王兄的掌底。」烈火旗掌旗使辛然恨恨的道：「成昆這惡賊作了這麼大的孽，倒給他死得太便宜了。」眾人議論了一會，當下分別靜坐用功，療養傷勢。在秘道中過了七八日，張無忌的劍創已好了九成，結了個寸許長的疤，當即給受了外傷的弟兄治療，雖然藥物多缺，但他針灸推拿，當真是著手成春。眾人初時只道這位少年教主武功深不可測，豈知他醫道竟也如此精湛，幾已可直追當年的「蝶谷醫仙」胡青牛。   
　　再過數日，張無忌劍傷痊癒，當即運起九陽神功，給楊逍、韋一笑及五散人逼出體內玄陰指的寒毒。三日之內，眾大高手內傷盡去，無不意氣風發，便要衝出秘道，盡殲來攻之敵。張無忌道：「各位傷勢已癒，內力未純，既已忍耐多日，索性便再等幾天。」這數日中，人人加緊磨練，武功淺的磨刀礪劍，武功深的則練氣運勁，自從六大派圍攻光明頂以來，明教始終挨打受辱，這口怨氣可實在憋得狠了。   
　　這天晚間，楊逍將明教的教義宗旨、教中歷代相傳的規矩、明教在各地支壇的勢力、教中首要人物才能性格，一一向張無忌詳為稟告。只聽得鐵鏈叮噹聲響，小昭托了茶盤，送上兩碗茶來。張無忌道：「楊左使，這個小姑娘近來無甚過犯，請你打開鐵鎖，放了她罷！」楊逍道：「教主有令，敢不遵從。」當下叫楊不悔進來，說道：「不悔，教主吩咐，你給小昭開了鎖罷。」楊不悔道：「那鑰匙放在我房裡的抽屜之中，沒帶下來。」張無忌道：「那也不妨，這鑰匙想來也燒不爛。」   
　　楊逍等女兒和小昭退出，說道：「教主，小昭這小丫頭年紀雖小，卻是極為古怪，對她不可不加提防。」張無忌問道：「這小姑娘來歷如何？」楊逍道：「半年之前，我和不悔下山遊玩，見到她一人在沙漠之中，撫著兩具屍首哭泣。我們上前查問，她說死的二人是她爹娘。她爹娘在中原得罪了官府，一家三口被充軍來到西域，前幾日因不堪蒙古官兵的凌辱，逃了出來，終於她爹娘傷發力竭，雙雙斃命。我見她小小一個女孩，孤苦伶仃，雖然容貌奇丑，說話倒也不蠢，便給她葬了父母，收留了她，叫她服侍不悔。」張無忌點了點頭，心想：「原來小昭父母雙亡，身世極是可憐，跟我竟是一般。」楊逍續道：「我們帶小昭來到光明頂上之後，有一日我教不悔武藝，小昭在旁聽著，怎知我解釋到六十四卦方位之時，不悔尚未領悟，小昭的眼光已射到了正確的方位之上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想是她天資聰穎，悟性比不悔妹子快了一點。」楊逍道：「初時我也這麼想，倒很高興，但轉念一想，起了疑心，故意說了幾句極難的口訣，那是我從未教過不悔的。其時日光西照，地火明夷，水火未濟，我故意說錯了方位，只見她眉頭微蹙，竟然發覺了我的錯處。從此我便留上了心，知道這小姑娘曾得高人傳授，身懷上乘武功，到光明頂上非比尋常，乃是有所為而來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或者她父親精通易經，那是家傳之學，亦未可知。」楊逍道：「教主明鑒：文士所學的易經，和武功中的易理頗有不同。倘若小昭所學竟是她父母所傳，那麼她父母當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了，又怎能受蒙古官兵凌辱而死？我其時不動聲色，過了幾日，才閒閒問起她父母的姓名身世。她推得乾乾淨淨，竟不露絲毫痕跡。當時我也不發作，只叮囑不悔暗中留神。有一日我說個笑話，不悔哈哈大笑，小昭在旁聽著，忍不住也笑了起來。其時她站在我和不悔背後，只道我父女瞧不見她，豈知不悔手中正在把玩一柄匕首，那匕首明淨如鏡，將她笑容清清楚楚的映了出來。她卻哪裡是個醜丫頭？容貌比之不悔美得多了。待我轉過頭來，她立時又變成了擠眼歪嘴的怪相。」張無忌微笑道：「整日假裝這怪樣，當真著實不易。」心想：「楊左使是何等厲害的人物，小昭這小丫頭在他面前耍槍花，自然瞞他不過。」楊逍又道：「當下我仍是隱忍不言，這日晚間，夜靜人定之後，我悄悄到女兒房中，來窺探小昭動靜。只見這丫頭正從不悔房中出來。她徑往東邊房舍，不知找尋甚麼，每一間房間，每一處隱僻之所，無不細細尋到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現身而出，問她找尋甚麼，是誰派她到光明頂來臥底。她倒也鎮靜，竟是毫不驚慌，說無人派她，只是喜歡到處玩玩，出於好奇之心。我諸般恐嚇勸誘，她始終不露半句口風，我關著她餓了七天七夜，餓得她奄奄一息，她仍是不說。於是我將教中舊日留傳的這副玄鐵銬鐐將她銬住，令她行動之時發出叮噹聲響，那便不能暗中加害不悔。我所以不即殺她，是想查知她的來歷。教主，這小丫頭乃敵人派來臥底，決計無疑，以她精通八卦方位這節來看，只怕不是崑崙，便是峨嵋派的了。只是諒這小小丫頭，礙得甚麼？念她服侍教主一場，教主慈悲饒她，那也是她的造化。」   
　　張無忌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咱們在地牢中關了這麼多日，也該出去散散心了罷？」楊逍大喜，問道：「這就出去？」張無忌道：「傷勢未癒的，無論如何不可動手，要立功也不忙在一時。其餘的便都出去。好不好？」楊逍出去傳令，秘道中登時歡聲雷動。   
　　眾人進秘道時是從楊不悔閨房的通道而入，這次出去，走的卻是側門，以便通往後山。張無忌推開阻門巨石，當先出去，待眾人走盡，又將巨石推上。那厚土旗的掌旗使顏垣是明教中第一神力之士，他試著運勁一推那塊小山般的巨石，竟如蜻蜓撼石柱，全沒動靜，不禁伸出了舌頭縮不回去，心中對這位青年教主更是敬佩無已。   
　　眾人出得秘道，生怕驚動了敵人，連咳嗽之聲也是半點全無。張無忌站在一塊大石之上。月光瀉將下來，只見天鷹教人眾排在西首賓位，天微、紫微、天市三堂，神蛇、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五壇，各有統率，整整齊齊的排著。東首是明教五旗：銳金、巨木、洪水、烈火、厚土，各旗正副掌旗使率領本旗弟兄，分五行方位站定。中間是楊逍屬下天、地、風、雷四門門主所統的光明頂眾教。那天字門所屬是中原男子教眾；地字門所屬是女子教眾；風字門是釋家道家等出家人；雷字門則是西域番邦人氏的教眾。雖然連日激戰，五旗四門無不傷殘甚眾，但此刻人人精神振奮。青翼蝠王韋一笑及冷謙等五散人站在張無忌身後衛護。人人肅靜，只候教主令下。張無忌緩緩說道：「敵人來攻本教重地，咱們雖要善罷，亦已不得。但本人實不願多所殺傷，務希各位體念此意。天鷹教由殷教主率領，自西攻擊。五行旗由巨木旗掌旗使聞蒼松總領，自東攻擊。楊左使率領天字門、地字門，自北攻擊。五散人率領風字門、雷字門，自南攻擊。韋蝠王與本人居中策應。」眾人一齊躬身應命。   
　　張無忌左手一揮，低聲道：「去罷！」四隊教眾分從東南西北四方包圍光明頂。張無忌向韋一笑道：「蝠王，咱兩個從秘道中出去，攻他們一個措手不及。」韋一笑大喜，說道：「妙極！」兩人重行回入秘道，從楊不悔閨房的入口處鑽了出來。   
　　其時上面已堆滿了瓦礫、焦木，費了好大力氣才走出來，撲鼻儘是焦臭之氣。其時明教人眾距離尚遠，但光明頂上留著的敵人已然發覺，大呼小叫，相互警告。張無忌和韋一笑相視一笑，均想：「這批傢伙大驚小怪，不必相鬥，勝敗已分。」兩人隱身在倒塌了的半堵磚牆之後，月光下但見黑影來回奔走。過不多時，說不得和周顛兩人並肩先至，已從南方攻到，衝入人群之中，砍瓜切菜般殺了起來。跟著殷天正、楊逍、五行旗人眾齊到，大呼酣鬥，猶似虎入羊群一般。奪得光明頂的本有丐幫、巫山幫、海沙幫等十餘個大小幫會，眼見光明頂燒成一片白地，明教人眾沒一個漏網，只道已然大獲全勝。丐幫、巨鯨幫等一大半幫會這幾日都已紛紛下山，光明頂上只剩下神拳幫、三江幫、巫山幫、五鳳刀四個幫會門派。明教教眾突然間殺將出來，這四個門派中雖然也有若幹好手，卻怎是楊逍、殷天正這些人的對手，不到一頓飯功夫，已死傷大半。   
　　張無忌現身而出，朗聲說道：「明教高手此刻聚會光明頂。諸大幫會門派聽了，再鬥無益，一齊拋下兵刃投降，饒你們不死，好好送你們下山。」   
　　神拳門、三江幫、巫山幫、五鳳刀中的好手已死傷大半，餘下的眼見敵人大集，均無斗志，紛紛拋下兵刃投降。二十餘名悍勇之徒兀自頑抗，片刻間便已屍橫就地。這十餘日中，巫山幫等人眾已在山頂搭了若干茅棚暫行棲身，當下巨木旗下教眾又再砍伐樹木，搭蓋茅捨。地字門下的女教眾忙著燒水煮飯。   
　　光明頂上燒起熊熊大火，感謝明尊火聖佑護。白眉鷹王殷天正站起身來，大聲說道：「天鷹教教下各人聽了：本教和明教同氣連枝，本是一脈。二十餘年之前，本人和明教的伙伴們不和，這才遠赴東南，自立門戶。眼下明教由張大俠出任教主，人人捐棄舊怨，群策群力。『天鷹教』這個名字，打從今日起，世上再也沒有了，大夥兒都是明教的教眾，咱們人人聽張教主的分派號令。要是哪個不服，快快給我滾下山去罷！」天鷹教教眾歡聲雷動，都道：「天鷹教源出明教，現今是返本歸宗。咱們大夥兒都入明教，那是何等的美事。殷教主和張教主是家人至親，聽哪一位教主的號令都是一樣。」殷天正大聲道：「打從今日起只有張教主，哪個再叫我一聲『殷教主』，便是犯上叛逆。」張無忌拱手道：「天鷹教和明教分而復和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在下迫於情勢，暫攝教主之位。此刻大敵已除，咱們正該重推教主。教中有這許多英雄豪傑，小子年輕識淺，何敢居長？」周顛大聲道：「教主，你倒代我們想一想，我們為了這教主之位，鬧得四分五裂，好容易個個都服了你。你若再推辭，那麼你另派一個人出來當教主罷。哼哼！不論是誰，我周顛首先不服。要我周顛當罷，別個兒可又不服。」彭瑩玉道：「教主，倘若你不肯擔此重任，明教又回到了自相殘殺、大起內哄的老路上，難道到那時又來求你搭救？」   
　　張無忌心想：「這干人說的也是實情，當此情勢，我難以袖手不顧。可是這個教主，我確是既不會做，又不想做。」於是朗聲說道：「各位既如此垂愛，小子不敢推辭，只得暫攝教主重任，只是有三件事要請各位允可，否則小子寧死不肯擔當。」眾人紛紛說道：「教主有令，莫說三件，便是三十件也當遵奉，不敢有違。不知是哪三件，請教主示下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本教給人目為邪魔外道，雖說是教外之人不明本教真相。但本教教眾人數多了，難免良莠不齊，亦有不肖之徒行為放縱，殘害無辜。這第一件事，是自今而後，從本人以下，人人須得嚴守教規，為善去惡、行俠仗義。本教兄弟之間，務須親愛互助，有如手足，切戒自相爭鬥。」向周顛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吵嘴相罵則可，動手萬萬不行。本人請冷謙冷先生擔任刑堂執法，凡違犯教規，和本教兄弟鬥毆砍殺，一律處以重刑，即令是本人的外公、舅父等尊長，亦無例外。」眾人躬身說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冷謙跨上一步，說道：「奉令！」他不喜多話，這兩個字，便是說應自當竭盡所能，奉行教主命令。張無忌道：「第二件事說來比較為難。本教和中原各大門派結怨已深，雙方門人弟子、親戚好友，都是互有殺傷。此後咱們既往不咎，前愆盡釋，不再去和各門派尋仇。」眾人聽了，心頭都是氣忿不平，良久無人答話。   
　　周顛道：「倘若各門派再來惹事生非呢？」張無忌道：「那時隨機應變。要是對方一再進逼，咱們自也不能束手待斃。」鐵冠道人道：「好罷！反正我們的性命都是教主救的，教主要我們怎樣，那便怎樣。」彭瑩玉大聲道：「各位兄弟：中原各門派殺了咱們不少人，咱們也殺了各門派不少人，要是雙方仇怨糾纏，循環報復，大家只有越死越多。教主命令咱們不再尋仇，也正是為咱們好。」眾人心想這話不錯，便都答允了。張無忌心下甚喜，抱拳說道：「各位寬宏大量，實是武林之福，蒼生之幸。」於是命五行旗各旗使去釋放所俘神拳門、巫山幫等門派幫會的俘虜，向他們申述明教不再與中原各門派為敵之意，任由眾俘下光明頂而去。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這第三件事，乃是依據陽前教主的遺命而來陽前教主遺書中說道：由覓回聖火令之人接任第三十四代教主之位，他逝世後，教主之位由金毛獅王謝法王暫攝。咱們即當前赴海外，迎歸謝法王，由他攝行教主，然後設法尋覓聖火令。那時小子退位讓賢，各位不得再有異議。」眾人聽了，不由得面面相覷，均想：「群龍無首數十年，好容易得了位智勇雙全、仁義豪俠的教主。日後倘是本教一個碌碌無能之徒無意中拾得聖火令，難道竟由他來當教主？」楊逍道：「陽前教主的遺言寫於二十餘年之前，其時世局與現今大不相同。金毛獅王自是要去迎接的，聖火令也是要尋覓的，但若由旁人擔任教主，實難令大眾心服。」張無忌堅執陽前教主的遺命決不可違。眾人拗不過，只得依了，均想：「金毛獅王只怕早已死了，聖火令失落將近百年，哪裡還找得著？且聽他的，將來若是有變，再作道理。」這三件大事，張無忌於這十幾日中一直在心頭盤旋思索，此時聽得眾人盡皆遵依，甚是歡喜，當下命人宰殺牛羊，和眾人歃血為盟，不可違了這三件約言。   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本教眼前第一大事，是去海外迎歸金毛獅王謝法王。此行非本人親去不可，有哪一位願與本人同去？」眾人一齊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願追隨教主，同赴海外。」張無忌初負重任，自知才識俱無，處分大事必難妥善，於是低聲和楊逍商議了一會，才朗聲道：「前往海外的人手也不必太多，何況此外尚有許多大事需人料理。這樣罷，請楊左使率領天地風雷四門，留鎮光明頂，重建總壇。金木水火土五旗分赴各地，招集本教分散了的人眾，傳諭咱們適才約定的三件事。請外公和舅父率領天鷹旗，探聽是否尚有敵人意欲跟本教為難，再尋訪光明右使和紫衫龍王兩位的下落。韋蝠王請分別前往六大派掌門人居處，說明本教止戰修好之意，就算不能化敵為友，也當止息干戈。這件事甚不易辦，但韋蝠王大才，定能克建殊功。至於赴海外迎接謝法王之事，則由本人和五散人同去。」此時他是教主之尊，雖然言語謙遜有禮，但每一句話即是不可違抗的嚴令，眾人一一接令，無不凜遵。楊不悔道：「爹，我想到海外去瞧瞧滿海冰山的風光。」楊逍微笑道：「你向教主求去，我可作不了主。」楊不悔撅起了小嘴，卻不作聲。張無忌微微一笑，想起數年前護送楊不悔西來時，一路上她纏著要說故事，自己曾將冰火島上諸般奇景，以及白熊、海豹、怪魚等各種珍異動物說給她聽，這當兒她便想親自去看看了，說道：「不悔妹子，海行甚多凶險，你若不怕，楊左使又放心你去，那麼楊左使和你一起都隨我到海外去罷。」楊不悔拍手道：「我怕甚麼？爹，咱們都跟無忌哥哥……不，跟教主去！」楊逍不答，望著張無忌，聽他示下。張無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偏勞冷先生留鎮光明頂，天地風雷四門，暫歸冷先生統率。」冷謙道：「是！」周顛拍手頓足，大叫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說不得道：「周兄，妙甚麼？」周顛道：「教主如此倚重冷謙，那是咱五散人的面子。再說，大海茫茫，不知要坐幾日幾夜的海船，多了楊左使父女，談談說說，何等快活。我要和人合口吵鬧，也有楊左使做對手。倘若同著冷謙，只不過多了一塊不開口的木頭罷了。」眾人一齊大笑。冷謙既不生氣，也不發笑，便似沒有聽見。   
　　當日眾人飽餐歡聚，分別休息。張無忌要楊不悔替小昭開了玄鐵銬鐐，但那鑰匙失落在火場的焦木瓦礫之中，再也尋找不著。小昭淡淡的道：「我戴了這叮叮噹噹的鐵鏈，走起路來反而好聽，還是戴著的好。」張無忌安慰她道：「小昭，你安心在光明頂上住著，我接了義父回來，借他的屠龍寶刀給你斬脫銬鐐。」小昭搖了搖頭，並不答應。   
　　次日清晨，張無忌率領眾人，和冷謙道別。冷謙道：「教主，保重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冷先生坐鎮總壇，多多辛苦。」冷謙向周顛道：「小心，怪魚，吃你！」周顛握著他手，心中頗為感動。五散人情若兄弟，冷謙今日破例多說了這六個字，那的確是十分擔心大海中的怪魚將眾兄弟吃了。冷謙和天地風雷四門首領直送下光明頂來，這才作別。